

关于“活下去”

“活下去”是近年來日本文学界最受人重視的作品之一，陸續發表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号至七月号的進步刊物“文学之友”上面。开始刊载以后，就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并且得到了相当高的評價。

原作者鎌田歌子，是一个很貧苦的青年女工，一九五四年还只二十二歲。她出生在日本东北部藏王山麓的一个農村里，全家祖孙三代，大小十口。在她童年时代，她家因窮得無法再在原籍生活，就丢弃了老家，乘黑夜里無人注意，逃到鹽釜——松島灣內的一个漁港——居住，想依靠全家的辛勤劳动，把日子苦捱下去。可是在她寫这本小說的二十二歲的时候，她家已經死得只剩她和三个弟弟——一个神經失常的大弟弟到北海道糊口去了，杳無音訊；一个刻苦耐劳的二弟离开家庭靠做木匠过活，自顧不暇；她自己 and 最小的一个弟弟都生了嚴重的肺病，非住院長期療养不可；家里呢，真正是所謂吃尽当光，連租住的兩間破房子也在欠了一大筆房租之后，退还给房东，已經無处归宿了。

產生这本作品的地点，是鹽釜市的坂医院。那是一个進步团体办的医院。这本小說的原始草稿，就是鎌田歌子破家以后在那兒养病的时候寫的。那兒的医生和病人中間，很有一

些思想進步的人。院內有讀書小組的組織。鎌田歌子參加了一個以左翼雜誌為中心讀物的讀書小組，曾得到組內同志們不少的啓示、鼓勵和幫助。鎌田因年幼時候要照顧弟妹，連小學也沒好好兒上，所以文化水平很低，這本作品能和讀者見面，是和這些啓示、鼓勵和幫助分不開的。而從這一個角度看，“活下去”實在也可說是一部集体的創作。

原作者經歷過各種不同的苦痛生活，她自己也曾想把这些生活實況寫出來，可是總沒有機會實現。在她療養期間，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十月初，和替她治病的主任醫生瀨戶泰士偶然談起過去自己的家庭情況，瀨戶醫生听了很是感動，另一方面，慶巧有一個刊物曾向瀨戶征稿，瀨戶正苦沒有稿寄，那時忽然想起了，就鼓勵原作者把她的身世寫出來。原作者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瀨戶醫生以為她一定要表示為難，可是意外地她却淡然答應了。

這以後，這個不大会寫漢字的青年女工，就每天每天艱苦而又興奮地繼續着她的寫作生活。她沒有原稿箋，她的原稿是用鉛筆寫在包藥紙上的。每張紙上都寫着很細小的字，一行一行擠得密密麻麻。她每天要寫這樣的原稿四、五張，每晚要寫到深夜。同室的病人勸她保重身體，不要寫得太多，她總回說“快要好啦，只有一點兒啦”，不肯停手。她把自己的歷史從幼時一直寫到進這個醫院為止，一共寫了二百四十五張，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據鄰榻的病人說：“平時她也曾把這些經過，片段地和別人談起，但在受到瀨戶醫生的鼓勵以後，更是興奮得不得了，在每晚熄燈以後，還是要低聲談說自己的往事，听着實在使人感到有味，可是有時听得倦了，也偶爾睡着，

一睡着，她就要动气。”不但她那股火一般的寫作熱情得到了旁人的同情和鼓勵，而且在寫作過程中，她也得到了不少的幫助。她常常跟別的病人商量：“醫生叫我寫寫看，怎麼寫才好呢？”有時遇到不能寫的字，就仔仔細細地問別人：筆劃怎樣，字音怎麼念，什麼意義……也有很少幾處地方，人家給她問得厭煩了，就直捷地替她代填進去。可是作品的整個內容都是原作者一邊思考，一邊照她自己的意思寫下來的。

原作雖然好像只是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的經歷敘述出來，但對材料也曾下過一番相當大的選擇工夫。她的所以能夠這樣做，也是因為得到了讀書小組內另外兩位同志——武田久和佐藤一的幫助。在這些同志的幫助之下，好不容易地她把原始草稿完成了。但是，如把這部原始草稿，不加修改地發表出來，那是不大妥當的。因為這只是一部生活的體驗錄，行文平鋪直敘，不講究寫作技巧，缺少對話，對人物、環境等不加描寫，有的地方還重來復去地容易使人感到單調乏味，於是就由另一位主任醫生——高橋實的愛人費了一番工夫，把它修飾改寫一通。當然，這也是依照原作者的意思下筆的，把原作者的努力完全融合在改寫成的作品中間；原作者的才能，在改寫成的作品中間，還是不受拘束地自由發揮着。這樣，就使改寫完成后的作品，比原始草稿達到了更高的境界。用山田歌子的筆名發表在“文學之友”上的，就是高橋夫人的改寫稿。

“活下去”的產生、給日本文學界指引了一個新的方向，开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這首先是因為它通過了集體創作的方法，實現了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的互相結合。很多作家，他們雖有豐富的寫作經驗，熟練的寫作技巧，可是因為缺少人民大眾

的生活經驗，作品內容就無可避免地流于空虛。另一方面，一般貧苦的人民大眾，嘗遍了說不盡的種種苦辛；社會上的一切矛盾、一切不合理現象，在他們眼中也看得最清楚，却因沒有寫作經驗，不能夠把事實攤開來，把問題提出來，引起全社會的注意。存在着這樣的一個脫節現象，就不容易產生偉大的作品，只有在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交融一片的時候，才有可能使作品反映生活，反映時代，具有豐富生動的內容，而使絕大多數的讀者發生共鳴。“活下去”就是由於鎌田歌子的生活經驗和高橋夫人的寫作經驗融合在一起，還曾得到讀書小組內許多同志或多或少的、不同方面的各種幫助而產生的，它不僅實現了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的結合，也証實了集體創作的成功。在目前的日本文學界，這一種創作方法的成功，無疑地是有很大意義的。

這本小說所以能轟動一時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具有很大的感動力和吸引力。為什麼能夠具有這麼大的感動力呢？野間宏先生說得好：“這裏面有‘真實’。”不但是鎌田歌子個人的“真實”，而且歌子的遭遇，也就是今天絕大多數日本勞動人民可憐、可悲的遭遇。“活下去”裏面所寫的，不是個別人物的生活事實，而是代表大多數日本勞動人民的典型人物的典型生活。“窮苦的人，在他的窮苦受到安慰和同情的時候，就要流淚。”日本的勞動人民在讀這本小說的時候，看看人家，想想自己，誰都會有一種切身的感覺，又怎能不受感動呢？有人把這本小說念給一群老年女工聽，在念的時候，老大娘們听着听着，一個個頭都低下去了，過不了一會，有人已在發出啜泣的聲音，又有人听了在低聲說：“啊，跟我的情形真是一模一樣

呢！”也有人說：“我更要苦哩！”“誰把我的事情也寫成小說啊！”這些都說明了它所以能夠使人感動，所以能夠獲得廣大讀者愛好的原因。也就因為具有很大的感動力，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所以讀者們又表示：“在念開了頭以後，愈念下去就愈給緊緊地吸住”，使人不忍釋手。

原文毫無做作地使用着勞動人民的活的語言，因此淺近易懂；全篇生動活潑，字里行間到處洋溢着有力而健康的情感，顯示出作者個性的明朗爽直；尤其是在無論怎樣艱苦的時候，總保持着樂觀主義的情緒等等，都是值得一提的。

譯者在一九五四年夏季決定把這部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以後，就根據發表在“文學之友”上的原文着手翻譯，到一九五五年六月脫稿。後來理論社出版了單行本，又根據單行本校閱一遍，作了若干處的修正。單行本和“文學之友”不符的地方，凡譯者認為是單行本錯誤的，仍照原譯。校後還從單行本上選譯了一篇理論社編輯部的“致讀者”，附在卷首。中國讀者可以從這篇文章中領會到日本文學界、出版界對這本書所作的評價。至於單行本本文後面几篇討論這部小說的文字，譯者認為沒有必要介紹，決定從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譯者

致 讀 者

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

——摘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這本小說里，洋溢着兩種力量，足以滲透任何人的心胸：

“這就是我的事啊！”——誰都會這樣想的吧。雖然有些人所經歷的道路，表面上似乎和歌子完全不同，但是也不可能不這麼想。使得做母親的、做姐姐的、做祖母的……以及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會發生共鳴的那種力量，在這部書中是徹底地表現出來了。——我們以為這就是這本小說的偉大力量之一。

“如果是這麼一回事，那我也能寫；不，我也要寫！”——這本小說還能夠在任何人胸中，喚起這樣一種心靈上的創痛。我們覺得這就是這本小說的另外一種力量。目前這個時代，任何人胸中都有有一種“要寫，一定要寫，耐也耐不住……”的心情，正在高漲起來。就在這樣的時代里，產生了這樣的一部作品，它能夠在實際上喚醒人們對寫作的喜愛和勇氣，我們覺得是有特別深長的意義的。

應該寫些什麼呢？應該怎樣寫呢？——這本小說使讀者

容易切身領會到這兩個問題。並且是和讀者的心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想使這本書成為一本供大家欣賞的小說，同時要使大家在看了以後，還能夠考慮到這樣的小說是怎樣產生的，具有怎樣的意義等等。希望讀者們對這本既是小說、同時又可作為一本活的文學入門的書，加以重視和討論；而最重要的，是希望從讀者們自己的身上，產生出寫作的力量來。

從開始創作一直到出版為止，這本小說實在是靠衆多的人——醫院里的各位同志、“文學之友”社的各位同志、作家們和讀書小組的各位同志——協力同心，好容易才能呈獻到讀者面前的。對出版的人來說，這也是本最感愉快的書籍。替這本小說畫插圖的，是安部公房氏夫人真知女士。我們敬向各位衷心地道謝。

理論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

目 次

关于“活下去”(譯者).....	I
致讀者(理論社編輯部).....	VI
1 淒涼的送殯行列.....	1
2 爛泥田	22
3 活着的幸福	55
4 漫長的春季	92
5 活下去.....	114

1 凄凉的送殓行列

記得是在半夜里兩點鐘光景。我双手拿着平时吃不到的蘋果和点心，心里非常高兴。加上这时候全家老小都感到异样的兴奋，使我心里越發动荡不寧。那黑沉沉的玻璃窗上，反映出來的蘋果的紅顏色，直到現在还能使我清清楚楚地想起來。——这是一次趁黑夜坐火車逃跑的旅行，我們一家的生活，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昭和十三年①九月底，全家离开了藏王山麓住慣的S村。为了不让鄰人們觉察，我們快手快脚、不声不响、偷偷地动身上路。到达目的地S市②的时候，太陽已經快要出來了。

火車站前面就是海岸。沙丁魚高高地堆積着。这兒那兒，到处都看到沙丁魚堆得像山。魚身受着陽光的照射，鮮明地閃耀着銀色的光芒。啊！从現在起，就要在这个地方開始我們的生活了。我虽然还只是小孩子，也感到新鮮而高兴。可就



在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說：“唷，好腥气啊！”

在到处都充滿了魚腥气的S市，我們所租的房子，是在市街尽头的山上。出了車站，往右走一會兒，轉角处有一家醬園，在這一帶地方算是相当大的。从这兒再往前走，就進入了兩旁住戶疏疏落落的山路。在爬完了一段陡坡以后，接着就是一段平坡。道路左边的雜草叢中，有一所破毀不堪的小廟。在平坡的中腰，并列着一家賣食鹽、雜貨的店鋪和一家米店。兩家店鋪的前面，裝設着一个附近十多戶人家公用的自來水龍頭。那家賣食鹽的鋪子，就是我們的房东。米店和鹽鋪子中間是一條狹窄的小路。進到里边，有用高低不平的石塊潦潦草草疊成的几級石階，面前就是陡峭的崖壁，再上面就是山峰了。石階的左边是一塊狹小的平地，上面橫七豎八地盖着一批連檐房^③。因为是盖在山背后的，所以房屋后面，永远沒有陽光，風也吹不到。住在这些連檐房里的人們不用說了，就在附近一帶的村落里，也尽多是从別的地方迁來的流落戶。他們都是为生活逼得沒有办法，漂流到这兒的“無根之草”。

我家租的房屋是头上第二家。天花板、地板、都已七零八落，旧得墨黑的。有一間六鋪席^④和一間四鋪半席的房間，此

① 昭和十三年就是一九三八年。

② 系指鹽釜市。

③ 原文是“長屋”。許多間的房屋，在同一屋脊下并列建連着的，叫做“長屋”。这种样式的房屋，在日本多为貧民所住，相当于上海的棚戶，九德的木屋，北方的雜院兒之类，这里譯做“連檐房”。

④ 日本房間的面積，用席計算，六鋪席大的房間，就是六張席子大小的房間。

外还有一个徒有其名的厨房。祖父祖母和父親母親再加上哥哥、姐姐、我、三个弟弟，一家十人就拥挤不堪地睡在这里。跨出門口一步，便是鄰家。后边呢，是髒水溝。溝緊接着山，在大約走上兩級石階的地方，有一个茅廁。下雨的日子，糞尿溢出來，就在廊下流过。緊靠着前面房檐，有一所馬廐，是住在隔壁的那个馬車夫的。有时候，不知怎的一來，那匹馬使勁把脚乱踢，从板壁的隙縫中，稻草啊、馬料啊、都飛到我們的房間里來了。到了黃梅時節，那更糟啦！从后边溢出來的糞尿，和馬廐里流出來的髒水，匯聚在一处。我家房屋前面当然不用說，連附近一帶也全都變得像臭水溝一樣。因此，不管男女都隨意在这一帶大小便。不堪忍受的热气和惡臭，籠罩着不散。蚊蠅老是飛繞着，直要到將近冬天才絕迹。那时我还是小学四年級生，常常对母親說：“我还是要回到空气新鮮的S村的家里去啊！这回回去以后，我准会使勁干活帮助你們的啊……媽媽啊……”这使她感到很为难。可是，其中情形，慢慢兒我也明白起來了：爺娘因为在S村活不下



去这才逃出来的。那里已经算不得是故乡了。

父亲身体衰弱，咳嗽老是不停，大家都说他有气喘的病根儿。太费力的工作不能做，因此就在沿海岸那条马路上的——座桥堍，设了一个烘卖“金钱饼”的小摊子。我在每天学校里放学以后，就背着书包赶紧迈开小步跑到父亲那儿去，这样那样地替他帮忙。在寒冷的风雪交加的晚上，生意是好的。“哟——冷啊！”说着，停下来买了就走的，大概都是渔夫。每烘一个，放入好多砂糖，只卖一分钱。有时碰到了兴冲冲的年轻小伙子：“喂！给我烘一块钱的！”这下子可就手忙脚乱起来，几乎连材料都用光了。可是，假如砂糖放得不多呢，马上就会没有生意，那可糟啦！我和父亲两人拼命干着。因赚钱很少，干了约三个月，就不干了。

父亲在家不做什么事，咳嗽还是不停。因为父亲不做事，母亲就得出去工作，要不然家里就没得吃的。母亲去工作的地方，是一家鱼类加工工场，在接近热闹地区的一条街上。她浑身沾满鱼腥，整天地干活，得到的工资只是四毛钱。可是她还拼命干着。祖父和祖母，就替全家料理每天粗劣的饭菜。母亲挣来的一点儿微薄的工资，全部交给祖父。已在高级小学毕业的哥哥，虽然进了一家公司做工役，但只能勉强地自己顾自己，所以九口之家，不得不靠母亲一个人来维持。生活是苦的，每天都要挨饿。

我升到五年级的那年，父亲加入鱼市场的搬运工人小组，做了苦力。那小组干的，是些把鱼从船上搬到岸上和搬来运去的活儿。父亲在加入以后不过一个月光景，因小组垮掉，人员解散，又失业了。经人帮忙，又介绍到一个破铜烂铁的批发

行去做工人。掄起巨大的鐵槌鐵棒，把從舊貨担上收來的破旧的銅鐵器等等，敲扁打碎，弄成一定的重量或一定的形狀：這一工作，對父親病弱的身體，影響很大。早晨咳得喘不過氣來的現象更加厲害了，而且顯著地是在消瘦下去。因此，三個多月之後，也就放棄了這件工作。

父親在家裏呆了一個短時期，又開始到一家規模不大的罐頭工廠去做工。那時，母親也轉到這個工廠裏去，因此，生活多少好了一些。可是不久母親因為生產，又停工了。停工之後的第二天就生下我的小妹妹，在她寬闊的額上，蓬鬆地蓋着一層薄髮。全家變成十一個人了。母親可不能安閑地長期休養在產褥上，不久又到一個魚類加工工場去做工。做工，做工，老是做着工，可還是貧苦。祖父和祖母，說是為了減少口糧，要到遠地的女兒那裏去：

“春夫，如果日子過得好一點，立刻寫信來啊！活了這麼大的年紀，也不是樂意到別處去找人家麻煩的。”

兩位老人把幼小的弟弟作為對象，用同樣的話一遍又一遍地反復訴着苦的時候，眼淚掉下來了。我望着拿了一個小包袱的祖母的背影，不禁高聲喊了起來：

“奶奶！我一定盡力干活，不久就寫信給你！”

祖母回過頭來，她那像在歡笑的面頰，已經變成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兒。我也一陣心酸，鼻子里有一種刺痛似的感覺。

老人們去後，做飯就成了我的事。早晨半明不亮的時候，就起來燒飯、煮醬湯。母親立刻要上加工工場去；我呢，把課業用品包在包袱里，背了小妹妹上學校；弟弟們也都吵吵鬧鬧

地上学校去。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在念完小学六年級以后，進一家罐頭工厂做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父親呢，身体还是不好，在家里睡睡起起。为了小妹妹吃奶，每天我得抱着她上母親那兒去兩次。因此，我在学校里，大概只能上一、兩堂課，其余的課就都不能上了。在潮湿的水門汀地的一个角落里，母親把裝魚的木箱之类的东西倒放著坐在上面，好像有什么顧慮似地縮作一团兒給嬰兒吃奶。小妹妹心滿意足、含住奶头安靜地睡去时，母親就在她的頰上，用指尖一按一按地急着催她吃。

加工工場的工作，也有季節性，到了淡季，又沒有工做了。这一回，是到松山去干山上的活。出了家門，爬到学校那一边的山上，再一直往前去，有时上坡，有时下坡，最后就到了叫做“窪地”的一塊低湿地帶。那上面有棕色的池塘，有青色的池塘，



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池塘。夏天，小孩子們在这里游泳，大群的孩子一齐下去，池底的泥土給攪了起來，把池塘里的水都弄成了泥漿。过了这些池塘，登上北边的陡坡沒多远，那一

帶就是生長着松樹、雜樹的山林。靠在這兒干活養家的人，男女一共有十來個。男人們砍伐大樹，母親她們呢，把松樹枝收集整理后捆起來。這叫做



“打捆”；每打一捆，只得到二分錢。打捆之前，要从大的樹枝上用劈柴刀或鋸子把小杈取下來，再砍成適當的長度，放到鋪在地面的繩子上，每束兩端用繩子緊緊的捆起來。這種工作，對女人說是相當吃力的。再加繩子又要自備。整天勞動着，拚命捆上二十五到三十捆，已經算很不容易了。

我經常在一點鐘離開學校，背着小妹妹，從家里出發，大概走二十分鐘的路程，就到了這個山上。我跟母親一起，有時揮着劈柴刀，有時拉着鋸子。用刀子在樹枝上砍開了一條斷痕，然後就攀在這樹枝上全身撲地跳一下，樹枝因為突然受到重量，發出粗鈍的“嘎”的一聲，就在斷痕的地方折了下來。被一根細帶子系在稍遠一點的樹根上的小妹妹，看到了那時候我的一副滑稽的臉相，也放聲笑起來了。

傍晚，監工的人來查點，當我看到他把我捆的也和母親捆的一起記在帳上的時候，我感到了愉快。因此，我就多一捆好

一捆地專心工作着。在天空晴朗的日子，大家一邊听着不知名的小鳥婉轉啼鳴，一邊不聲不响地使勁干着。假如碰到順風，也能聽到出港船舶的汽笛，“嗚——”的一聲悠然地傳送過來。寬廣無際地展開在眼前的遠景、曲曲彎彎的海岸綫、遠處白色的燈塔、綠色的島嶼，都在一覽之中。水平綫遠遠地隱約可見，海像活的东西一樣不停地閃爍發光。我真快樂極啦！

傍晚，我比母親早一點鐘光景回家。回家的時候，把一些枯枝啊、細枝条啊束成一大捆，背滿了一背脊。就在这上面讓小妹妹跨開小腿坐了上去，兩只小腳擱在我的肩上，叫她用可愛的雙手捧住我的頭，我又用手拉住她的手，使她不致跌下。住在那一帶連橋房里的人們，老是誇獎我。小孩子們呢，見着我就吵起來：“呀！深山里的女妖來了！”把小妹妹也“小猴子、小猴子”地喚着开玩笑。就这样，我曾儲積起够燒半年的柴薪。



哥哥表示不願意老當公司的工役，轉業做了鐵路职工，開始到近處的一個車站里去工作。也可能是因為才進去沒多久，所以月薪非常低。

父親照舊還是拖拖拉拉地不能很

快痊愈。有一天晚上，哥哥說：“要不要請本領好的医生來看一次呢？”这是我——而且也是全家都想这么說的；可是父親用一句話就拒絕了：

“吃也沒得好好兒吃，看医生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接着又說：“也不見得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只不过气喘罢了。”有气無力地說完以后，就把被头盖上。父親的个性是懦弱的，到外面去，完全是个好好先生，老实得很。可是在家里，相反地却非常任性，脾气極坏。父親要是有了什么不称意的事，發起脾气來的时候，小孩子們就蜷縮在一边，屏住了气瞧着。“父親因为身体不好，苦悶；想干活，可又干不动，而且家里又窮，所以煩惱生气。”——我心里在这样想着，自己說服自己，对父親的粗暴行为，尽量加以原諒。母親呢，始終是个很温順的人。無論父親怎样凶暴，她只是默不作声地忍受着。

有时候，父親因为母親老是毫無抵抗，倒發起火來了：“你这呆子，叫你向东，你就从早到晚向着东边不动了么？”这样一边罵一边就打她。

有一天早晨，这个温順的母親將要出去做工的时候，在父親的枕边坐了下來，輕輕地揭起已經髒了的被头，对父親說：“爸爸，对不起您，請您起來做些事吧。”父親一伸手就打在母親的臉上。——真是打得沒道理。母親默默無言，拿起包着的飯盒上工去了。从此以后，像这样的請求，一次也沒有提过。

“再过一时，到明年生活总可以好了吧，”老这样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而劳动着，可是生活却越來越艰苦了。我为了

家庭，为了父母親和兄弟姊妹們，什么活都干过。在春天，便拾田螺，采割水芹、薺菜和鷄腸草；在秋天，便拾胡桃、打柴等等，凡是小孩子所能做的事，我都做过，而且做得很好。胡桃是誰看到了都要搶的，所以我往往拿了哥哥公務上用的手电筒，半夜里去敲胡桃樹，拾取胡桃。到了冬天，至少可以積儲起五升左右；拾得多的年分，差不多有一斗。木柴呢，往学校背后的山上去找。在長竹竿的一端，我用繩子牢牢地綁着埠头上苦力用的“手鈎”（一种鉄制的大鈎子），望着枯叶多的樹枝鈎上去，逆着樹枝伸展的方向，把竹竿帶扯帶捩地一拉，可以比較容易地折断下來。我把身子稍稍避开，看着樹枝落下來。樹枝靜靜地、輕輕地落到了地面，这以后事情就簡單了：只要用劈柴刀把小樅杈砍下，再適当地砍短，捆起來背着回家。——当山上沒有活好干的时候，我就这样地替家里打柴。

在海岸一帶，也有海的好处。退潮后的海灣里，这兒那兒都殘留着裙帶菜。用長棒的一端鈎住了把它拉過來，拾滿这么一小筐，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在这附近一帶的漁村里，还培植着紫菜。为了兩脚不致陷到泥里，穿上一种叫做“橈”的木鞋（是兩塊又大又厚的木板，上面附有麻制的鞋帶），把飄流來的紫菜，撈在竹筐里。不論做湯，或是用醬油煮了吃，都是大家所喜欢的好菜。还有拾海蛤蜊，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不管在什么样的日子里，我只是不断地劳动着。

学校决不是快乐的地方，也决不是有趣味的地方。在四年級的时候，級任是男先生；到了五年級和六年級，級任是女先生。要說干活，我比誰都不差，可是念書就不行了。尤其因为总是背了小妹去去的，所以也不可能好好兒用功。如果在

上課的時候小妹妹哭了起來，我就慌得不成樣子，坐在位子上感到難過。因此，上了一課，兩課，就回來了。

學校方面對我在校不在校，也几乎是漠不关心的。先生所特別照顧的孩子，大多是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女，要不，就是成績好的孩子。有時候偶然碰到母親休息的日子，沒有帶小妹妹上學校去，多少天來好不容易才定下心念書了，可一點兒也不懂。因為不懂，既給小朋友們訕笑，又使先生生氣。我心里想：學校真討厭啊！我對學校厭惡起來了。

先生常常對我發怒。也許因這兒是個港口的關係，女先生的言語，也非常粗暴。“歌子，站起來！”“阿歌，豬糞，站起來啊！”我常被罰站。在先生對我發怒的時候，看起來我的臉龐好像是在笑着似的，先生認為這是不嚴肅，火氣更大了。這樣，罰我站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中去，也是常有的事。我雖然極力表現出一本正經的神情，人家看起來却好像是在笑，我對自己的這個又胖又扁的臉，很是怨恨。可是我對於罰站，倒也不怎麼當一回事：“那有什麼關係！我只是念書不行，要說干活，可比誰也不差！”——我听到了自己从内心深处喊出來的強有力的聲音。對的，我是能夠堂堂地靠勞動生活的！

有一天，那是我在六年級的時候，上游戲課。“追趕着兔兒，那個山呀——”唱着這樣一支歌，同時做出一種把右手高高地舉起來彎在頭上、把身體向左傾斜的姿勢。先生巡視着大家排成的行列，來到我的面前站住了：“阿歌！怎麼啦？你這手的姿勢！不是像根本樞嗎？”我被拉出行列，站在旁邊看着學大家舞蹈。就是說，我是註定要罰站的。我的身體，由於常做小孩所難以勝任的劇烈工作，已經變堅硬了。个子雖然

矮小，骨骼和各处關節却都結实匀称地配合着。这次被罰站的时候，不知怎的，有一种輕微的、悲哀似的感觉。可就在这悲哀的深处，又涌起一种打消这悲哀的明朗的心情——不会伶俐地舞蹈，算得什么？身体的姿势不优美，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是連大人做的工作都能做得很出色的啊！

于是我就想到自己在学校里才顯得蹩脚，可是在天地間，社会上，那我却是一个能干的人，有价值的人了！每当这种时候，耳根边听到的，老是祖父祖母像口头禪一样常常对我說的那几句话：“歌子啊，女孩兒家沒學問也不碍事，只要有一手好針綫，使勁兒干活，能够处理日常家务，这就很好啦！”老年人的这几句話，不可思議地深印在我的心中。

为了减少口粮，投靠在远处女兒那边的兩位老人，过了半年多又回來了。那时，山里已經沒有活兒好干，所以我們又干起沙丁魚加工工場的活兒來了。从農民那里買來了許多稻草，編了以后，可以用來把沙丁魚連成串。在半明不亮的屋子里，祖父和祖母專心一志地編着稻草的时候，小弟弟們就把他們編过的束起來。母親抱了許多束这种編过的稻草，到加工工場去連魚。連成兩串，只得到一分錢。有时早晨一早开始，直要干到半夜十一点鐘、十二点鐘。有时我帶小妹妹去吃奶，也一起帮着連。腌上一層薄鹽的沙丁魚的山，慢慢兒在低下去了。手的动作，快得使人眼花撩乱。我也不亞于大人，連得很快。

沙丁魚加工的季节是在冷天。晚間在和母親偃依着回來的路上，賣中國切面的小店的灯光誘引着我們的心。“歌子，

肚子餓了吧。”母親緊攬着我的肩膀，進了面店的小門。兩個人所吃的東西總是一定的：五分錢的切面，又熱又鮮。母親的愛情和切面的熱氣，使我的胸脯很快地溫暖起來了。媽媽！媽媽！我深深地感到在這個世界上，媽是最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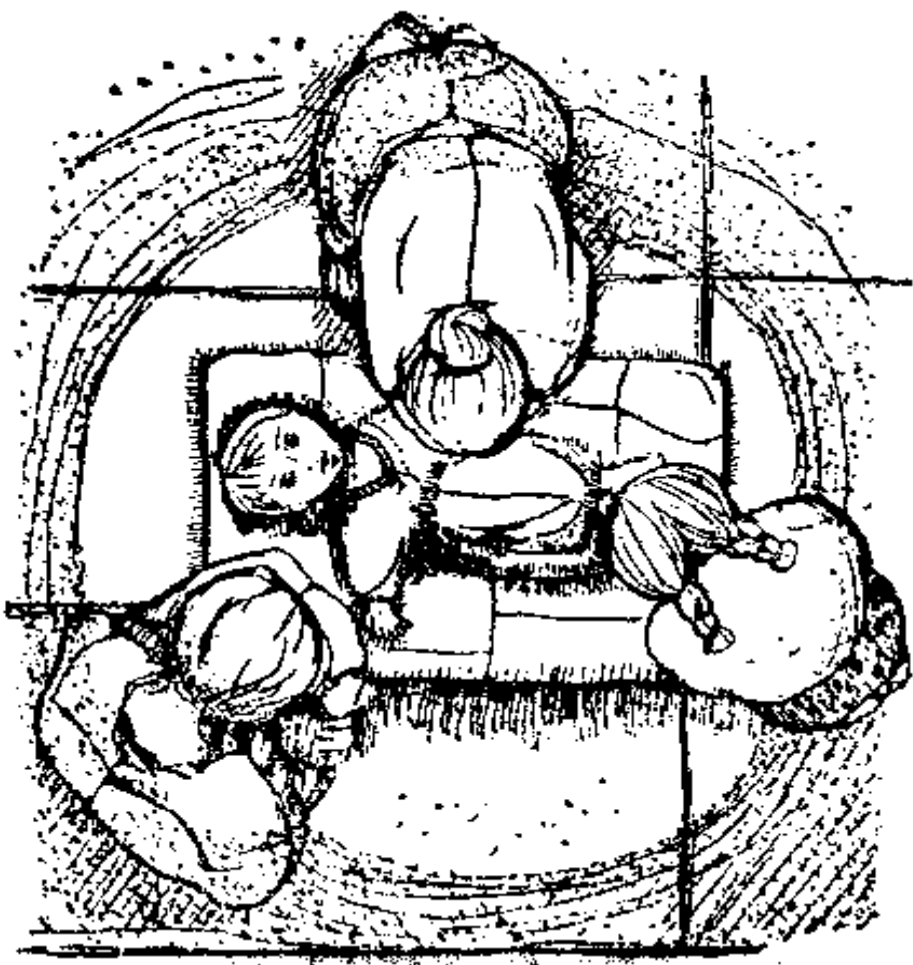
緊鄰着火車站，有一家大的面包店。遇到工作做得特別多的日子，我們也在那家店鋪里買了五分錢一個的加餡的大面包，帶回家去給弟弟們和大家吃。

後來，沙丁魚的工作又完了。祖父和祖母因為編稻草的工作也沒有了，又到遠處的兒子和女兒那邊去，說是住到正月再回來。老倆口兒想，他們要是走了，減少兩個人的負擔，生活就會好一些，而且把從遠處的兒子、女兒那里得來的一些零用錢和東西積攢起來，又可帶回家給我們，這樣，老人們也就算在無可奈何中盡了一點心。

母親每天出去工作。小妹妹已經能夠稍微吃一點兒飯了，可是母親不在的時候，還是常常要哭。她一哭，我就捏一個小飯糰加些鹽或醬，叫她拿着。她把飯糰送到小嘴里，就不哭了。這樣，她一哭，我就給她吃飯糰；她一哭，我就給她吃飯糰。後來有一天，無論怎麼樣總是哭个不停。母親一回來，我就把這情形告訴母親。第二天，母親滿臉愁容，可還是上工去了。我總覺得小妹妹和平常有些不一樣。晚上，母親回來後，通夜沒有睡，有時把她背着，有時放她睡下。再下一天，母親停止了工作。小妹妹發熱很厲害。母親和我都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傍晚，母親背了小妹妹，到醫生那兒去。

一會兒，母親哭哭啼啼地走進門來了。我一看，吓了一跳。在她背上的小妹妹，兩眼吊起，身體硬幫幫地往后挺着。

母親斷斷續續地告訴父親：“醫生說，已經看得太遲了。是急性消化不良引起了頭部的充血昏暈。”就在第二天，小妹妹死了。從來不高聲講話的溫和的母親，緊倚着小妹妹的屍體嚎啕大哭。決了堤一樣的悲哀，沒有法子阻住。只聽見母親的哭聲高一陣低一陣地從黑沉沉的家中傳到連檐房中間的小路上去。我也悲傷。與其說是悲傷，不如說是恐懼。小妹妹的眼睛，父親用手指無論怎樣撫摩着要她閉攏來，結果還是張得老大。眼珠還是吊着。那副神氣，好像在怨恨我。“唉！只要我对她的飲食稍為注意一點就……”虛年齡十三歲的我，因一種又似悲哀、又似恐懼的不安和後悔而難過着。



母親在這以後繼續哭了一個多月。站在水槽旁邊要哭，將要出去工作的時候也一邊包飯盒，一邊在掉淚。我感到对不起母親，很是難過。心里想着怎麼樣安慰她，使

她打起精神來。有一天晚上，当我拿了水桶，到大路旁边的那个公用自來水龍頭那兒去取水的时候，近鄰的几位老媽媽也正在那兒洗米。“真是可憐哪！——但是，第一，小孩也不只一个，这样子，死了倒反而是孝順了父母。死的已經沒有办法了，还是活着的人把身体保重一点吧”——她們正互相談論着。唔，对啊，那我就用这些話去安慰母親吧。我在厨房里把水桶一放下，就对母親說了。不料母親立刻掉下大顆的泪珠，把臉伏了下來：“無論怎么样窮苦，小孩子的可愛总是一样的啊，可……”在嗚咽之中，悲伤地懊恨着自己的貧苦。从此以后，我总是尽可能不提到死去的妹妹。

不过，在那一时期，我們算是幸福的。到了晚上，三个弟弟和我一共四人听母親講故事：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为了孝順父母，嫁給深山里的猩猩做老婆；一只小羊，不听它父母的囑咐，結果給狼吃掉等等，母親安靜地講給我們听。我們是不听故事不睡的。因此，母親的故事講得一个都沒有以后，只好把同一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講着。即使这样，小孩子們也非常滿足地睡着了。

不久，我在小学校里畢業了。行过畢業典禮以后的第二天，就到离市街不远的的一个罐頭工厂去做工。一起工作的，男女共有四十人左右。我的工資，每天五毛五分；工作是把裝好魚的罐頭擱到箱子里，運到下一个工序——把罐頭加盖的地方去。这主要是輸往國外用的鮭魚的罐頭。用橄欖油和食鹽來油漬裝罐^①的罐頭，搬運起來，無論你身上圍着怎样厚的圍

① 把魚、肉之類用油來煎炒一下，加鹽，再往上橄欖油，然後裝罐，叫做“油漬裝罐”。

裙，油还是要渗透到衣服的里层。我的年纪最小，一到中午休息的时间，必然地要给人家差遣着做跑腿。差遣到了我，就得替人家去买馅饼啊，山芋啊等等东西。因此，在中午也没有充分的时间休息。

工作了三个月以后，工厂为了要修理和改建房屋，停工一个月。我是一天都闲不惯的，所以只在家里耽了三天，就由邻近的人介绍，去做女佣。哥哥因为这时候军需工厂生意非常兴隆，不愿父母的反对，坚决辞掉了铁路上的职务，要到川崎的军火工厂去。我跟母亲和弟弟们一起送哥哥到车站，顺便就跟着介绍人到雇用我的那家人家去。

那人家，只有一对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因为是经营小型造船工厂的，所以来往的多半是造船工人和其他男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庭，很感觉寂寞。特别是在晚上，更要惦念家里，想起母亲。可是也想到：既然为了做工，已经来到这里，那就挺下去吧。也许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主人夫妇倒也欢喜我。早上五点钟起来，晚上十点钟睡觉。每月工资是五块五毛钱。我家的房租也是五块五毛钱，我这笔工资不多不少地正巧充作房租。所以手头连一分零用钱也不留。东家偶然给了我五分、一毛的外快，也储蓄起来，交给母亲。到了中元节，主人买给我一件漂亮的衣服。那是在我懂得一点世事人情以后，初次有人买给我的衣服。我快活得睡觉的时候，也放在枕边。

在对帮佣工作已经习惯了以后，一个秋天的傍晚，出乎意外地弟弟忽然来找我。听到他说“母亲在今天下午晕倒了”，我就大惊失色。可是，当我跑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已经稍微平

安一点了。父親告訴我：請醫生來看過，說是輕度的中風。母親睡在磨破了的席上^①，蓋着一條薄被，眼睛不時地睜開來看着。我悄悄地坐在母親身旁。母親的臉上——顴骨、眼梢、從面頰直到頸部，有着不少的皺紋。兩條眉毛中間，不曉得多少道給漫長年月的勞苦所刻划出來的深深的直紋路，在微微地動着。可憐的母親啊！一直為生活逼迫得晚上也不睡覺地勞動着的母親啊！我眼淚扑簌扑簌地流過嘴巴落到膝蓋上和手背上。啊！哭是哭不得的。要是母親睜開眼來看到了，她將以為自己的病是嚴重極了。——我使勁憋住了氣，堅持着不哭出來。

到七點鐘光景，母親已經好了許多。鄰人們在說：母親那樣的身體，喝些葡萄汁是有益的。因此我就順着已經昏暗的道路，向市街那邊走下去。怀里帶着積攢下來的九毛錢。我問遍了各處的店鋪，可是那時候食品店的貨物，已經因戰爭而逐漸消失了影踪。想要買的葡萄汁，什麼地方都買不到。回到了家里，母親正在低聲地說着話。雖然她言談還有些兒生硬，但我已經寬了心，覺得不要緊了。我把剛才緊緊握着的九毛錢輕輕地遞到母親手中，對她說：隨便買些什麼喜歡吃的東西吃吧。母親的眼睛濕潤起來了。

母親病情的經過是意外地好。可是我離別了母親以後，就非常挂念她。僅只看過一回醫生。現在還躺在那兒的母親，使我十分憂心。只要有了錢哪——我總得想點辦法，錢可真需要啊！可是，一個小孩子，當然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把十

① 普通的日本人家一般都不用床，睡覺時鋪墊就鋪在席上。

一月份的工錢拿到家里去的時候，我對父親說：

“無論怎么，再貧苦都沒有關係，我要在爸爸媽媽身邊，每天來回地出去工作。”

年底到了。母親恢復了健康，能夠稍微做一點兒事了。在將要過新年的兩天前，她突然來請求主人夫婦把我解雇。她說，想想我可憐，要我回去一起過年，以後就叫我留在父母身邊，每天來回地出去工作。主人懇切地講了許多話挽留我，我呢，還是要回到母親身邊去。後來总算接受了主人夫婦的好意，一起住過了年夜，就趕緊地回家了。

只有正月的前三天是在家里閒玩着，此後，我馬上就加入了魚市場苦力的組織。工作倒還輕鬆。工資每天六毛錢，而且常常可以得到不少的魚。不過那些苦力們從早到晚老說着下流話，這可使我覺得比什么都討厭。並且，在沙丁魚等等大量地運進來的時候，還要跑到市場里边，和男人們一起使用着鉄鏟，一車、兩車地在魚上加冰。這種時候，身體極度的疲勞。可是，勞力的工作是我從小就慣了的，所以倒也不覺得怎么了不得。而在市場里边和男苦力們雜在一起工作，却使我很害羞。但我想到“不管怎么，這是賺錢的事”，就把精神振作起來。

離我參加工作的那個小組的集合地點不遠，斜對面并排開着三家大的冷藏公司。離得最遠的邊上的那家，要算最大，母親就在那兒工作。我們下班的時間是各不相同的，可是有時候極偶然地我也等着母親一起回家。

母親的工廠，真好像“冰世界”一樣。工廠里縱橫交錯地分布着許多鉄管，管子里流通着從大規模的電氣冷藏裝置中

發送出來的亞摩尼亞氣體。人們在里边穿了防寒衣工作。由於魚的行市漲落等原因，一下子交到公司來冷藏的大量的魚，需要很多的人一齊動手裝進大大小小的、專用來裝魚的白鐵箱中，先擱到冷凍室的架子上去冷凍。這種架子，就是由幾根管子構成的，分成好幾層，直到高高的天花板邊。冷凍室是用軟木來和外界的溫度隔絕的，軟木上面，還加一層洋鐵。那些管子當然不用說了，室內到處都厚厚地附着一層雪白的冰花。在任何地方，用指頭一觸，就會像磁石似的被緊緊地吸住。冷凍以後，連白鐵箱一起拿出來，放在一個大水槽里，再把凍結得很堅硬的魚從白鐵箱中取出來，堆積到冷凍室內去。因為是在不正常的溫度中工作，對身體很有影響。冷凍室里，有時冷到零下二十度，進出的人，全部都是男工。可是在工作繁忙的時候，女工也同樣地要被派去。母親和大家一樣，戴了手套，穿着短棉襖式的工作服，套上了幾條破套褲，又用一張草席折成兩層披在外面，進去工作。母親常常要鬧頭痛或腰痛，可還是不停不歇地干着。

到了秋天，已經多少年不做事的父親這時又正式開始工作了。他是在市政府里做事。想到今後生活或許可以稍微好一點的時候，大家心境也就寬鬆了一些。不久，母親說是覺得身體不舒服，病倒了。病倒以後兩、三天的一個傍晚，我什麼也不在意地興沖沖喊了一聲“我回來了”^①，隨手拉開了門。不料祖父就愁眉苦臉地叱罵我：“討厭，輕一點！”我向半明不亮的電燈下面一看，祖母、姐姐和弟弟們靜悄悄地坐在母親睡鋪

① 日本人的禮節，回家時要說這樣一句話。



的四圍，父親交叉着兩條胳膊無精打采地坐在枕邊。

我吃了一驚，像跌倒似地坐了下來，祖母立刻流着眼泪告訴我：“歌子，你母親已經快要死啦！”母親呢，只

是鼻子里嗯、嗯、嗯地哼着昏睡在那兒。

“喚一聲媽媽看，”父親說。弟弟們就高聲喚着。我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眼前一片烏黑。“嗚——嗚、嗚——嗚”我像野獸吼叫似地哭起來了。哭着、哭着、一直哭个不停。

據說，母親在我上工以後不久，想爬起來，可是跌倒了，請醫生看，醫生說是腦出血，恐怕生命不能延續到明天早晨，說完就回去了。我哭着質問父親為什麼一跌倒不就來叫我，他說是為了生活困難，做工多做一天每一天的緣故，這樣，就對誰也不能抱怨了。不過因為母親心臟很健強，直到第二天哥哥從川崎趕回、遠處的親戚也來了以後，才斷了氣。母親只活了四十三歲。那天晚上，我片刻也沒睡，只是靠着母親的尸体，哭到天亮。從去年秋天暈倒的時候起，如果能經常請醫生看看，母親可以不至于死，但是除了去年一次和死的時候一次以外，就沒請醫生看過，因此而斷送了性命，這件事無論如何

也叫我想不开。而且那又是在父親停止工作好几年，才拿到了第一个月工資以后的第五天。

为生活所迫，拚命而又拚命地劳动着的母親，从沒有痛快过一天就死去了。——想到这兒，不知怎的我胸口就像被什么东西捆紧了似地难受。近鄰的老媽媽們給我們把母親的面孔、头髮等化粧得很齐整。

“你，嫁給我这样的人做老婆，真是倒霉！尽管你劳苦，我对不起你！”父親也顧不得当着众人面前，就像对活人講話似地，对母親嘮叨着。在棺材中，放了一双装着漂亮鞋帶的新木屐，那是父親用第一个月的工資買來的。

凄涼的送葬者的行列，在秋天下午的陽光下，通过了連櫛房中間的小巷，默默地登上了一級一級的山路。

2 爛 泥 田

老歇着也很難受，所以在第七天，我又出去工作了。尽管我意識到母親已經不在，可是一回到了沒有母親的家里，寂寞的感覺仍然是每天每天加深着，竟到了苦痛的程度。十五歲的我，還戀念着母親的懷抱。母親已經不在的家，任何時候都像寒風一陣陣吹來似的淒清寂寞。

我一天也不休息地工作着。大概每天都可以從熟識的船上要幾條魚留存着，所以到了傍晚，祖父總是在來得及趕上晚飯以前，到我這兒來取回去。那一天，祖父又來了。是北風刮得很緊的一天，從午後起，還下着雪。聽他說“好像有點兒傷風了”，我也就對他說：“早些回去睡覺吧。”不料回家一看，祖父發熱發得很厲害，半夜裏咳得實在太難受，去請來了醫生。醫生說是急性肺炎，給注射了各種的針藥。可是到了早晨，更加痛苦了，熱度也一直很高，於是又把醫生請來，醫生說：“因為已經上了年紀，很難挽救了。”我們馬上就去通知應該通知的人，親戚們也都趕了來。這以後的第三天，祖父在悲慘的貧窮中死去了。那是冬季中像要發生暴風雨的一天；海嘯的聲音整夜轟轟地響着；是十二月三日的晚上，離母親的死，剛巧過了兩個月。

祖父的手，又大又有許多凸起的筋節。“嗨！就曾用這雙

手，白天黑夜地干过不少的活兒，可我还是命运不好！”不記得那一回，当祖父在灶下燒旺了火，烤着兩手的时候，曾經对着在他身旁的我，親親切切地这样講过。

祖父是曾祖父的次子，所以在年輕时候，只得到很少的田地就分了家^①。靠这一点田地，要养活陸陸續續生下來的六、七個孩子，那力量实在太微薄了。因此，給人家帮工啊、做筑路工人啊、修筑堤岸啊、賣命地劳动着。連收買蚕繭、給山林經紀人跑腿等等略微可以賺到一点錢的事情，也勤勤恳恳地干过。祖母在撫养一大群孩子的时候，还干着編草鞋、搓繩子、織席子等活兒，那不用提了；另外又在家屋四圍种上了苕草，做成几把苕帚，拿到街上去賣。尽管一生無休無歇地劳动着、劳动着，結果——这跟父親从小身体孱弱也有关系——竟至連田地房屋都失掉，終于离开了村庄。祖父的心底里，好像是把这件事当做一个莫大的耻辱看待的。“要是能够听听無綫电哪——”在电影一次都沒有看过、好吃的东西也沒有吃到过的生活之中，祖父所一心想望的，僅是無綫电。可是，就在無綫电也沒有听到以前，祖父終于死去了。死尸的臉上，是死心塌地承認了“命中注定窮苦”的一种表情。

只在兩個月中間，就失掉了母親和祖父，家庭中那种陰暗的寂寞，要經過相当長的日子，才能够習慣。可是，我們又不能不劳动。我加入魚市場的搬运工人小組做佣人，已經一年多。在参加小組的搬运工人中間，年輕的一个一个被征召入伍了。战局的艰苦加深了生活的苦难。剛看見來了一个陌生

^① 日本人家，家產絕大部分由長子繼承，次子只能得到少量財產，和老家分居，或做別人家的養子。

面孔的新人，馬上便又被征入伍或者做征用工去，不見了。在殺氣騰騰的自暴自棄之中，苦力們集合場所的一角，往往出現賭局。這批人要是喝飽了劣等酒、醉得一塌糊塗以後，就蓋上了印染着小組名稱的短褂，和衣躺着。常常把還是小姑娘的我，半真半假地調戲着。每次我總急得亂叫着滿處逃奔，這就引起了大家的哄笑。

在這種時候，有一個老头兒總是叱責着那批青年人，庇護着我。這老头兒叫做“留伯伯”。留伯伯的老伴已經死去，他的獨生子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不久，從軍出征，結果也戰死了。他只是獨個兒過着日子。當搬運工人，已嫌太老，可就靠他天生的一副癡勁和熱心，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喜愛。某一個沒有漁船進港的靜寂的下午，在苦力們的集合場所，這位留伯伯對我說道：

“歌子，今年幾歲了？十六么？我要告訴你，像這樣的地

方，不是女孩子可以永久干下去的。”

不用留伯伯勸告，我也想到自己快要到十八、九歲，那真是最可怕的關頭，因此聽從了親切的留伯伯的勸告，就早一天好一天地決定了進近處的一家制繩工場



去。

“像你这样伶俐的姑娘，可以賺到好大的工錢啊！因为那边是按照產量多少拿錢的。”

靠了留伯伯的介紹而开始去上工的那家制繩工場，是在靠近市区西边不很高的丘陵上。簡直是馬馬虎虎搭起來的棚子，只見稻草密密層層地高高堆起。給稻草堆包圍着的，是一具打稻草的碾輥，五部絞繩机，还有兩部最后把草繩加工精制的机械。每件工具旁边有一个人在操作。依照規定，新來的人必須担任用碾輥打稻草的工作。打稻草是要弯着腰、站定了脚跟干的，真够吃力。我的腰痛得几乎直不起來。过了一个月光景，又新來了一个人，于是就叫这个人打稻草，我改做絞繩的工作。我心里想：要干就得干最快的那部机械，我就使用了因为轉得太快誰也不肯使用的那一部。配合着轉动得使人眩目的机械，用指头適当地抓了一些稻草加進去，稻草就很快地絞合着出來了。我的双手瞬息不停地操作着。工錢是按照絞成的数量計算的，所以我早晨一早就去，直干到傍晚五点半光景。普通大人每天約絞十二貫^①，能够賺到七毛錢左右，我是七个人中最小的一个，可是生產量最高，大概每天能賺一塊到一塊兩毛，因此工作很有勁。父親工資虽然低，也算在市政府里做事；姐姐呢，在罐頭工厂；三个人都有工作，生活是比以前稍微好一点兒了。

战争一天一天地激烈起來，在我工作了約有四个月的时候，因为稻草要充作馬料和稻草制品等軍需方面的用途，价格

^① 重量單位，約合三·七五公斤。

漲得很高。絞繩用的，終于供不應求，因此，工場停閉了。好不容易才能多賺到一點工資，可是這下子又非另外去找事不可了。

湊巧在這時候，有鄉下的熟人提起要我到農家去幫忙的話。我的食量很大，每頓吃兩、三碗飯簡直不夠。由於戰爭的關係，糧食一天一天地缺乏起來，所以“工作固然很重，吃的却可盡你吃飽”這句話強烈地打動了我的心。我馬上到了鄉下。

那村子是在一條叫做S川的河流的沿岸，可以看到藏王山就在近邊。農村里正在開始第二次的田間除草工作。經常早上五點以前起身，傍晚從田里上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在暗下來了。除草之外，還要採喂蠶用的桑葉；小的蠶，還要把桑葉切了再喂。每隔一天，從園地里割了青菜，裝在運貨腳踏車上，到一里^①多路以外的街市上的蔬菜行去賣掉。為了搬運糞肥，在運貨腳踏車上堆積着木桶，每天要來回這條路六次，那是夠勞苦的。我在完全做慣以後，早晨起來的時候，也還感到手脚的每個關節痠痛。有勞動力的人當兵去了，因此多數人家都是人手不足。東家西家都要請我去幫忙。到了夏天，是第三次的除草和照管夏蠶。假如天下雨，就編蠶兒上簇時候鋪的稻草墊子或裝木炭用的草包等等。不論哪一家，人們全是片刻不休地勞動着。我雖然從小就是在勞動中生活過來的，可是農家的生活，也使我看着發愣。人們沒有任何的娛

① 約合中國七里。

乐，晴天么，晴天要做；雨天么，雨天要干；工作接着工作，好像在被工作追赶似地劳动着。

那家人家的媳妇，使人觉得竟像是个“超人”。当男人们、婆婆和姑娘们吃过午饭，在廊下或铺地板的房间里午睡睡得挺熟的时候，那媳妇便继续做着收拾餐具、擦锅子、洗簌子、照料婴儿、洗衣服等工作，忙得团团转。晚上呢，在半明不亮的电灯光下，干着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睡得又是最晚。据她说：“每年一回或两回许我回娘家去住几天，就是唯一的乐事。”

在繁密地生长着的稻株之间，边走边拔着稗草和杂草。背上像烧起来一样的灼热。浅浅的泥水中，鳅鱼给人的声响惊得慌忙逃散。我敏捷地用双手掬东西似地捕住了，放进腰间的篾子（像鱼笼那样的东西）里。在这一带地方，有鳅、鲶等等，所以下田的时候，就用绳把篾子系在腰间，在篾子里放了些箬叶之类。等到从田里上来的时候，捉到七条、八条不算希奇的。

正当稻花已开、只等结穗的时候，在村子里，每年要把流过村子的那条河流堵断了水，从河底里把污泥掏起来，使河流不致淤浅。这一件例行的事，叫做“干河”。那一天，每家人家都争着割取大把的细竹子，在长叶子的那端拴上分量重的东西，倒过来插在河流里。水慢慢儿在浅起来了，鱼给夏天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地发光，因为细竹子的叶子下面比较暗一点，鱼就躲到竹叶下面来了，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喧嚷嚷地在每处的竹叶下面捕捉。买不起鱼的村人们，就靠这一次的“干河”，可以捉到约够做半年煎汁①之用的鳅鱼、鲶鱼和各种的小鱼。

在开始割稻之前，各村要举行一次村人們最感兴趣的“村祭”^②。我也和我在帮工那家人家的女兒一起在傍晚时候出發，到隔着一个村子的远处村里去看村祭。恰巧河流的筑堤工程已經开始，把村边那条河流近处的一个山弄塌，就用塌下來的泥土筑着堤防。那山上棲息着許多狐狸，有时甚至还下山來到村里，把鷄啊、小猪啊偷了去。因为那时每天在用炸藥开山，所以这些狐狸汪鳴、汪鳴地叫个不停。那天晚上，当我们兩人越过那条在山上开出來的坡道的时候，狐狸的声音也不住地汪鳴、汪鳴叫得怕人。

在举行村祭的神社里，由于附近村子里的人都赶來了，所以到了晚上，也很熱鬧。玩着玩着連時間都忘記了，等到想起回家，跨上归途的时候，村道上已經人影稀疏。跑步赶到那条开鑿出來的坡道上的时候，不幸又是沒有月亮的夜晚，狐狸的声音正使人听了不愉快地在山中迴响着。背脊上寒凜凜地發冷，兩個人不顧一切地奔跑。

那村道有兩处歧路，不知道是在哪一处拐錯的，兩個人不知不覺向东边那个村子的路上跑去。跑着跑着，可老是見不到自己認為應該經過的地方。“啊！原來給狐狸迷住了！”夜里的空气一陣陣地在冷下來，兩個人最后竟哭了起來。那时，后面出現一盞小灯光。“哎呀！狐狸在追上來啦——救命啊！”我們兩人吓昏了，沒命地跑着，可是后面的灯光終於追到了我們。

“怎么啦，怎么啦，奇怪，那不是歌子么？”我吃了一驚，回

① 用小魚、海帶之类煎成的濃汁，用來加入湯里增加鮮味的。

② 像我國迎神賽會一类的節會。



头一看，原来是鄰家的兒子。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經一点鐘。兩個姑娘到深更半夜还不回來，全村真够慌亂，鄰家的年輕人都分头尋找去了——大家都这样責備我們。

到了秋天，那是养秋蚕和割稻的时候了。割完了一家，馬上就轉到另一家去帮忙。在已經干了的田里还好，但在这一帶地方，有一种叫做“爛泥田”的，那可吃不消。割稻的时候，腰和臍都非浸在水里不可。

那一天，正是大家要去割爛泥田的日子，可是，我該怎么样拒絕才好呢？——弄得很是为难，因为我那天正巧月經來了。“來，下來割啊！”大家都这样說着。如果当众講出來，我覺得害羞；猶豫了一会兒，沒有法子，終于下决心跨進了泥水。那天晚上，不知怎的从脊梁到腰間感到沉重、不舒服。从此以后一直到現在，每逢月經來的时候，从經期前一些的日子起，就一定要腰痛。

家家戶戶割完了稻以后，就該用發动机來打稻和脫殼了。我担任搬稻。那發动机是村里的互助組置备的，可是因为战争，油的配給量减少了，等一家一家地輪到，要費去很多的时

間。因此，脫殼等等就用一種叫做“挽礮”(用手轉動很重的石礮)的方法來搞，這非但不能像機器那樣的快，而且又很費力。

到了割稻完畢的時候，村中為了征購糧食的事緊張起來了。我幫工的那家人家，是有力量雇工的，在村里可算一家中農，因此，繳糧以後食米還不至于發生困難。可是也有些人家，不要說沒有余米賣到黑市去，連自家的飯米都沒有留下。村會會長在來回奔跑着告訴大家說，如果哪一家不繳出來，全村就跟這一家斷絕來往^①。水車棚里邊的老伯伯，因繳不出派到的數量，非常苦悶，弄得神情失常了。

在全部收割完畢的田地裡降下了濃霜，秧田里的水結成冰的時候，這兒那兒，到處都开始說親了。因為男人們的应征入伍，說親的事本已漸漸地在少下來，可是姑娘們的名字還是被大家談論着。脾氣有些古怪也好，頭腦不大聰明也好，身體強健、能像牛馬一樣地勞動，那是最重要的條件。因為我幹活的勁兒還不差，就有人勸我嫁給農家做媳婦，可是我覺得旁的還好，要我做農民，可受不了。從早晨天還沒亮的時候起，到晚上星星出現的時候止，整天匍匐在地面上轉來轉去，而收穫的東西呢，能夠手頭留一點兒飯米，已經算是充裕的了，連蔬菜也是挑好的都賣到市場去，自己只吃些下腳貨。這樣的農家生活，只能說是非人生活，何況再做了媳婦呢！

無論怎樣吃力的工作都行，我只是要在都市里干活。因此，在快到過年的時候，我硬把工作辭掉了。八個月的農村生

^① 原文為“村八分”。日本農村里有一種習慣，如果哪一家農家違反了村里公定的規約，全村其餘的人家就都和這一家斷絕來往，這種習慣叫做“村八分”。村會會長是想利用這種習慣來逼使農民繳糧。

活，使我知道自己以前在城市的劳动生活，还算是强的了。我拿到了五十塊錢、五升大米、一段衣料，算是我的報酬，跟農村告別了。

街上完全是一派歲暮的景象了。尽管为了战争的緣故，什么貨品都已从店頭消失了影踪，可是人們的脚步在積雪的街路上还是急匆匆地、脚踏車也慌慌忙忙地打着鈴在來來往往。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正在半明不亮的沒有罩子的电灯下吃着晚飯的家人們，身体都好。祖母因为我回家，快活得从枯皺的臉上淌下了泪來。和八个月以前不同的，就是到川崎去干活的哥哥已經回到家里。听说在受了割盲腸的手術以后，又生脚气病；养了一个短时期，由于不能勉强工作，就被遣回鄉里，叫他靜心休养。

正月里全家團圓在一起，虽说貧苦可也愉快地度了过去。但僅是正月在家里舒服了一下，此后我又不得不去劳动了。战争漸漸地激烈起來，而且在南方，有很多人战死，也許就是为了填补缺額，征兵的命令接二連三地頒發下來，在这連檐房一帶，也已送走了五个入伍的兵士。因征用而到軍需工厂去做工的人也很多。

我心想，对我，征用的命令也是迟早要來的，因此就决定進一家海軍兵器彈藥工厂去工作。那工厂在T鎮，从S市坐电車去只有三站路。履歷書是請擅長書法的哥哥代寫以后送出去的。同时進去的人，全都在受了一个星期的訓練以后，各別地分派了工作。三十多个人中間，連我在內一共只留下五个人，做总管理处的事务員。这是最高等的事务員。我給楞

住了。看情形，好像是挑履歷書寫得端正的經過面談就錄用的。在知道了這一點以後，我愈加慌張了。事到如今，又不便再去說明“我的履歷書是叫哥哥代寫的”，真是為難極了。為了要我們熟習事務工作，我們給留在事務室里三天，除了見習之外，只是閑玩着。當我一想到自從出世以來，第一次在做不是體力勞動的“事務”那樣高等工作的时候，心里就又害羞、又擔憂地着急起來。我連“縣”字也不能正確地寫出來。因此，最後終於下決心說了：

“我實在擔心不過，那是我不會做的，請把我派到別的部門去吧。”

在一邊的桌子旁一個五十左右的管這事情的人，听了我的話像是有點兒驚奇似的，不過我的願望，還是很快地實現了，我被改派到機械工場去擔任車間事務員。那邊的事務室是雜亂無章的，牆壁上、柱子上貼滿了“一億一心”^①“滅私奉公”等等虛張聲勢的標語。我的工作，就是發付機關槍的零件、材料等等，所以核對傳票啊、跑來跑去要人家蓋章啊、把沉重的鐵材提出來發付啊，忙碌得很。雖然這樣，可我还是抽暇自個兒偷偷地練練字、練練算盤。

進去以後的第二個星期，火工部發生了爆炸。那正是過了中午剛剛開始作業的時候。隨着猛烈的爆炸聲，在遠遠的那一頭的火藥庫一個接一個地爆發起來了。硝煙的臭氣可真厲害。死了近二十個人，受傷的很多。跟我同一部門的那位課長，是個叫做小田的技工。頭髮蒼白，五十來歲，待人既溫

① 那時候日本人口，連朝鮮、台灣在內，約計一億。

和，又親切，對我尤其愛護。工廠裏面的規律苛細得跟在軍隊裏一樣，只要有一點兒什麼事，馬上就給帶到特務班去。那時候，特務班裏有一個名叫鈴木的可怕的家伙。大家因為擔心着被送到軍事法庭去，總是怕着他。這一個小田技工在我轉到膳食課工作之後，據說為了把一只可容一斗^①的空火油罐帶到自己家裏去，以致受到審訊，在挨了一頓毒打以後，精神失常，不久就死了。他那柔和的笑容，我永遠也不能忘記。

過了兩個月光景，約有一千名男女學生受所謂“學生動員”的号召進廠來了。學生們大體是做和我同樣的工作，可是我每天的工資是七毛錢，學生們年紀比我小的却有一塊錢。我沒有能夠好好兒上學，到這時更覺得萬分遺憾。心里正轉着念頭：隨便什麼，總得有一技之長才好，這時湊巧碰到了在工廠的食堂裏工作的一位朋友。我想自己既沒有學問，又不會縫紉，那麼至少就應該精通烹飪。當我對車間主任說出了自己的願望以後，第二天就准我調換了服務的部門。

這兒是高級官員的食堂。我一向以為校官級的人是了不起的，連他們的身邊也不敢接近，那知道每天接近以後，覺得也和普通人一樣。什麼事都要嘖嘖咕嚕、發着脾氣作威作福的也有，極和善的人也有。食堂裏的工作和事務工作不同，服務時間很長。清早五點鐘坐着第一班的出廠電車去，回來要在八點以後。在冷天，四點鐘起床去上工，那是非常苦的，不過在規定時間以外工作是另給加班費的，工作時間多，拿的錢倒也多。

① 日本一斗，合一八・〇三九公升。

我做了一个月，得到約三十二圓的工資。因为比以前賺的多些，想早一点兒拿回去使祖母、父親快活一下，就連封袋一起包在包袱里赶到电車站去。电車跟平常一样拥挤不堪，好不容易才挨了進去。那曉得到了快要下車的時候，無意中把手伸進包袱想摸摸那只裝着工資的封袋看，已經沒有了！哎呀的一声我慌張起來，又不知摸了多少遍，还是沒有。电車終于到了S站，我下來了。在站台上弯着腰把包袱仔細查点一遍，那只工資袋一点兒影踪都沒有。我突然當場癱了下來，不能动了，腦中迷迷糊糊的。“怎么啦？怎么啦？”站上的站員盯住我的臉看着，我才恢复了神志站起身來。晚上的站台上，已經人影稀疏。之后，我精神恍惚地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經站在我的家門口了。忽然一股悲哀涌上心來，一拉开門，就放声哭倒了。

祖母驚奇着跑過來。“每天那么早就上工、直干到晚上、劳动了一个月才得來的錢哪，可是……”我一遍又一遍地向祖母、父親訴說着。但訴說只是訴說罢了，会有什么用处？結果除了死心認定自己譬如受了一場灾难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不久，大弟弟念完了高等小学二年級，也因征工進到T工厂來了。粮食愈來愈窘迫，我們每天要做四、五个随身帶的飯盒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大家都在工作，可是拿的錢買起黑市米或其他粮食來，也只够買到一点兒，因此尽你怎么样劳动，始終还是窮苦。

那年秋天，征兵命令送到哥哥这兒來了。連檐房村落里的人們逐一勉强地來給他餞行。出發的前一天，我們兄弟姐

妹六个人去看了一场临别的电影。S市近郊的一家电影院里，正在上演“湖畔的归宿”这张片子。一个美貌的青年因病死了，他那冷艳动人的爱人，



怀着一腔悲哀的情绪，在湖边上尽是彷徨着、彷徨着。那女人口中吟哦着的音调，悲戚动人，深深地渗透了我的心坎，使我把哥哥出征的悲哀、生活的穷苦和一切的一切，都淡然忘去了。

第二天早晨，哥哥出征了。这小巷里边的连檐房，满是污泥、脏水和恶臭的气味，在出征兵士动身的一天，却也有着特别的气氛。镇议会长啊、保甲长啊、都用一副和平常不同的笑脸，跑来说些英勇的老套话，人们也附和着喊“万岁”。

正在这当儿，一直在厨房里哭泣的祖母，拖着木屐打滚似地跑了出来，而且立刻抱住了哥哥的身体：“阿俊，你去打仗，可绝对不要死呢！无论怎么样，能活就一定要活着回来，噢！”边说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大家都吃了一惊。刚才人们还

在說着什麼“以身許國”啊、“誓死報國”啊等等的話，而現在呢，這送別的气氛，在一眨眼中就變得冷清清了。

父親用尷尬透頂的臉色：“奶奶！已經明白了，好啦好啦！”這樣勸慰着她。因為這是在眾人面前，我也不知怎的覺得很是不好意思。於是就和姐姐兩人把不肯離開哥哥的祖母擁抱似地帶進了屋子裡。那時，哥哥的眼眶中淚珠也在亮晶晶地閃着光。我要使哭泣着的祖母不給外邊的人看到，就把隔扇拉上了。簇擁着哥哥的一群人，就這樣在扫兴的空氣之中，沿着坡道向市街的那一邊下去了。

那時候，阿圖島^①全軍覆沒的消息已經傳出來了。南方也因在瓜達爾卡納爾島^②打了敗仗，使人們發愁。東京因受到了不知多少次的空襲，據說每一列的火車上都裝滿了難民。連奧羽一帶的上空也有敵機飛來空襲了。上班時候，電車如果遇到了空襲，只好中途停車，全體乘客就立刻給趕了下來，到車站附近的防空壕中去躲避；電車脫了班，沒法子只好步行，卻又因從航空母艦上來的飛機用機槍掃射，不得不逃進附近的松林里去。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因突然會有警戒警報或緊急警報發出而誰也不能安心工作了。尤其因為T海軍工廠是占有廣大範圍的一個重要地點，無論怎樣地加以偽裝，總成為敵人的攻擊目標，所以早晨離家的时候，心中老是有些兒不安，不知道今天究竟能不能安然無事地回來。

① 是美國阿留申群島中的一個島嶼，接近蘇聯的堪察加半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被日本軍隊占領。

② 是所羅門群島中的一個島嶼，位於群島南部，接近澳洲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被日軍占領。

有一天下午，因为敌机已有兩、三天沒有來过，心里稍微寬松了一点。忽然炊事室里的擴音机又报告說：在福島縣有十五架飛機正向这兒飛來空襲。往天空一看，看見約有十五架飛機正在飛行，因此就說：“日本的飛機真快啊！”正說着看着，不料“噠、噠、噠、噠”地就是一陣猛烈的机槍扫射。擴音机急急地在喊着“全体躲避！”食堂里的人們因为飛機就在头上射击，已經沒有法子逃开。从远处的火工部里，几千名戴着鋼盔的員工正在排了隊逃出來。我們也着急了。鄰近的會計部方面，發出了猛烈的噠、噠、噠、噠的声音。我們魂灵兒都出竅了。因为在食堂里耽不住，就爭先恐后跑進冷藏室里去。一个海軍准尉在每次因炸彈爆炸而發生暴風时替我們把門关关緊。人們臉色都变得鉄青。有人在嘖嘖咕咕地念着“南無阿弥陀佛、南無阿弥陀佛”。逃得慢的人們，就躲在蒸气鍋的下面，或緊貼在窗戶的下方。海軍准尉在嚷着：“这兒危險！离开！趴下來，趴下來！”正听到一陣射击的声音猛烈起來的時候，“轟！轟！”發出兩声可怕的巨响。之后，突然就靜悄悄一点兒沒有声息了。原來敌机已經回去。大家都好容易清醒過來，又慢慢地聚集在一起。那时候，才知道會計部和倉庫遭了难。會計部的事务員，死了男女兩人。直到現在，一想到火工部如果也中一个炸彈的時候，我就会渾身汗毛直豎地哆嗦起來。

不料寬心不到一忽兒，又是空襲。这一次，总算很快地逃到了离火工部远远的防空壕里。人們虽在盛夏的炎熱天气，也每天把身体緊裹在防空服里面，繼續到工厂去上班。战时在港口建設起來的大規模的船塢，空襲時候也是危險的地方。

“日本全國各地正受到猛烈的攻击”，这已成了工作場所每天的話題了。明天会怎么样呢？無論誰对于前途都毫無打算，老是才做了一会兒工就又要逃跑地过着日子。

七月九日晚上，附近的一个名叫S^①的大都市受到了慘酷的空襲。在S港^②里面也落下了照明彈，亮得如同白晝。整整的一晚，S市的天空中一片通紅地燒个不熄。下一天，上班到工厂去一看，本厂住在S市的职工全部缺席。后来，曉得和我在一塊工作的朋友，有一个人是死了。其他各工作部門里也有許多人死了。不过大家还算安靜。人們由于神經的过分緊張，对于“死”反而沒有強烈的反应了。

在感覺日本全國已給逼得走投無路的时候，突然战争結束了。工場里的人們是被“全國人民寧为玉碎”等等的話講得下了决心的，而現在事先又沒有什麼說明，战争就告結束，这却使大家工作也沒有勁了。工厂各部門的几个巨头，每天只是在喝酒澆愁，吵吵鬧鬧。也有些大尉和少尉愁眉苦臉地开始在整理文件、物資等等。那时工場的气氛变得很不安定。因为工厂早晚是要停閉的，大家在为今后的生活擔憂起來了。

当美國軍隊進駐的日期已經迫近的时候，厂方宣布要作第一次的“整編”。把“学生動員”运动中進來的大約一千名女学生集合在講堂里，由一个少尉對她們訓話：“日本敗了。美軍不久就要开進來占領，不曉得他們將干些什麼。各位作为

① 当系指仙台市。

② 当系指鹽釜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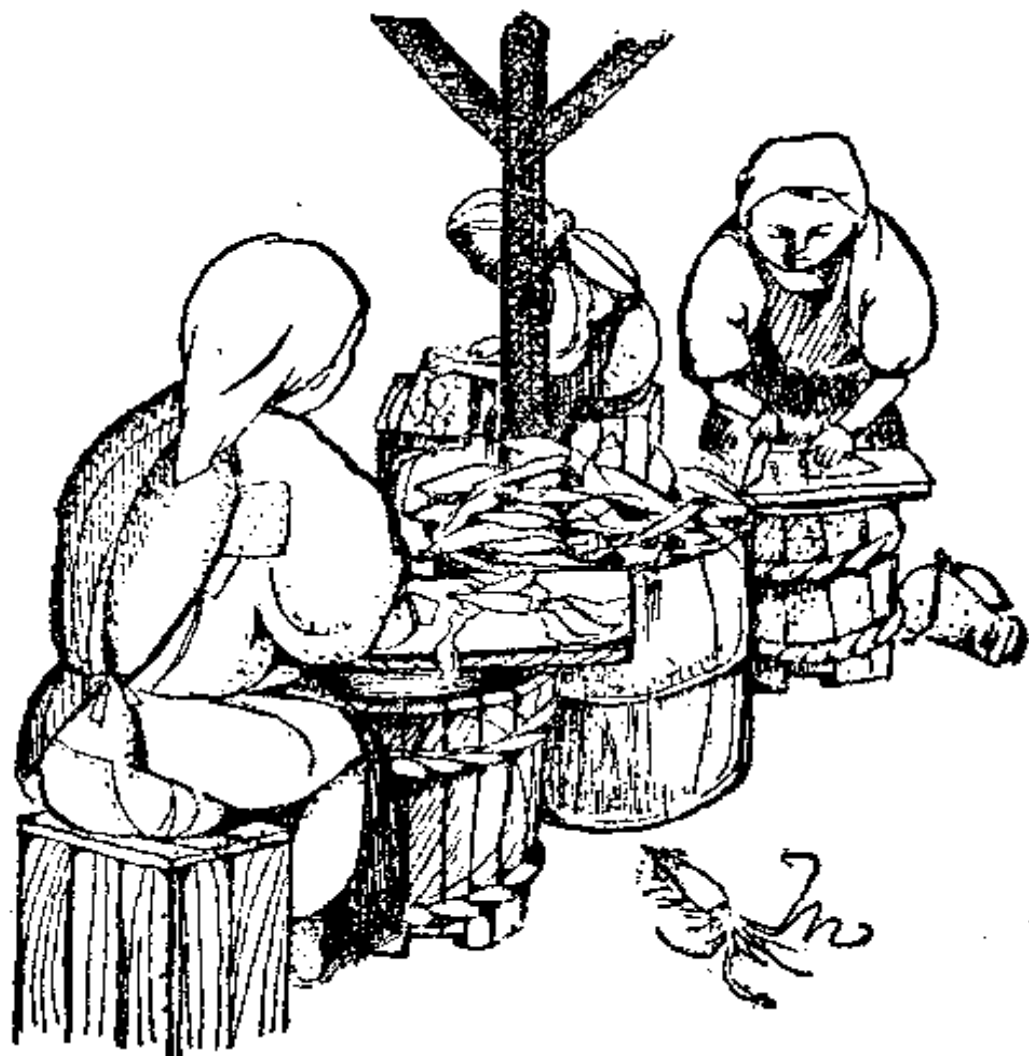
一个日本的女性，要漂漂亮亮地活下去！如果被伤害了荣誉，就应该立刻自尽！”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开始说起教来。这时，女学生们一个去了，两个去了，不晓得在什么时候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后面看得出神。战争已经结束，这个少尉却还以领导者自居，在空空洞洞的屋子里发挥着高论，真是滑稽，我不禁噗哧一声笑了起来，走出了讲堂。

我和弟弟就在第一次的整编中退职了。拿到了八百圆^①和作为纪念品的一顶白色降落伞。这以后，在工厂里，关于上级的人们大规模隐匿物资的风说，就流传开来了。

从离开工厂的第二天起，靠了朋友的能说话，给我介绍到码头附近的一个加工工场去工作。那兒是在做乌贼鱼的鱼酱的。工作的人，有六个女的，三个男的，连老板也参加在内，一共十个。那时正当战后物资缺乏、粮食困难的时候，因此鱼酱能够飞快地销售掉。剥着剥着剥个不停，还是不够卖的。腌乌贼鱼从北海道方面大批到来，那是用盐腌得已经干硬了的，所以放在水里，就会膨胀起来。把这些鱼剁碎，老板发痴似地加入很多很多的水，嚓、嚓、嚓地搅和了，可还是没有关系，还是能够飞快地销光。

这工场的隔壁，是日本水产公司的冷冻工厂，那工厂是美国兵在使用的，冷冻着美军的食粮。美国兵不分昼夜地轮班监视着，每班约有三名。有一天傍晚，其中的一名美国兵喝醉了酒，东倒西歪地走进我们这里来了，那时大家都已回家，只有我们两三个人在工作。这美国兵在杯子里满满地斟了一

^① 因为通货膨胀，所以数目这样大。



杯酒，盯住了我追上來。最后終於被他抓住了。我既不懂英語，对方又是一個使人害怕的大漢，因此我就向呆在一邊的老板喊：“老板，救救我啊！”可是老板却裝做完全沒看見的樣子。那美兵正要强迫我，往我嘴里灌酒的時候，我一發火，用身體猛然朝他一撞，想把他撞倒。我有男人一樣大的氣力，而且对方又是喝醉了酒的人，就在那時，那美兵歪歪扭扭地踉蹌了一陣，“蓬”的一聲撞在水門汀牆壁下部的護牆板上。

我就趕緊趁這當兒邊逃邊罵：“你这混蛋！”不料那美兵一听到就猛然站起：“混蛋？混蛋？”冲着我過來責問了。自

己不好，倒还要动气，我也就嚴然站定了。可是对方在摸着手槍威脅我。我慌了，馬上指着老板：“是在罵他混蛋啊！”我用做手勢來說了謊以后，那美兵才搖搖擺擺地往外去了。街道上也有好几个人，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站在那兒觀望。我馬上責備老板和在一塊兒工作的男人們：“你們多么胆小啊！”尽管他們辯解着說：“因为男人一出头，事情要擴大的”，我还是怒冲冲地瞪着他們的臉。

做魚醬告一段落以后，鱈魚的工作又开始了。这一工作是把鱈魚的头跟臟腑去掉，切成三塊，然后用鹽腌或做成魚干。看样子，老板錢是賺得不少；沒多久，就在附近建了一所新住宅。

有一天，当我正在收拾东西打算回家的时候，老板對我說：“有便到我家里去玩玩啊！”因此我就繞了一点远路去看看他的新居。我身上穿着破旧的套褲和用祖母的旧衣改制成的标准服^①，当我站在那新木料还發散着香气的正門口时，对于自己的这一种打扮，真覺得害羞。在起坐間里，老板給我斟了茶。他的太太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好像很忙。那时，老板輕輕地對我說：“歌姐，我給你一万圓，你肯做我小老婆么？”我因过度的驚愕，眼睛盯着老板的臉，于是他又說：“一万圓不肯么？那么給你二万圓。馬上就給的呢！”說着就遞過來了。

我勃然生起气來还嘴了：“我因为窮，从小就什么工作也不嫌惡，一直劳动到現在。如果願意做小老婆的話，那么老早就当了藝妓了。無論人家怎么样窮，請不要看不起人家！”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日本政府規定一种标准式样的服裝，叫做标准服。

我講着這些話的時候，由於怨恨，眼淚扑簌扑簌地在掉下來。馬上站起身來就要回去的當兒，老板又從背後把一張一百圓的鈔票往我手里塞着說：“不願意那也沒有辦法，不過請不要把這件事聲張出去！”我馬上把那只手甩開，像逃走似地跑了出來。

我想，假如以後老板對我有什么過不去的話，這時候我只有辭掉不干。不過我還是繼續干下去，後來倒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在工作方面，老板最信任我，有的事情甚至委托我代他作主，可是工資却一點也不加。在戰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那簡直是連吃都吃不飽。心里雖想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怕又被他找到什麼可乘的機會，因此一直沒有開口。和我一起工作着的女人們，差不多都換掉了。

不久，發生了一件為難的事。那就是在罐頭工廠工作的姐姐，說是偷竊了公司里的一箱罐頭，被逼寫了悔過書。我下班回家的時候，姐姐跟父親正在爭辯。父親說：“既然自己沒有干過這件事，講明白了不就好啦？”“可是，東西是包在我的包袱里頭的啊！無論怎麼講總是沒有用，”姐姐受了委屈似地哭着。那一定是誰偷了以後包在姐姐的包袱里的，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那就無從斷定了。也許是真正湊巧，連姐姐的包袱也一起被偷去包的。也許是男工中間有和姐姐結冤的人。可是結果呢，當做是姐姐偷的，要姐姐寫了悔過書。

姐姐是一個不大開口的老實人，在生活方面雖然近於無能，可是人品是很端正的。第二天早晨，姐姐說決不再去做工了。無論父親和祖母怎樣地勸說哄騙，她只是執拗着不肯改變。我也極力勸她：“只是悔過書啊，又不是給開除了的，”可

是沒有用。父親呢，到外面去完全是個無用人；我呢，人家又不把我當做大人；假如哥哥在家就好了——我覺得遺憾萬分。

從此以後，姐姐雖然每天在家，可顯著地變得輕佻起來了。給她介紹了別的工作，也頑固地不肯接受。並且，有時在晚上也出去游玩，好像還交上了男朋友。

最大的弟弟自從在工廠里停止工作以後，就開始在附近一處美國占領軍的軍營里服務。父親的哮喘病，有時輕有時重，常常不能到市政府去上班，睡着的日子多起來了。姐姐又不做工，因此，我就得拚命地干。趁工作的余暇，就拾點兒柴或設法弄一點山芋、南瓜之類，作為食糧。附近各鄰家也都生活困難，一些面熟的姑娘，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竟穿上了紅紅綠綠引人注目的洋裝，使人看着感到驚異，原來她們已經陸續地成為接待美國兵的妓女了。在這附近一帶，做這一行已不算什麼特別新奇的事，也不算什麼可耻的事了。

在春天一個比較暖和的下午，姐姐慌慌張張地到我所在的工場來，說是父親吐血了。我驚惶地趕到家里，看見父親半睜着眼睡着，被頭上和枕頭旁邊都粘稠地沾着血的污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們這樣憂慮着，父親就對我們說：“哮喘發作，咳嗽咳得太厲害，因此血痰也出來了，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給他這樣一講，覺得也許確是這樣一回事。我們一心以為生了肺病的人，總是蒼白瘦削的，父親的體格看起來比較健壯，因此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父親可能生了肺病。

父親以為安靜地休養着是好的，他睡了幾天，不久就恢復了，並且能上班了。

接到哥哥陣亡的公報，是在這以後不久。父親本來是苦撐着的，想苦撐到兒子回來為止。一接到這個消息，就垂頭喪氣，連晚飯也不吃，去睡了。祖母緊抱着公報，什麼也不顧地哭着。我那一向鼓足的勁兒，也突然鬆下來了。哥哥出發那天早晨的情景浮現在我眼前。臨別時候一起去看的電影里那支動人的主題歌，不可思議地在耳朵里边響着。

最大的弟弟自從到占領軍那里去服務以後，慢慢地變壞起來了。看樣子，好像正在開始跟壞朋友來往。自從聽到哥哥陣亡的消息以後，有時候竟一連三、四天不回家。最後甚至對父親的意見都要反抗了。誰都拿他沒有辦法。

姐姐又是那樣，時常在晚上出去遊逛。鄰近一帶，在傳說她交男朋友的事。我好像已經泄了氣了。有時如弟弟過了五天還沒有回家，我就和湊巧在家的姐姐一起走着夜路去找弟弟。在可能聚集着不良少年的酒吧間啊、跳舞場啊、出租游船的地方啊、用心找着，可是無論怎樣也找不到他的所在。而有時就在這樣找尋着的時候，他倒可能又忽然回家了。

弟弟的事情，鄰近一帶全都知道了。父親說丟臉得連外面也不敢出去。就在這當兒，姐姐突然失蹤了。可以想像得到可能是和哪一個男人混在一起；除此以外，別的也就無從揣測。只有姐姐隨身用的衣物，用兩塊包袱包着，雜亂地丟在壁櫥里。

我雖在工場里拚命地干活，可是一時想到這些，對人世也就感覺厭惡起來了。正在操作的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停止，我陷入了沉思之中。想到母親、祖父、哥哥都已死去，又出了這種丟丑的姐姐和弟弟，覺得比起貧困來，比起勞動的辛苦

來，更是难受。父親把姐姐私奔的事對外瞞着不講。家庭中的陰暗，一天一天地在濃重起來。

有一天晚上，我為了找尋好幾天不回家的弟弟，在路上彷徨着，無意地走到了港埠旁邊。海灣里深不可測的水，暗沉沉地流着。我憑着欄杆，定眼凝視着水流，心頭的痛苦漸漸減輕了，頭腦也清醒起來了，當我的注意力快要全部給水流吸引住的時候，聽見三、四個男人的聲音從遠而近，無意中留神一看，走過來的人們當中就有弟弟。不錯，是弟弟！我馬上拉住了他的手腕，在道路中央把他嚴厲地責備了一頓。他也許是為了理虧心虛，就和朋友們分了手，跟着我一起回家。

我邊哭邊規勸弟弟，弟弟也難得地馴馴順順聽着，因此父親和祖母也都溫和地對他勸慰一番，當天晚上他就睡了。不料第二天早晨，忽然又改變了昨晚的態度，硬要討錢，結果拿了兩三件母親的衣服，一溜煙地出去了。

十月中旬，哥哥的遺骨運到了。父親去領取。那時因為對美軍有所顧慮，對遺骨之類的東西，已經不能公然去迎接。雖然同時到的共有二十一具，也只是在車站上听市長簡單地講了几句敷衍話，馬上就各自收下。哥哥變成了一只小小的白木箱，回到了姐姐也不在，弟弟也不在的陰暗的家里。

自從姐姐出走以後經過了一個月光景，有天晚上，一個不認識的五十來歲的女人來到我家。雖然是初次見面，那女人講話的態度竟毫不客氣。而且大聲罵着，說是她家里的寶貝兒子，給我們家的姑娘拐走了。我們這才知道那人家就在魚市場左近，所指的那個兒子，是那家的老三。那女人“還我兒子、還我兒子”地罵了一陣，後來也就不聲不响地回去了。

一天又一天，日子真難打發。上工下工時候，我在路上仔細地考量着：大的弟弟在小學校的時候成績挺好，曾經要求家里給想辦法上中學，結果不能如願，就那樣在高小畢業以後參加了勞動，我懊悔着，那時候要是他如願地升了學就好了。姐姐也一樣，要不是家里窮，也許可以辯白清楚那東西不是她偷的。想到這裡，我就希望能夠設法找到一個更能賺錢的好職業。家里的人一個接着一個地死去，姐姐和弟弟又變壞了，這個家好像根本已在動搖。不錯，明年春天，一定叫最小的一個弟弟升學去念新制的高等學校，給他培養成一個堅強結實的人材——這樣的一個強烈的意圖，從我的心底冒上來了。

那時候，我做工的那家加工工場的老板有一位朋友，是開肥料工場的，時常在我們這裡出出進進。也許因看見了我干活時候的那股勁兒，問我願不願到他那兒去做。雖然老板不在跟前，我却覺得這樣做在道義上似乎對不住老板。不過因為工錢比這裡要好得多，我心動了。考慮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把想辭工的話向老板說了。老板好像已經有些兒覺察到似的，雖然他表示不高興，可我还是硬辭掉了。我是非常賣力地替他工作的，哪知道在辭工的時候，他却一分錢也不多給，在那個月里做了四天光景，連那四天的工資也沒有給我。

那肥料工場是在用魚類做肥料的。品質不好的腌馬鮫魚^①大批地進貨，從傍晚時候起在了一口大鍋子里燒開了水，再把這種魚每回二十來條，放進一只籃子似的大竹篾里，煮三十

① 原文日本造的漢字寫作“鰺”，是馬鮫魚的一種，學名 *Pleurogrammus azonus*。

分鐘左右。煮的時候用一塊大的狀如篋子的木板不斷地攪動着免得燒焦。煮過以後，用一種鉛絲制的筴籬撈起來，滴干了水，全部放到榨魚用的狀似木桶的一種容器中去，然後在上面加一個蓋，軋，軋、軋地絞緊。一個人是不能夠把魚榨得很堅硬的，因此，每組一男一女，“絞啊絞，嗨——嗨！加勁絞，嗨——嗨！”彼此合着拍子絞起來。那一定要干到半夜。到了夜里，身體疲倦極了。可是因為過了規定時間，多做了多拿工錢，所以還是拚命地干着。到了早上，用機械把榨得硬硬的魚肥撲落撲落地弄碎，在太陽下面晒兩三天。這工作也很吃重，從早到晚沒有休息地干着，有時工作還是干不完。

老板在差使工人方面是個粗暴的人。他逼着我們工作；疲倦了要是稍微休息一下，就出來拉開嗓子大聲咆哮。他的軀體，大概有二十多貫重；面孔像一隻大猩猩。而他的老婆呢，又患着歇斯底里病，只要工場稍微髒了一點沒有收拾好，就野聲野氣地到處發脾氣。丈夫見了老婆也抬不起頭來，無論什麼事都“是、是、是”地答應着。因此，大家工作中疲倦時唱和着的，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改成“大——猩猩，嗨——嗨！宋——美齡，嗨——嗨”了。往往這樣邊笑邊工作着直到東方朦朧亮的三點鐘才歇工。在這種時候，就宿在里边。

在這工場里，我和一個名叫千代的同歲的姑娘成了好朋友。她也很窮，兩人都買不起長統靴，只好赤着腳干活。魚骨頭等刺進腳里，那是每天有的事。回家的時候，兩人都一蹣一拐地跛着腳走路，不由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笑了起來。睡下以後，腳上又痛又癢。千代姐是個又老實又爽快的人，雖然皮膚稍微黑了一點，可是有着一個眼珠黑白分明、綫條深曲

有致的面龐，她那小巧可愛的身段，不遺余力地勤勤懇懇工作着。那知道後來什麼話也沒有提起，就不到工場來了。而當我出乎意外地在街上碰到她的時候，她已經穿上漂亮的洋裝。“和約翰一起住着哪！請來玩玩啊。”說話時候的神情，親熱而又爽直，一點兒也不隱瞞。

分別以後，我掉過頭去看了她好幾次，不斷地深深嘆息着。在這個工場里，工資雖然高了一些，可是另一方面，要無限制地給他干活。工作稍微閑了一點，就要我們編蒸籠，做篋子，老板只須買些材料來，叫我們做总比買製成品上算多了。

姐姐失蹤以後，秋天也過去了。在隔了大概有三個月的初冬的某一天——很難得地那天正巧是我休息的日子——門口站着一個警官。原來姐姐和一個男人一同在淺虫溫泉的旅館里情死未遂，就由那家旅館保護着，現在來通知家里馬上去接回來。這是一件突如其來的事，因此呆住了，不曉得如何是好。後來到父親服務的地方去通知了父親，父親又到警察署去，問明了下落，還問了一問大概的情形，當晚他就坐火車去了。過了兩天，父親帶着姐姐回來了。姐姐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在房間的一邊睡着。父親也沒有說什麼。而姐姐的身體呢，已經到了使人看得出懷孕的模樣了。

父親好像在打量着：再沒有別的法子了，只好叫他們趕快結婚。父親大概已經到男的那一邊家里去過，對方也有人來了，就是從前來過一次的那個粗暴的“母親”。是在晚上。姐姐躲在兩扇破屏風後面始終沒有出來，而那個“母親”呢，用响得要鄰家也能聽到的聲音吵嚷着使人吃不消：“為了你家的姑娘，我的孩子完蛋了！”聽她的話，才知道在淺虫的那家旅館

里，还欠着几千元的借費，此外好像还有兩個人所欠下的別的債。而且，也可推想得到，对方是在想把这些債務推到这边來，所以特意粗声粗气地吵鬧。那“母親”回去以后，父親一直沉思着，而且自言自語地在說：“不把債務还清，就給他們举行婚禮，怕不成吧。”

兩三天以后，父親拿回了一万多圓。那筆錢的來源，对誰也沒有提过。于是由一个近鄰的跟我們交往很親密的老大娘，做了媒人；姐姐的婚禮，就要在几天以后將就地办一办了。我心里無論如何也不肯原諒姐姐。对那太任情任性的姐姐我只是瞪着眼。由于难以形容的一种惋惜和憎惡的感情，我和姐姐一句話也不談。

可是，为婆家所不乐意的姐姐的婚禮，終于决定要在牆壁灰黑的、暗沉沉的我家举行，到这时候，我又可憐起姐姐來了。我把隔扇、裱隔等的破洞稍微修补修补，站在厨房里当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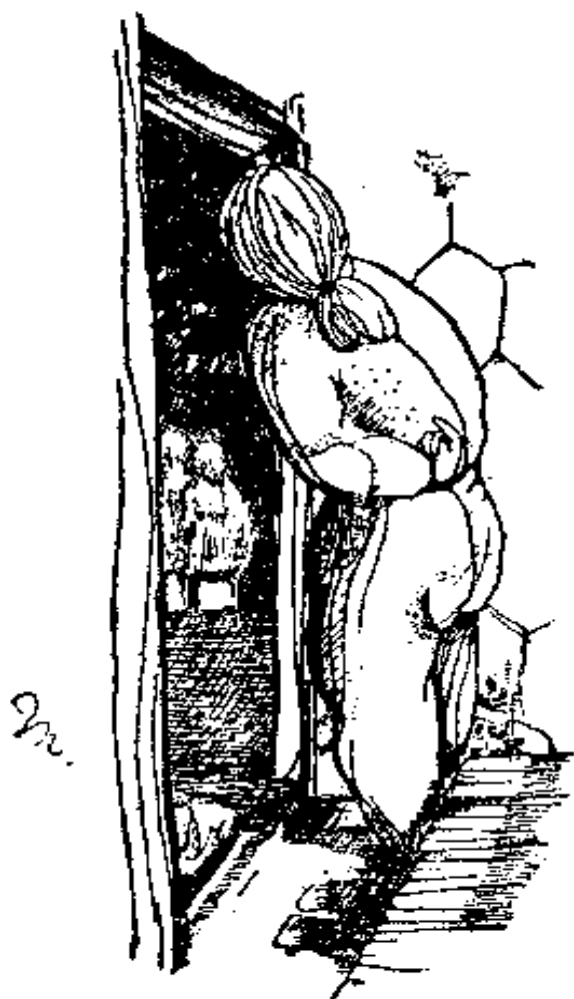
男方來了穿着草綠色硬領上裝的本人和一个中年以上的女人——大概是他家的親友，加上父親、姐姐和做媒人的老大娘，大家一起圍着那張由于几十年的污垢、已經变得黑烏烏的飯桌坐着。那个罩着一件筆挺的提花綢禮服——只此一件別無第二件漂亮衣服——的老大娘，不知从哪兒弄來了一升濁酒。酒杯的來往酬酢，使圍座的人減輕了一点寂寞的感觉。那个成为姐姐的丈夫的人，还非常年青。我从厨房里隱隱約約窺見了他的側臉，覺得多少还帶着一点孩子气。我已經听說過他比姐姐小兩歲，可是看起來好像更要年青。父親还以不大有的好兴致，和着参差不齐的拍掌声，唱了好几支歌。过了九点鐘，新夫妇由大家送着出去了。

当姐姐正要把脚踏下“土間”^①的时候，回过头来轻轻地对我说：“歌子妹妹，偏劳你，对不起你了。父亲跟祖母，都得拜托你照顾了。”“知道了，姐姐自己也得保重身体啊。”这是在姐姐被接回来以后，姐妹之间第一次的交谈。

姐夫是搬运工会的搬运工人，工会办事处的二楼，就暂时作为他们的住所。两夫妇由老大娘陪送着，走下了夜间的坡道。直到姐姐穿的、还是在少女时代祖母买来给她的那件人造丝褂子的红色花样消失在黑暗里，三个人的背影在坡道下

方看不见的时候，我还是站在门口。天气异常寒冷，看样子，在天亮时候可能要下雪。

姐姐结婚以后，家中稍微安静一点了。可是，大弟弟还是跟从前一样，从家里跑出去，过了一个时期又回来；来了就把家中仅存的一点钱勒索去，或者随手把什么东西拿了出去。祖母朝朝晚晚合掌向着神龛祝禱：“不是坏孩子，准就会变好的。”第二个弟弟在高小毕业之后也当过占领军的侍役，他说



^① 日本房子，进了门是脱鞋穿鞋的地方。那儿不铺地板，底下是土或砖，称为土間。

“这是要和哥哥一样变坏的”，就自动下决心去学木匠，每天到相隔几町^① 远的一个木匠家里去做徒弟。不用说，他的收入是抵不来什么用的。

工場里很忙碌，女的同事一个个地换了人。我成为老工人了。由于物品已经逐渐出籠，年底的市街热热闹闹地显得很繁荣。电线杆子上贴着电气公司、国营铁道等单位职工要求加薪的标语，在国营电车的车站前面，在商业区街道的十字路口，拿着扩音器、用带子襟起了衣袖^② 的劳动者，为了要求发给过年费和增加底薪，在宣传罢工运动，请求人们支持。我的生活也苦到极点，工资老是预先借用掉，在发工钱的日子，拿到手的只有很少一点钱。而且无论怎样拚命干，挣到了三千圆就再也不能更多了。中午的饭盒子里，平常带的总是稀饭。热稀饭要流出来，不好带，所以总是在冷了以后再把饭盒子包到包袱里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带的饭里虽然杂着些麦啊、山芋啊、或是菜叶之类，却总是干饭，我只好遮遮掩掩地吃着。

心里在想办法，希望再多弄一点钱。一起工作的男工们，从做肥料用的腌马鲛鱼、沙丁鱼和其他的鱼类中间，把好的挑了出来，偷偷儿装箱出賣。我也常常得到这一类的东西拿回家去。老板是一个厉害的家伙，谁也不敢当面正式地要求增加工钱。我看到了罢工的标语，听到了扩音器队的宣传的时候，就希望也能到大的工作单位里去，但是，这对于连小学也不能好好儿念，阅读、写作、算盘哪一样都不行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能达到的愿望罢了。

① 长度单位，约合二〇九公尺。

② 和服衣袖很大，做事时为了方便，用带子襟起。

新年过去了。祖母总是疼爱着我，常常这么說：“只有歌子，才是为全家干活的好姑娘！”有时还用旧布給我縫一条套褲什么的。我呢，也在休息的日子，替祖母梳梳头，或是洗洗衣服。父親在姐姐結婚以后，早上还是認真地出去上班，傍晚回家。可是錢呢，一点兒也不拿回來。我問他，說是“还了借款了”。

因为澡堂离得远，我大約要隔五天，才攙着祖母的手帶她去洗一次澡。二月初的一个晚上，雪也停了，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們洗完澡回來，祖母温暖了的手上戴着破旧的手套，手中拿着拐杖，由我拥抱似地攙扶着，在下过雪的道路上走。从拐弯处的糖果店里買了兩顆每顆五圓的粒糖，各人的嘴里含了一颗。祖母心情特別地高兴，对我說，她要把贮存的一些零用錢分給孩子們，每人一百圓，这笔錢是从远方的兒子、女兒那里得來，准备在死的时候用的。当她一回到家里，就分給弟弟們每人一百圓；我呢，給了二百圓。我老早就想買一双天鵝絨的紅袜子，下一天，我就用这笔錢買來穿了。热烘烘地真是暖和。

这以后，祖母精神还是很好。可是，約莫过了三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回到家里一看，祖母睡着。父親和最小的弟弟在准备着晚飯。据他們告訴我，祖母在过午縫着抹布的时候說是感到不舒服，就睡了。我走到祖母身旁，向她招呼：“我回來了，”不料祖母却只是“嗚—嗚—嗚”地出声。我吃了一驚，馬上請医生來，医生說是腦溢血，能不能拖到明天，已經不敢断言。当我一想到“比父親还要慈爱的祖母竟要死了”，我就忍不住悲哀起來。第二天，祖母还是發着嗚、嗚、嗚的声音，

繼續昏睡着。到了晚上，叔父和姑母趕到了。祖母開始出起油汗來，這是眼看就要死了啊，我不停地哭着，一點辦法沒有。下一天早晨，祖母唯一的妹妹從青森趕來，急急忙忙地走到枕邊，到那時為止一直昏睡着的祖母，忽然把眼睛睜開，眼淚扑簌扑簌地滾下，把嘴唇一抽一抽地動着，就死去了。

正是寒冷的時節，要睡也沒有鋪蓋。只得在火盆里加足了火。大家一直挨到天亮。半夜里，我當着親戚們許多人的面，下決心向父親開口了：“爸爸！市政府的職務，你已經辭掉了么？”我到那時為止對父親的行動總感覺有些奇怪。父親忍耐着低倒了頭：“歌子啊，原諒我吧！幸子（姐姐的名字）出嫁的時候，從誰那里也借不到錢，因此辭了市政府的職務，就用那筆退職金來還了他們欠下的債，替他們舉行了婚禮的。”父親說着說着，忍不住流起眼淚來了。接着他一邊號哭，一邊訴說：“兒子變壞了，女兒私奔了，長子戰死了，自己身體不好，已經再也不能工作了，想在退職以後把女兒出嫁的事辦妥，決心到山里或什么地方去死了吧，是這樣打算着的，那知道祖母却先我而死了！”親戚中間，責備的人也有，勸慰的人也有，結果大家都哭了。我呢，体会到父親在辭職以後還假裝上班的苦衷，也哭泣着，覺得父親真是可憐。

祖母死后，家中更是寂寞。父親每天都在家里了。為了扶養父親和弟弟們，我不能不勞動。最小的弟弟，在學校里成績也是數一數二的。我心想：一等到三月里^①，就叫他去考高等學校，把他培養成一個出色的人材吧。我一邊干活，一邊把

① 日本每學年分三學期，第一學期的開始是在三月里。

擺脫这种貧窮和屈辱的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最小的弟弟的升學上，“大——猩猩，嗨——唷！”“宋——美齡，嗨——唷！”“綾啊綾，嗨——唷！”我和着吆喝的聲音，在手腕里使足了勁道，握住鐵棒，把榨魚用的木桶上的蓋壓緊。

3 活着的幸福

港口進來了鯖魚船，春天到了。如果在早上剛起身的時候，爬上后邊的山崖，便會看到千樹萬木的梢頭，已經萌生葉芽，柔和地呈現着紅色；后山的小鳥們和我一起起身，喧喧鬧鬧地開始一天的生活。啾、啾、啾——我吹着口哨和小鳥們打招呼。挺起胸脯滿滿地吸進清晨山上的空氣以後，從身體的深處好像涌出了一股力量。啾、啾、啾——我像小鳥一樣產生



一种愉快的感觉。跑到暗沉沉的厨房里，往灶下燃起了枯枝，柔和的紫烟，随着山间的气流，飘飘荡荡地从后门飞散出去。做好早饭，照料好父亲和弟弟们，然后出去上工，那是在祖母去世以后每天早晨的常例。

我瞒着父亲叫小弟弟去投考高等学校，结果被录取了。“吃也没得吃的，怎好叫他去上学呢？”父亲这样反对着。一点不错，当时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的。“可是没有学问，就要给大家欺侮，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啊。”我硬要弟弟进高等学校去读书。

“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尽力干活，总会有办法的啊，爸爸！”

晒在阳光下的鱼肥，在春季天长的日子里，很容易干燥。满广场铺上了草席，把榨鱼桶中榨成坚硬的鱼肥，放在机械上弄碎，再摊在席上，既不能让它闷坏，又不能让它晒得过度而颜色变黑。鱼肥所特有的气味，刺进了鼻孔。晒干以后，只要用指头一捻，也会唛啦唛啦地像粉一样落下来。这是要装到席包里去的。精于打算的老板，连席包也要我们做。他买进了许多草席，用一根细竹棒，一端削尖了，另一端穿上一根绳子，把每两张草席的左右两边缝合起来，再把底边折过来也用绳子牢牢地缝住，就做成了席包那样的袋子。把放在磅秤上秤好的每十五贯重的鱼肥，装进这种袋子，再把上面的一边也折了过来用绳子严密地缝住，使鱼肥不致倒出来，这就打成了包。这活儿要没有男人那样大的气力，不能打得很牢固。可是我呢，把双脚也都连踹带踩地使着，打得很好。打好了的包，还得掬过去堆起来。有太阳的时候，不停不歇地忙着晒肥料；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就開始生起火來，在一口大鍋子里煮制魚肥：不分晝夜地干着，而每月很少能夠賺到三千五百圓。

由於魚的季節關係，製造魚肥的工作，也有空閑的時期。工場的老板，決定建造一所魚類加工工場。可是他不雇小工，就在製造魚肥空閑的時候，動員了四個男工，外加我和另外一個女工去工作。地面是高低不平的，為了填筑地基，一定要用泥土。我們揸着丁字鎬和鐵鍬到相隔二百公尺遠的一個石頭很多的山上，挖下泥土，來往不知多少回地用一種繩編的筐子把土挑來。還曾在地基上打了樁子，圍起一堵板牆。我們和老板一起，也學着干木匠的活。

造肥料、做木匠，弄得身體疲乏不堪，可是回到家里，只得吃一頓粗糲的晚餐。父親差不多不出門外一步了。把鋪蓋一天到晚鋪着，过着睡睡起起的生活。不過在精神好的時候，幫着小弟弟做些準備晚飯等的工作。

“剛才春夫那小鬼，又把祖父的衣服什麼拿出去了。那真是，沒有辦法的家伙！”“春夫今天又來強索零錢。我告訴他一個子也沒有，他就從壁櫥里取出了棉被，把破碎的被面拆掉，光把棉花胎拿走了。”父親說的，几乎都是這一類感到為難的話。春夫呢，你剛說他不到家里來，他倒忽然又回來了。見了面，不由地要責問他，他就“什麼？再說一遍看！”現出一副唬人的形相。由於荒唐的生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連眼睛的神氣也都變了樣了。雖是親弟弟，看了也覺得可怕；要是給他瞪上一眼，我就會畏縮起來。

可是其餘的兩個弟弟還是拚命地纏住了他：“為了你一個人，父親在人家面前抬不起頭來，連外邊都不能出去了。我們

也不願意丟人，哥哥，求求你，規矩一點吧！”這樣一說，他就“討厭！別再廢話！”抓住了小弟弟的前襟，凶暴地毆打起來。二弟見了：“好！你要打么？你这忤逆父母的坏蛋，替我滾出去！”也突然火起來，出手向春夫對抗。接着就是一陣相互毆打的吵罵聲音。

父親也說“不能再容忍他”，跑了出來。於是，打，踢，啼哭，叫嚷。人們從附近跑來，聚在門口站着。“停手啊，停手啊！”我邊哭邊劝阻。最後全家都悶聲不响地鑽進了被窩。祖母到死一直憂慮着春夫。她會对着天花板角上的那個小神龕，朝朝晚晚地合着手掌。

春夫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在小學校的時候，當過級長，字寫得很好，在書法展覽會里還曾得過獎。以前是那麼好的一個弟弟，却變得這樣。在他心平氣和的晚上，我談談母親在世時候一起聽故事的情景，耐心地勸他仍舊回到正路上來。在這種情況下，有時他也肯默默無言地接受。可是一到第二天，又忽然變了卦，順手牽羊地拿了些家里的東西，出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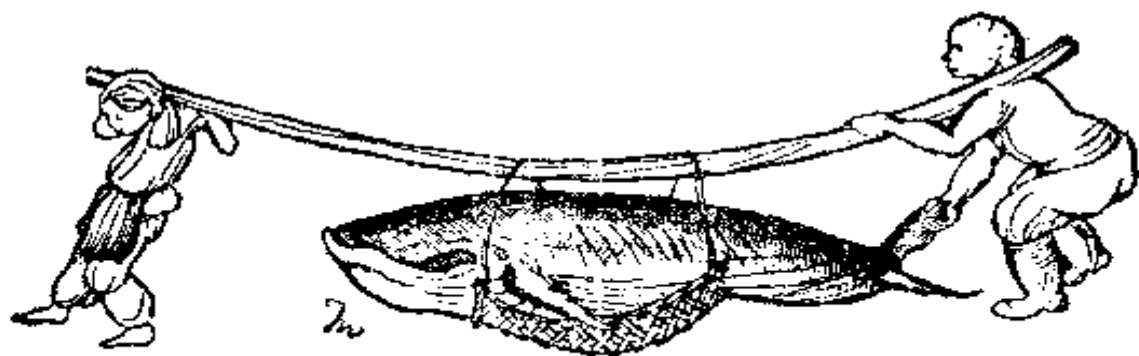
在春夫不回來的晚上，大家都惦念着他；在回來以後的晚上，又一定會大吵大鬧。為了弟弟的事情，全家都有給他逼得無路可走的感覺。任何人不怕的春夫，最後對父親也舉動粗魯起來了。對弟弟們當然不用說，我也給他打得身上常有傷痕。要是一不留神給他看到了錢，就執拗地向你緊逼上來，非把錢拿到手不可。因為怕把事情鬧大，怕他大喊大叫，使近鄰一帶都聽到——就因有此一念，有時竟連第二天買米的錢也眼睜睜地給他拿了去。“不過，只有這一點兒了，就只這一次，下次不可以！”嘴里雖說“就只這一次”，可事實上呢，是不

断地一次又一次。

在簡陋的家庭用品中間，看得入眼一些的值錢的東西，一件一件地給他拿走了，我們對外雖然尽可能瞞着不講，可是在這連檐房一帶，人們早都知道；而且不曉得從哪時起，連較遠的鄰近地段，也已傳說開來了。誰都怕他，沒有一個人敢替我們出個主意。全家都对弟弟感到棘手。鄰居那位趕馬車的老伯伯，是父親的朋友，有時偶爾來玩玩。旧曆端午節那天晚上，喝了一點酒，興沖沖地跑來，談了一些家常話之後說：“你家春夫那樣的人，聽說要是能够送進感化院之類的地方去，那就好了。”“在哪兒有呢？”“怎麼樣送進去呢？”我們也都近前一步，這樣那樣地詢問起來。在這以後，親屬中間，時常商量怎樣把弟弟送進感化院的事情，後來姐姐來了，她說：“送進感化院去，反而會使他產生反抗心，那是不好的。——”

春夫回到家里以後，固然有些粗暴的行為，也順手牽羊地拿些東西出去，可是在外邊還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也沒有傷過人。這一點，总算還是好的。由於這一理由，就把送感化院的話擱下不提了。暫時也就不去理他。

父親和弟弟們，好像誰都不願意對春夫再說什麼話了。可是，我是女人，一見春夫就又要嘮叨起來。那是在暮春一個下雨的晚上，不知不覺又和春夫拌起嘴來了。“嘿，討厭！”他隨說隨就把擱在火盆上的一把銅吊子望我投過來，投在我胸脯上，開水潑了一手。“啊——”那是一眨眼之間的事。吃了一驚的父親：“干什么？”說着就在他肩頭一把抓住。他用力把父親的手一下子掙脫了，跑出門口，雙手抓起家屋前面的泥土，噼噼啪啪地望屋子里亂擲，接連不斷地擲進來。這邊兒滿屋



子飛散着泥塊，銅吊子倒翻着，弟弟的一邊頰上，也滿是泥土。那天晚上，春夫就這樣在雨中出去了。

我的左手燙傷了，有一星期之久不能把破布條做的綑帶取掉。“只要春夫……對！只要去掉春夫，就……”——我對自己心底的这个念頭，不覺慄然一驚。這時候，突然聽到：“我一個人去抵罪好了，我，要干掉他！”這是二弟的聲音。“噫——”這是父親深深的嘆息。誰都沒有講什麼。只是一片沉重的靜寂。如果把春夫殺掉，自己一個人去犧牲，那就可使其餘的人平安地過日子——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姐弟們打算下一個狠心，借此脫出絕境的意圖，已在不言不語之中，一天明顯一天地形成了。真是每天過着可怕的、黑暗的日子。

肥料工廠的老板，氣色更好而且更胖了。“喂！歌子！搬鯨魚，搬鯨魚！”在這樣的呼喚下，我們被派到船上去把鯨魚起到岸上來。新建的魚類加工工場，是在魚市場海面的南邊一個碼頭旁邊，因此，買了魚，不在市場上經搬運工人的手起岸，而把船繞到碼頭那兒，由我們直接把魚從船里搬上去。那就可以把搬運工人的工錢和搬運費省掉。就因這樣的一個打算，我們男女工人給派去搬魚了。

在大型的竹兜(用竹子編成的放魚的器具)里，裝入了鯨

魚，竹兜前面和后面的耳朵上，各裝上鉄鈎样的东西，在这中間穿了繩子繞成一個圈，圈里穿了一根木棒，由兩個人扛着。面孔像大猩猩那样的老板扛后面的一头，我扛前面的一头。無論身体怎么結实，要扛这样一竹兜魚，那是女人的力量所不能勝任的。一步一步倘不在腰間撐足了勁，就会搖擺不定。我的脚步不可能輕捷而有節奏，而扛着后面一头的“大猩猩”呢，看他那个重三十多貫的軀体也就可以說明一切了——不顧我死活地开步走着，我要不合着后面一头的步調，准会給他推倒。“噫”的一声，我咬緊了牙关，把力量集中到腰板上，支撐着举步。湿潮潮的油汗在淌着。男工們也各自合成了一組一組地，起运完畢，就开始腌藏的工作。

“大猩猩”在賺錢这一件事情上，真是一个涓滴不漏的人。制造肥料、魚类加工……把給过工錢的我们的身体，不断地役使着，絕對不讓你休息一下。工場里做着种种的加工工作：便宜的夏季烏賊到了，就煮制烏賊干；鮭魚到了，就做煨鮭魚或魚醬。有一回，还从四國方面雇來了做鮭魚干的技工，做过制造“本節”^①的生意。这么样給他役使着，而到月底結算起工資來，至多也不过三千五百圓。并且这三千五百圓，也因一次又一次的預支，从來沒有一次完完整整地領到过。而且，所謂貧苦的生活，又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剛想到米沒有了，同时就醬也完了、醬油也完了、連鹽也一起都完了。用到手的錢，買了这样買那样，結果又是不名一文了。再加，以前拖下來的債務，這兒那兒到处都有，因此錢一到手，老是全部用光，

^① 把每條鮭魚切成兩半，再把腹部和背部切開，制成四塊魚干，叫做“本節”。

而且还不够。小弟弟得到了獎学金，充作學費；晚上他还編制些晒紫菜用的蘆秆帘子之类的东西，賺一点兒錢。在學木匠的二弟，这时可以多少得到一些零錢了，可是另一方面，木匠用的工具是要自備的。結果呢，一家五口，仍然要靠我一个人的劳动。尽管不断地劳动着，可还是一天到晚担着心思，怕吃不飽肚子。

那年的黃梅季節特別地長，天气老不晴朗。在这样的年歲，七月初是这連檐房一帶最佳不得的時節。陰溝里的髒水溢出來，和廁所里、馬廐里的髒水匯在一塊，鄰近一帶都濕漉漉地变得像陰溝一样。再在暑熱中一蒸，那股惡臭直透腦頂，使頭腦也都变得有些异样而且难受。蒼蠅成群地出現了，蚊蟲在白天也吸着人血。有一次，吃過晚飯，收拾好以後，已經八点多。想淘洗一点明天吃的米，把米櫃子打開一看，米已經精光了。啊！是昨天才買的米，怎么——对了，是春夫那坏蛋，我心头一震。

“爸爸！今天春夫沒有來過么？”

“噢，來過，好像是進來一下，馬上就出去的。”

“才在昨天買的配給米，都給偷走了。”

“噯——那賊坏！”

那是昨天預支了工資買的足夠吃一星期的米。從米袋倒進櫃子發出沙沙聲時我那種愉快的心情，和想到今後一星期不用耽憂時的那種心头一輕鬆的感覺，還剛剛只是昨天的事，而……。我就这样在那間鋪着地板的房間內跪了下來。連發怒的勁兒也沒有了。迷迷糊糊地一直跪着。從那沒有電燈的

廚房里的黑暗中，蚊群嗡嗡地响着向我逼上來了。

明天的米怎麼辦呢？——一下子也想不出好辦法。窮人真是窮人，所謂互相幫助之類，在這兒的現實情況下，那是句空話。大家都窮，而可能的話，好像還在想把過度的貧苦隱蔽起來。對別人的窮苦，心里快活；別人只要生活稍微改善一點，就要嫉妒。而且，正因為窮，大家也就不可能把米爽快地借來借去。

已經九點鐘過了。二弟一直在廊下修理木匠的工具，默默無聲地什麼也不講。

這樣那樣考慮了一陣以後，我決定跑到山坡上方約有一町遠的一個朋友家去借五合米。那朋友早在三年以前就做了專接外國兵的妓女，生了一個男的黑種混血兒，住在近處的航空基地那邊，她的寡母和三個弟妹，就靠她寄來的錢維持生活。

“我去去就來，”當我這樣說着把腳跨下土間的時候，突然春夫進來了，連一點兒腳步聲也沒有。一陣撲鼻的酒氣。敞着前襟的襯衫，給汗沾得濕漉漉的。父親和弟弟們都一聲不響地看着。春夫脫掉了滿沾泥土的皮鞋，一上來就把襯衫脫下丟掉，在靠近走廊的地方直挺挺地躺了下來，可又沒有睡着。我也想不去理他，就這樣出門吧，可是心里總覺得有一樣藏不住的東西，因此就回過頭去向着春夫說：

“原來是為了自己喝酒，却要把我們都餓壞呢！”我說了以後，小弟弟聽到我這一句話，也激怒了，他就罵起春夫來：

“把我們累得好苦、好苦啊！我也不把你當做哥哥了，滾出去吧！”

“累姐姐一个人劳苦，像什么样子！”

春夫一个翻身坐起来了。

“說得好！我自己家里的米，我賣了，有什么不可以呢？真是豈有此理——”

他立刻站起来，从背后抓住了小弟弟的襯衫。“噤——”的一声襯衫破了。他又在小弟弟身上乱打。小弟弟也沒命地抵抗着。

“啊——住手、住手——”

我像祈禱一样把手掌合在胸前。正在这时候，一句話也不插嘴、在廊下修理着木匠用具的二弟，忽然拿着鐮头一下子搶上前，望春夫头上“咚”的一声打了下去。

春夫“嗯——”的一声想用双手掩住被打着的右半个头，就这样往前倒下去了。一眨眼間大家都失神地站着吓呆了。鐮头的木柄順着木紋斜着折断了。鉄头的部分帶着一段断了的柄掉在席子上。那真正是一眨眼中的事，我呆了不知道多少时候，由于二弟的放声大哭，才醒了过来。他嗚——嗚——嗚地哭倒在席子上。小弟弟也哭起来了。父親默默無言地抱起春夫，把他放在一頂破蚊帳中間，呆呆地坐在他的旁边。

弟弟們的哭声停了。全家悄無声息。那是一种不愉快的靜寂。時間一刻一刻地过去，心是沉重地穩定下來了。殺……死了……这样就好了。什么事都是必然地發展着……。

“只要我去坐了牢，就沒有事了，誰也用不到担心。”二弟低声說。他抱住双膝，踞坐在廊下。一忽兒，父親从蚊帳中間鑽出來了：

“不去报告警察，怕不成吧。”

大家都沉默着。父親獨自出去，不一會兒，帶着鄰居那個趕馬車的老伯伯，又回來了。老伯伯和父親一起在春夫旁邊暫且坐了下來。最小的弟弟還是仰面橫躺着，眼睛盯住了天花板上的一點。

過一會，父親和老伯伯從蚊帳中間出來了。

“該怎麼辦呢？”父親說。

“先不要去報告警察，再等一會兒看看情形再去的好，你說不是麼？”老伯伯回答說。兩個人噓噓地談着，不久老伯伯就回去了。我們到了天快亮的時候才鑽進了被窩。已經安心似地睡熟了。

這個春夫，竟在第二天快近中午的時候蘇醒過來，而在第三天的早晨從被窩裏起來了。是不可思議地霍然起身的。他悶聲不响、貪饞地吃着飯，而且就在當天傍晚又出去了。

八月里的暑熱，在天花板很低而不容易通風的我家，尤其是熱得厲害。父親受不住暑氣，食量逐漸減少下來。可是要想買些配胃口的東西，卻又絕對沒有這種余力。

就在那時候的某一天傍晚，我在回家途中，偶然碰到了一個老同事。在閑話着關於“大猩猩”的情況和彼此的生活情況的時候，這同事告訴我一個可喜的消息：那就是現在有一個叫做K的加工作，正在招雇到北海道的網走去干活的工人。聽到她說，看樣子的確可以賺到很多的錢，我心中馬上就決定去探問一下。

下一天的午飯使我等得很焦急。匆匆忙忙地吃好了飯盒里的飯，就跑到相隔几町遠的K加工作去。慌慌忙忙進入工

場一問，回說到那邊的事務所去打聽吧。在事務所里，有一位老板似的、肥肥胖胖、四十五六歲的男人。

“請問，招募到網走去的工人的，是這兒么？”

那男人从容不迫地点了點頭，好像檢查身體似地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對我說：“是你想到網走去么？”

“唉，是啊——因為窮，想去賺點錢，大概可以賺到多少呢？”

對我這一個性急的詢問，那人顯露出有點兒驚奇的神情笑着說：

“噢，是你么？是你，有這麼好的身體，那就沒有問題。多麼結實的體格啊！怕有十六貫以上重吧。唔——今年幾歲了？”

“虛年齡二十二。”我為了想早些打聽到工錢，就率直爽快地這麼回答了。

“唔，年紀也合適。賺錢是要趁年輕的時候啊。唉——工錢該是很高的。那是跟敝號有來往的一家大加工場，因為今年還是第一遭委托我們代雇工人，而且以後這種事情也還有的是，所以當然要比別家出得多。除了供給膳食以外，打量着每月至少准有五千圓吧。”

除了供給膳食，每月還有五千圓，要是把這筆錢全部寄給家里……。——我要設法擺脫掉貧困的生活。我希望能過一個美好的新年。

看樣子，那老板的人品還算不錯，我不由地信任了他的話。“單是到網走去的車票由這兒發給，鋪蓋要自己拿去、路上的膳食要自己帶……”，他把大體情形講了講，至于確切的

出發日期和時間，說是明天再通知我，我听完以後，就離開了那兒。

我腦中盡考慮着到網走去的事，一輛腳踏車好危險地讓开了我：“咄！別發痴啊！”他說着从我身旁擦過去了，在正午火燒一樣的街道上，我不停地跑着，回到了工場，對誰也沒有提起這件事，就動手做工。回到家里以後，也是難于出口，直到最後還是什麼也沒有講。

下一天也和平常一樣地做着工。在回家途中，到昨天去過的那個事務所轉了一轉，據說，昨兒晚上來了電報，由於魚的情況發生了變化，突然較預定日期提早，改在隔日的下午一點十八分從S站坐火車出發。並且就把一張從S站到網走的車票交給了我。

呀！這可是急迫的事呢——我怔了一怔。儘管我已經下定決心，可是要到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去，心里總有點兒不安。“有什麼可耽憂呢，只要能夠和人家同樣地干活就行啦。”這樣一想，心里又安定下來了。我對自己的勞動抱有絕對的自信。隨便到哪兒，只要靠我這個身體，就能很好地工作——從兒童時代就已具有的這種自信，把我一切的不安都趕走了。

晚飯後，我下了決心把到網走去的事談出來了。父親非常生氣：

“女孩兒家，不是可以到那種地方去的。出門謀生的女工，能夠品行不壞的例子是沒有的！”他舉出種種理由反對我，我設身處地替睡睡起起的父親一想，覺得讓我出門，在父親確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因此我就說：

“做了三個月以後，一定回來。”我用僅僅是三個月這一

点來說服了父親的反对。

“米店里的帳款已經積欠了不少，小鋪子里的帳也已不能不付了。不是么？爸爸！要是每月能寄五千圓回來，就可以过一个不欠一点債的新年，那不很好么？”

我除了身上穿的，沒有旁的衣服，只得先把衣服洗洗干淨，把破洞縫縫補補，這倒也費了一番手脚。我一边拍着叮在脚上、脖子上的蚊虫，一边把半明不亮的电灯拉低下来，拚命干着針綫活兒。縫補好了兩条旧圍裙、兩条破套褲，和一件像战争时期的“标准服”那样的短上衣。無論哪一件都是打滿了各种顏色和質地不同的補釘。

我因为舍不得一天的工錢，第二天还是跟往常一样到工場去上工。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才向老板辞工。老板扣去了我預支的借款，把到那天为止的工錢加上餞別費，給了我五百圓。同事們也每人拿出五十圓湊起來送給我。一共有二千多圓。我把這些錢全都交給了父親。并且还說定到了網走以后，就尽早預支了工錢寄來。父親呢，也已經不再反对了，只是默默地躺着。我一个人打着鋪盖。把洗过縫过的、准备好的衣服包了起來。想到衣服破了要縫補，所以把各色各样的布条兒也都放了進去。我的行李，只是包裹一个

十点过后，春夫忽然來了。自从上一次的事情發生以后，虽然回家的日数比以前更少，可是到了家里，过度橫暴的举动已經沒有了。

“明天，我就要出門到北海道的網走去做工了。”他听我这样一說，有点兒驚訝似地瞪着眼什么也不講。过会儿在厨房里喝了一点水，馬上就出去了。走到門口忽又回过头來：

“几点钟动身？”向我問着。

“一点十八分，从S站出發，”我回答他。

出發的日子終於到了。早晨一早起來，在鍋子里滿滿地煮了一鍋飯。因为在火車上要坐三天，做了十个飯糰。虽說已經到了八月底，天气可还热得厉害。因此在中間放入了鹽梅，又塗上了一点醬，烙到快要焦的程度。正在这当兒，春夫進來了，手里提着一尾大鱈魚，并且堅決地對我說：

“是从朋友那兒要來的，吃了再走吧。”

我眨巴着眼睛瞧着春夫，眼珠兒蒙蒙矓矓地迷糊起來了。春夫的臉歪斜地映在我眼帘里。

“唔，”除此，我如果再想說話，就要哭出來了。

父子五人在一塊兒吃了早飯。新鮮的鱈魚做的生魚片，滿滿地盛了一大盤，端了出來。誰也不說什麼話。吃好了飯，弟弟們都出去了，剩下我跟父親兩人。想起在我走了以后，料理家務的都是男人們，我就把廚房也都仔細地收拾好。这样做做那样做做，不知不覺時間快要到了。

“那么，爸爸！我去去再來，”这样說了以后，父親就躲到里面去，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我帶了一個包裹和三十圓零錢，沒有任何人送，出了家門。

K加工作的老板已經在S站上了。集合在站上出門做工的人連我在內，一共有三个女的和五个男的。大家都有家屬在站上送別，臨開車的時候，小弟弟跑來了，是从学校里奔着趕來的。

“弟兄們絕對別吵架呢！”我只是把這句話一遍又一遍地反復着。

火車已經开了多少鐘点，已經过了什么站，这些都不在我意中。当我离家的时候，爸爸一直躲在里边，連到門口送我一下都沒送；爸爸不要是在哭吧，因为身体好像極度地衰弱下來了——春夫那家伙，性情脾气稍微回復得像人一点了，那是好的，可是——。同样的这么几件事情却翻來复去地、翻來复去地涌上了心头。

从窗子上斜着射進來的夕陽，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經落山了。在酷热难受的車廂中間，也吹進了凉快的晚風，同行的一伙人分散地坐着。帶領的是个四十左右体格很好的男人，大家都称他“統領先生”。女的呢，在我对面一排的靠窗口有一个，在后边隔着一个座位又有一个坐着。靠窗口的那个約有二十五、六歲，臉龐很是端正，可怪的却没有鼻子，只有两个鼻孔生在面部的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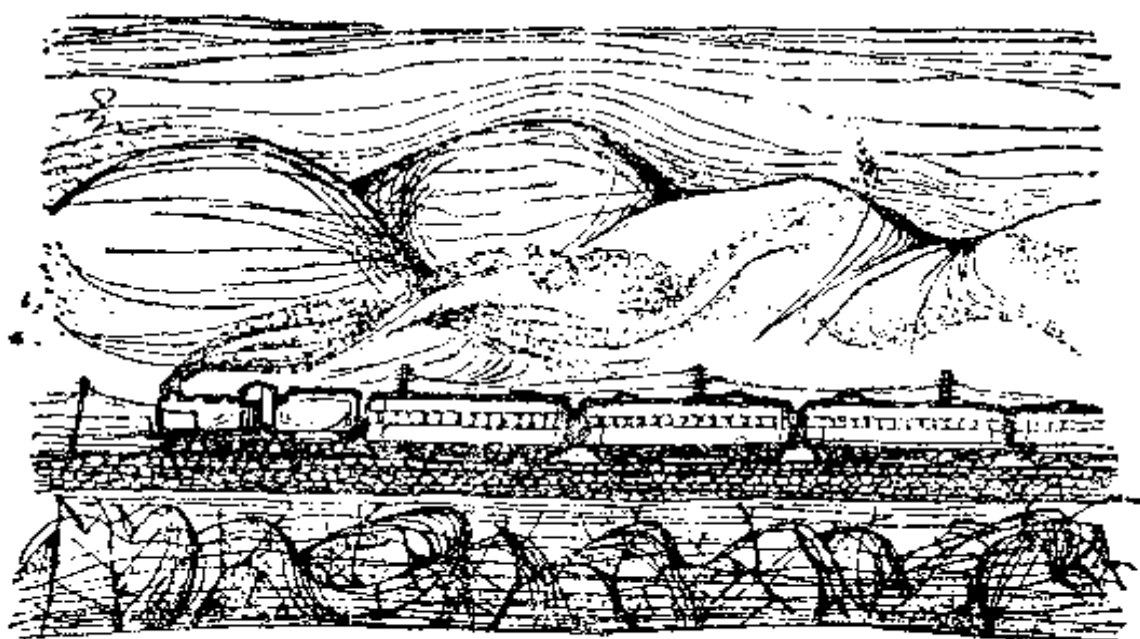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着火車的長途旅行，可是一点也沒有什么可以使我心里高兴的。——是到網走去啊！只是在閑談时听到过，那是不由要令人害怕的、有着監牢的地方，可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一個地方呢？——我自个兒思慮着这些事情——而最后呢，“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只要自己干活賣力，一个人抵得上兩個人，也就不要緊了吧。”我用这样的一個結論來打消了那种有点兒寒悚的不安心理。

火車在半夜里的山野中奔馳。远远近近一点一点散布着的微弱灯光，閃閃滅滅地隱現着。轟隆——轟隆——越过鉄桥的声音、單調的鉄軌的响声——人們已經隨着不舒暢的姿勢進入睡夢之中，我也昏昏沉沉地困倦起來了。已經离家啦，假

如从此永远离开了家庭的话……那逼人的贫苦、那生病的父亲、那无赖汉的弟弟、那髒臭的连檐房——啊！我现在是能够把这一切摆脱得干干净净的啊！在什么地方，对啊，在不知什么地方，不是有着那像是幸福的东西么？这样的，透着美丽的色彩的幸福，不是好像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么？不，的的确确等在那儿。——我那蕴蓄着无限希望的胸脯随着火车咯噔、咯噔的节奏，缓缓地给摇荡着。

呀！是他。是进君。在加工作的店堂间里，曾亲切地对我讲过话的。记得和他一见面，不知怎的面孔老要发烧。“不肯和我结婚么？”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认真得可怕。我那时身体像是在发抖。提到结婚那样的事，我快活么？那一定是吃了一惊的啊。不过，我记得，从那时起，我才觉得无论怎样劳苦，活着总是好的。“我绝对不给我家哥哥娶一个加工作的女工做老婆！”我想起说这种话的他那个妹妹的神气——。“嘿，像我这样的人，又没有学问，从小就靠做女工过活，根本不打算嫁给府上那样好门第的少爷做媳妇，请不要看错了！”我好像要啐那女人一口似地抢白了一阵。那妹妹，看样子像是在哪儿的女学校里念书的。哼！虽然日子略微过得比人好了一点，可是别瞧不起人呀。哟！可是那时候在旁边的进君，脸上显着怪不好意思的神情，垂头看着地面——。

咯啦、咯啦、咯啦！发出了一声巨响，一个骯髒的包袱从网架上掉了下来。可能是个放满了空饭盒的包袱。“咄！”它掉在一个泥水木匠似的男人肩上，这人刚刚才好容易睡着的，给打醒了。他皱着眉头把那包袱又放到网架上，接着伸了一个大懒腰，交叉着胳膊，翻过身去靠着和先前相反的一边，又



繼續睡着了。

窗子差不多都关着。我偷偷兒把玻璃窗打开了一条縫，夜里的冷气突然吹了進來，我又“砰”的一声慌忙把窗子关上。不久，到达了一个小車站。那站名我不識。——盛岡等地已經过了吧。講过在青森下車的，說不定已經快到青森了——。我把头笔直地靠在窗口和椅子的靠背所构成的一个角落里，把一塊微微發着汗臭的手帕蒙在臉上，昏昏沉沉地打着瞌睡。

火車很舒適地搖晃着。又是進君的臉。我确是愛他的。他是以前我在工作的那家加工作老板的朋友。自己原先也有店，在战灾中給燒毀了。因此，在沒有重建以前，跑來帮忙。我是主动地和他疏远的。这与其說是因为他的妹妹这么、那么講过，倒不如說是因为太不合式了，無論从哪一个角度來考量，都似乎不会有好結果的緣故。可是他的姿态却不能使我忘怀。不高不矮的身材、肥瘦適中的后頸等等，看着就会給吸引过去似的。和他一起做事，我就感到愉快。

以前在电影里所知道的只觉得像做梦一样的“恋”呀、“爱”呀这些话儿，也许正就是这么寒酸可憐、穿着破套褲的自己的这一种心情嗎——我用这么一种不可思議的心情，窺望着自己这个給進君吸引住的心。

“歌子姑娘真好！像白木^①一样的正直而且淳朴。”進君盯着我的臉在說。——呀！我还以为是進君，是你么？呸！沒用的人！自己那样地向我說着傾心愛慕的話，可是一遭到父母的反对，連当面向我回复也不敢，却打發什么伯父來……。本來，我也不乐意和那种沒用的蠢东西結成夫妇，連你的姓名都忘掉啦。啊，是的是的，記得是叫做武田吧。你，對我說起來，还是第一个求婚的人。那是在我十九歲那年的春天吧。我也已有想出嫁的意思了。不过，有那样回复的方式么——自己偷偷兒躲了起來，却叫伯父來回复？反正，只要你一說：“父親沒有職業、窮苦、虹姐弟弟誰都不好、这样的家庭里的姑娘是不能娶的，”我就会：“对对、一点兒不錯”地收場的。先前你是那么样纏住了我向我求婚，可是后来對我連道歉的話也不說一句，就——”

我滿腔怒火。正在这当兒，因为身体不能舒伸，一不舒服就醒過來了。奇怪，怎么老做这样的夢呢？結婚！結婚！这样的事是和自己無关的。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可能結婚。我为了家庭，非劳动不可。

窗外朦朦朧朧地亮起來了。到达青森的时候，已經完全是早晨了。我們立刻趁上了接運的船只。那是我出生以來第

① 木材剥去了皮，刨光以后，沒有上过油漆，或塗过顏色的。

一次看到的巨大的客船。人們慌慌忙忙地走動着。三等艙在船底的最下層，充滿了油臭。那好像是一間有幾十張席子大的房間，用一條狹木板隔出一點地方做走道。我們八個人全都集合在一塊吃早飯。我帶的十個飯糰只余下六個。心里想：離目的地還老遠老遠哩，就這些飯糰又包在包袱里。八點過一會兒，銅鑼響了。是開船啦。啊！愈來愈朝着不認識的土地走去了么？在銅鑼聲中，不安的心情漸漸增加起來。汽笛聲帶着悲哀的音調，在廣闊的海面上傳播開去，船平穩地出了港。

約有四個鐘點，到達函館。立刻趁上火車，到小樽是在炎熱的午後。那是熱得不可汗交的一天，從火車的窗子里，向外邊買了一支棒冰，費去了二十圓，心里吓了一跳，但是濃郁的冷牛奶味道，好吃得沒有話說。余下的就只有十圓了。

在小樽換了車，火車奔馳在遼闊平坦的原野上，也奔馳在山地里。北海道的風景，真使我見了感覺驚奇。白樺的森林實在美麗。落葉松也和內地^①的松樹風趣完全不同。款冬的直徑幾乎有四、五公分——這要是用來做菜，既不費錢，又一定可口——。如果到那個林子里去拾枯樹枝，一定是大有可觀的——。雖然在看着美麗的景色，那擺脫不了的謀求生計的念頭，使自己也覺得可笑。

我和兩個女的漸漸接近起來了。可憐地缺掉了鼻子的那姑娘，看情形和“統領先生”以及另外兩三個男人都是熟識的，給他們不客氣地稱做“缺鼻”。只要端端正正地生着一個鼻

① 以前日本人把除了朝鮮、台灣、庫頁島以外的領土，包括北海道在內，都稱做“內地”，但這兒是指本洲而言。

子，那就是一个愈看愈漂亮的面龐。她也許是本能地感覺到初見面的人首先會關心到自己的鼻子上，所以開口就說：

“據說，那是在我嬰兒時代，爸爸媽媽都出去做工去了，只把我一個人丟在屋角里睡着。母親回家時，只聽到嬰兒着了火似地在狂哭，她吃了一驚，一看，原來老鼠正啃着嬰兒的鼻子，滿臉都是血哦。這真是，吓人的事啊！”

那女人極平淡地，像在講別的什麼人的事情似地講給大家听。

“痛得怎麼樣呢？”有人這樣問她。

“哪里，因為是嬰兒，還不懂哪……不過別提痛不痛了，倒是托了這個鼻子的福，直到二十六歲的今天，根本就沒有人跟我提起過親事。阿哈，哈、哈、哈……”說着就很滑稽似地大笑起來。看樣子是個明快，和善的好人。

“不能想個辦法治好么？”另外一個叫做愛子的姑娘開口了。她是一個呆板的不活潑的姑娘，年紀最輕，說是十九歲。

“唔，只要有錢，聽說到S市的大學醫院去，就會替你端端正正地裝上一個假鼻子，不過，得花四、五萬圓呢！”

“四、五萬？哼！一個鼻子，够我們家里吃一年飯啦……”愛子說着，大家都笑起來了。看樣子愛子也是很貧苦的。听她說，因為沒有好的鋪蓋可以



拿來，所以就沒有帶鋪蓋來。

“就在席墊上睡睡總可將就過去吧，”她对事情很看得開。

我在夜車里睡得很好。天大亮之后，火車到了北見站。在這兒，我們一行人又換了車。

此后不久就到达了網走。

那是离家后第三天的早晨，將近九點鐘。

工場距離車站約十分鐘的路程。一進去，就对那山一樣堆積着的魚吃了一驚。只有六個男工在工作。分立在廣大的工場兩側的，一邊是大規模的魚膏^①加工工場，另一邊是鮭魚、鱈魚、大蚌等的加工工場，中間夾着廚房以及和廚房相連的食堂。我們女工的房間，就在廚房的二層樓上。隔着壁櫥，那一邊就是男工的宿舍。為了要使雙方不可能往來，進口和樓梯都是分開的。把包裹在房間里一放，我們馬上就給派去做工了。

先是處理魚類。在一個大的魚盤里，把鱈魚、鯊魚、鱈魚等去掉頭部，剖成兩半。堆積如山的魚，由于大家動手，轉眼之間便低下去了。剖過的魚，放在叫做大槽的一種設備里嘩嘩啦啦澆上了水清洗一下。洗掉了血水、洗掉了腥臭和過多的脂肪以后，把魚放在大家叫做“派強克”的一種機械上，魚的脊骨和其他大骨頭就會落到下面，只留着魚肉。再把這種魚肉放在叫做“喬巴”的一種切肉機械上，就造成了稀爛的魚肉醬。把這種魚肉醬放到一個用機器來轉動的“臼”里去，酌定

① 是一種食品的名稱，用魚肉打爛以后制成，下一段有說明。

了鱈魚或是鯊魚的分量，又加入了一定分量的淀粉、糖精、葡萄糖和食鹽等，搗勻起來。搗好了就放在“研制機”上適度地熬成魚膏。熬得是否火候適宜，那就要看“統領先生”的手腕了。女工雜在男工中間，干得不比男工差。尤其是“缺鼻”，是剝鯊魚皮的名手，具有一副男工也及不到的本領。而且正如一般說的，有殘疾的人脾氣特別倔強，那姑娘雖然人很柔和可親，干起活來却是十分頑強的。我除了干魚盤上的活以外，主要是在“喬巴”上做。大家不停不歇地做出來的魚膏，就給裝了箱，堆在馬車上運出去。

由于材料關係不做魚膏的日子，就把大蚌的殼打包。在工場側面廣大的空地上，蚌殼堆得高高的，站在這邊看不見那邊。把這些蚌殼裝在席包里，放在磅秤上秤後打包，再堆上馬車。雖說已是九月初，可是在網走，中午還是非常的热，額上背上都像火燒一樣。

有時，大蚌又大批進貨了。在一口大鍋子的開水里浸了一浸，等殼張開了，我們就很熟練地把貝柱剝下，把四圍的紐帶取下。紐帶取下后就隨手拿去晒，至于貝柱呢，先要在鹽水里煮一下，再排列在蒸籠中，放在太陽底下晒上好幾天。大的貝柱干燥以後縮成只有一半不到。那是要出口的，價錢非常貴，為了防止偷掉，監視得真是嚴厲。不過我們還是在套褲的里面縫上一塊布，做成一個袋，大家串通了掠取一點兒，回到房間里以後，一同歡笑着分來吃。

女工一個、兩個地增加起來了。她們大都是當地的姑娘。工場里的膳食很刻薄，早上是一海碗松松的米飯，還雜着一半以上麥子；中午和晚上是馬鈴薯或淀粉糊子。工作相當費力，

而且加班的時間又多，因此肚子餓得難受。有錢的人就買些零食吃。我和愛子呢，弄一些淀粉遮遮掩掩地吃着。可是有時也買些蘋果之類來吃。無論怎樣節約，每月總得花千元左右的零錢。

到了網走以後約有半個月光景，父親寄信來了。信上寫着：“困難得很，望寄些錢來，一百圓也好，二百圓也好。”我本來是不願意一到就預支工錢的，可一揣想到家中連吃都沒得吃的景況，也就不顧這些了，馬上到帳房間借了三千圓寄去。我的工資，據說是每月六千圓。

到了發工錢的日子，匹頭商人來了。十來個女工像群集在砂糖上的螞蟻一樣，圍着他買這樣、買那樣。連愛子——鋪蓋都沒有帶來，我覺得她可憐，就叫她合睡在我被窩里的愛子，尚且買了一些什么便宜的東西。一點兒也不買的，只有我一個。——有什麼關係呢，我也不見得是靠裝束來吃飯的——雖然這麼想，可到底覺得心里難過，因此每月兩回匹頭商人來的日子，我老是要從房間里溜出去。

燒飯的老大娘，汲水得走好一段路，因此，我就幫她汲，也幫她洗濯男工們的衣物。工場里有十二個男工。我每次想到家里的情形——全都是男人。洗濯啊、縫補啊、不曉得他們怎麼干得了，心里就感到他們非常可憐。因此，我就對這些離了家、來到這兒的男工們，尽力加以照料，把十二個人的全部髒衣物一手承擔下來，不要報酬地替他們洗濯和縫補。在沒有魚類到貨的空閑日子，有時他們也一起去看電影，可是我呢，就在大家走了以後，擺開五只四斗容量的木盆，洗濯十二

个人的衣物，燒飯的老大娘常对我这么說：

“誰要是娶到你这样愛劳动的人做老婆，真是前世修的！”

其实我的身体，是一个奇怪的身体，簡直不能閑散一下，而且到街上去是一定要花一些零錢的，所以这种洗濯工作，对我例決不是苦事。

从十月开始，在網走可以捕獲大量的鮭魚。这工場虽然是私人經營的，但是在網走可算是一家数一数二的工場。尤其是鮭魚的加工，据說是網走第一。听一个已經在这兒連續做了許多年的男工說，在一个月光景的漁期內，竟可賺到二百萬圓。因此在鮭魚的漁期內，工作是緊張的。白天在做魚膏



加工工作的人，晚上还得七个人一班地交替着去做腌鲑鱼的工作。小鲑鱼也大量地腌起来。那时候，晚上已经感觉寒冷了。到了工作完毕的十二点钟左右，冷气从脚下袭来，全身都感到冷嗖嗖的。

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和往常一样，还是加班继续干着活。外边就只没有风，雪是不停不歇地下着。我在厨房内的爐子上烘着冻僵了的手的时候，一个叫做佐山的二十四、五岁的男工，走过来喝铜吊子里的开水。

“今儿晚上多冷啊！北海道的寒冷，究竟是和别的地方不同呢！”

無意地对他讲了这样的话，佐山君只是“唔”地应了一声，就默默無言地在一边坐了下來。大多数的男工平常总是輕浮地和女工們互相开着玩笑，但佐山君却是个怕羞而又老实的人，所以他在男工中間，很不引人注目。在我替十二个人洗衣服什么的照料着他們的时候，其中有的男工也就在工作上帮我种种的忙，他却好像并不那样世故，甚至对我们是連攀談也不大攀談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暫時間低着头，把烤在火上的双手，一会儿绞在一起、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合起来揉弄着。

“歌子姐，你肯和我交朋友么？”忽然他这样說了。我怔了一怔，往他臉上一看，他的臉有点兒發紅，怕羞似地把視線轉向旁边。这时候在我脑子里忽然浮現了我所喜欢过的進君和背弃了我的武田的臉。

——虽然他对我提出了这样的事，可是结果呢，因为我貧苦，这只是勾起我悲哀和怨恨的情緒罢了。——

我这样思量着，緊緊閉住了嘴唇。

“討厭我么？”

他这样說。声音很低，却似乎很認真。

“尽管你对我提出这样的事，但是我窮得很，所謂跟男人交际呀、談恋爱呀，不是我这种身分的人能够做到的呢。”我無动于衷地回答他。

到了十二月里，海浪大起來了，流冰也漂着來了，因此漁船已經不再出去。由于这样的情形，無論哪一家加工工場，就都決定在十二月中旬停工。

大家作着回家的准备，不期而然地忙乱起來了。我呢，無論如何也鼓不起回家的兴致。我討厭回家。是什么緣故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生病的父親，弟弟，都使我擔憂，覺得他們非常可憐。可是我心里却想只寄些錢去，自己仍舊耽在網走做工。我的力气和男人一样大，随便什么工作都不怕，对“做工賺錢”这一件事，从小就有坚强的信心。

我正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的时候，小弟弟的信來了。“姐姐一定不想回來吧。只是讓姐姐一个人勞苦，所以姐姐这样想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信是这样开端的。我心里嘩地一跳。自己的心情竟給对方知道得清清楚楚。小弟弟的信上又提到：父親这一时顯著地在衰弱下來；自己呢，已經不可能再往高等学校去上学了，打算从第三学期起停学参加劳动，或是白天劳动、晚上去上夜校；并且打算要吃苦也要大家在一起吃，所以無論如何要請你回來。每一句話都是滲透着可憐的意味。我呢，对于弟弟的求学，不管怎样总想叫他繼續下去。要姊弟中間身体最孱弱的小弟弟一边做工、一边上夜校，那是絕對不可

以的事。——我就为了这样的一封信，终于下了回家的决心。

十二月底的網走，完全是个雪的世界。小孩子们穿着滑雪板或溜冰鞋，很灵敏地滑走着。马车装上雪橇来来往往，当唧、当唧地打着铃。一说到回家，衣服方面，虽只是夏天穿来的这一点，但是把带来的破衣服全都裹在身上，外面罩一件罩衫，还能将就过去；脚上穿的普通木屐可不行了，因此，才算到街上去像样地买了一次东西：用六百五十圆买了一双雪地穿的木屐和一条价钱最便宜的围巾。整整干了四个月，给家里寄回二万圆，可因为加班的工作做得多，还有八千多圆钱留在手头。

一天近一天地挨到了年底的二十六日，我们离开了網走。每人得到两大条腌鲑鱼，作为礼品。坐上榜晚七点半钟火车的一行人，人数比来时多了，加上早我们两个月到那儿做工的六个男工（佐山君也包括在内），现在一共是十四名了。

火车约在一小时以后到达北见站。外边是猛烈的风雪，玻璃窗上蒙满了霜，窗外一点也看不见。车内也很冷。尽管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可因为来时只是准备了夏天的衣服，所以还是冷得受不了。第二天晚上，到了函馆，我已经完全伤了风了。船原定在半夜一点钟开行，因为海里风浪大，直到快近天亮的四点钟才启程。

船往漆黑一片的、严冬的津轻海峡里开去。船底的三等舱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油气味，伤了风的我，感觉有些晕船似的，就走到了二等舱的走廊里。正昏昏糊糊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歌姐”，把我惊醒了。

佐山君站在那兒。自從那天晚上以來，佐山君不顯著地、這樣那樣對我表示着親切。他那幾乎沒有通融余地的嚴肅的品格和工作態度，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漸漸覺得他對我的關切，是一種好意。

佐山君在我身旁坐下來了。並且談着種種關於他自己的事。他住在內地一個農村里，從S港坐火車到那兒，約有三小時的路程。他是一家小農家的次子，曾在S市的水產職業輔導所畢業。講話時態度安安靜靜，而比什麼都重要的，是眼光中流露着誠實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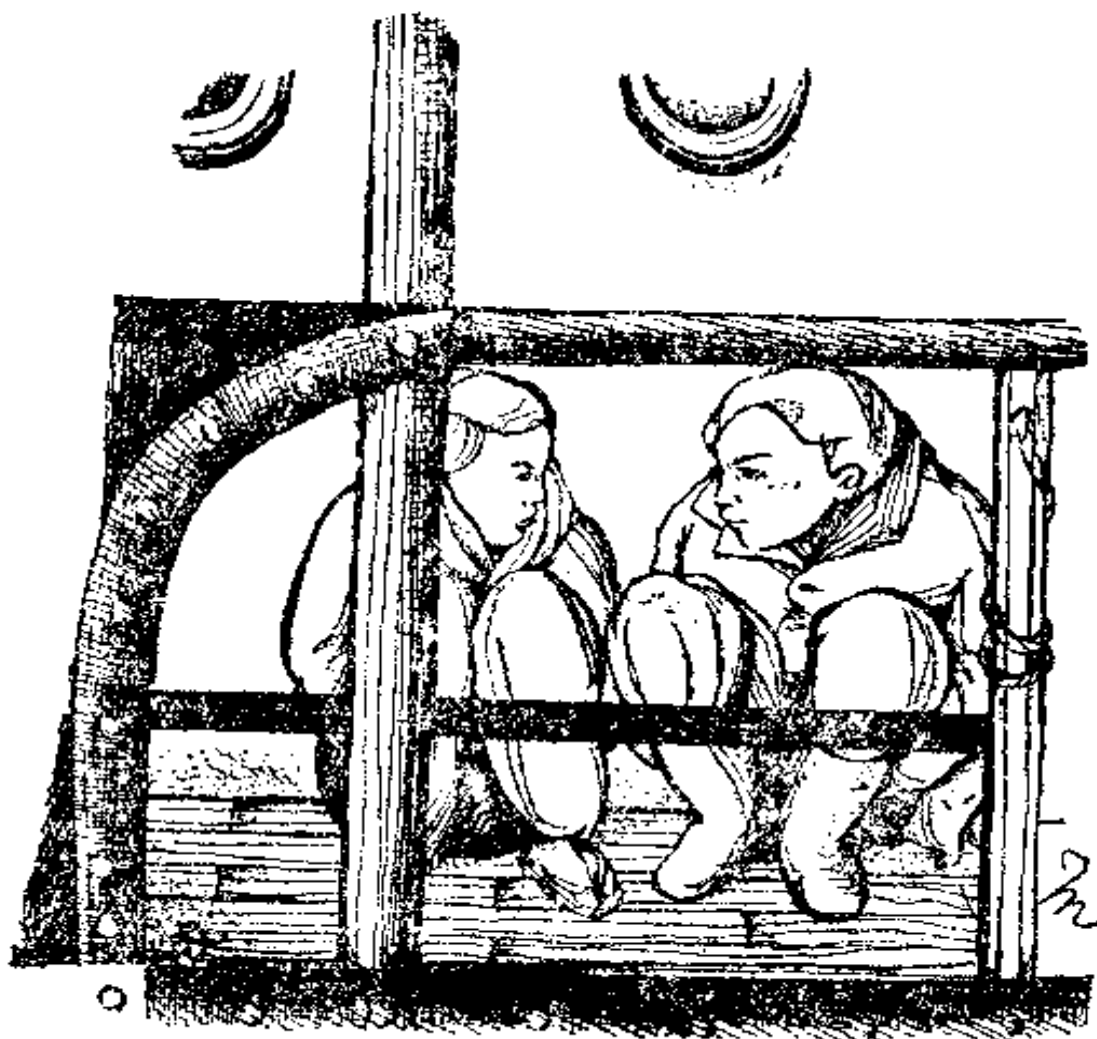
“從此我們就要分散了，希望今後還是互相來往，交個朋友，你道好么？——因為我也打算暫且在S港干活，”他這麼說。

我的心，由於那兩次苦痛的經驗，已經變得頑固不堪了。——佐山君要是知道了我家裏的情形，也一樣地要討厭我的吧；無論哪一個人，都會討厭我，那是當然的道理啊——我什麼也不說地坐着。佐山君又開口了：

“我想幾時給爹娘說，希望跟你配對呢！”

我幾乎要被他的話吸引住了。可是，我決心對這些話抵抗，沉靜地不發一語。佐山君也暫時沉默着。——和這個人就此分手吧——這樣想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是悲傷的。我把家裏的情形一點兒也不隱瞞地全講了。佐山君默不作聲地听着。我的話講停以後，他沉思了一會兒，然後鄭重地開口了，語氣很是堅決：

“雖說貧苦，可是大家都一樣。你過着怎麼樣貧苦的生活，那是一看就明白的事。不過，人的一生活，有時苦，有時樂。如



果說窮人連戀愛都不可能，那沒有比這更傻的話了。愈是由于貧窮，过着苦痛的生活，就愈可能有从心底里相互理解的人，在苦痛的時候一起苦痛，在快樂的時候一起快樂，緊緊地結合着生活下去；要是不能這樣，那麼窮人不是一點幸福都沒有了麼？歌姐！”

慢吞吞地、慢吞吞地說着，每一句話都打進了我的心坎。兩顆淚珠，落到滿是裂紋的手背上，晶瑩地閃着光。在微細的裂紋里，這兒那兒有血在滲出來。

胸中好像熱烘烘地燃燒起來，給搖撼得很劇烈似的。可是，我還堅持着不肯認輸。接着，我告訴他：我的境況不同，不

像一般的姑娘那样逍遥自在；父親身体衰弱，說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死去；假如死了，我又不得不把小弟弟撫养成人。

“我一定要代替父親，照顧弟弟，这么一來，我想誰都会討厭我的。不是么？到那时候又怎样呢？”

我切切实实地逼緊了佐山君。这一回可不再受騙了！——我这么坚持着，不过内心是悲哀的。

佐山君沉靜地考慮了一会兒，說：

“既然做了自己的妻室，那么她的弟弟也就和自己的弟弟一样。只要我身体健康，我是决心尽我的力量照顧的。”

海里的風浪异常險惡。船一直顛簸得很厉害，可是我們連这些都不觉得了，只是真心地談着，留神了一下，青森的港埠不觉已經很近地顯現在天色大亮的天空下面了。

我們在青森坐上了火車。來的时候坐夜車經過的地方，現在在早晨的陽光中能够明朗而新奇地眺望到了。來时由于不愉快的思慮而睡不好覺的同一旅程，現在愉快地面对着佐山君消磨过去。所謂“幸福”，就是这样的心情么？——我甚至發生了这样一种驚奇的感覺。

一直坐了十二、三个鐘头，在晚上十点左右到了S站。兩個弟弟在站上迎接我。回到家的时候，父親把火盆里的火燒得旺旺的，正在等着我。和大家談着網走的情形，直談到半夜一点多鐘，然后我拿出了七千五百圓，交給父親。已經快要过年了。

在我离家期間，曾經那末样無法可施的春夫，变得規矩了。他寄居在S港西南方一个朝鮮人的村落里，幫人家做飴糖，有时候也抽空回到家里來。

虽然是很平常，但新年总算愉快地过去了。佐山君也來玩了兩次。不过我在北見附近伤的風，怎么也不能痊愈。在这約四个月中，往家里寄回了不少的錢，而因为还了米店和其他方面的帳款，还欠着高利貸的債，所以回家以后，也不能長期地閑着不做事。于是，就在过了正月初七以后，又進一家認識的加工作去工作。

父親的咳嗽还跟从前一样，可是胃口顯然在减退下去。到了正月尽边，晚餐已經完全不吃了，只是每次喝一兩瓶汽水。我为了要多賺出買汽水的錢來，就开始編晒紫菜用的蘆秆帘子。編一張可得三圓。白天在工場里工作，晚飯以后，就和弟弟兩人，一直干到十点过后。在一个木制的座架上，排列着細蘆秆，用織網的繩子，專心一志地編着。每晚大約可以賺四十圓到五十圓。

因为父親在一天一天地瘦下去，劝了他不知多少回叫他去看医生，而每一回父親总是：“那是气喘啊，天气暖了就会好的”或“不管怎么样，第一必須有錢”——这样地講着，始終不去看。我每天到加工作去做工，到了正月底，父親說因为他身体不舒服，要我停歇一个短时期，留在家里。我向老板說明了，就从二月起停止工作。

現在一定要依靠編晒紫菜用的帘子，來賺到跟在工場里工作同样多的錢了。因此，早晨一早就开始，一直到晚上很晚，坐着編个不停。佐山君來了，編帘子的手也不休歇。佐山君到民生委員那兒去，从市政府要到了医療券，劝父親務必去看医生。在說了這句話之后，父親就回答：

“我在市政府干了七年多，知道得再清楚也沒有了。如果

受了政府的救济，那是要給大家輕蔑、看不起的。我也橫豎不久了，別再丟臉，就這樣讓我死了吧。”

我吃了一驚，注視着父親的臉。

父親慢慢地变得不吃東西了，只是喝汽水，每天要喝到三瓶以至四瓶。單是買汽水的錢，每天就得一百余圓。因此，我拚命地編着帘子。為了想使父親多喝到一瓶汽水也好，在晚上小弟弟也跟我一起編，兩個人甚至舍不得去睡覺。雖然這樣地干，錢仍舊不夠花。可是無論怎樣困苦，我還是不好意思開口向佐山君借錢。生活只是一天天地越過越苦。

鄰人們不時地來探望。在那種時候，父親往往用被子把臉蒙住，回說“已經好了”。二月十一日早晨，我在無意之中發現父親的腳腫得圓圓的。我去汲水的時候，在公用自來水龍頭那兒碰見鄰家的老大娘，把父親的情形告訴了她，她便說：

“呀！不管怎麼樣，病人腳腫，又把臉蒙起來，那正是病重的現象啊！總得請醫生看看，要不，可危險呢！”聽她這樣說，我立刻順路往坡道上方不多遠的、在做妓女的那個朋友家裏去，說明了來由，借到了三百圓。並且就瞞着父親把醫生請到了家裏。

醫生看完了病，打過針，正要回去的時候，我追趕似地趕上去詢問父親的症狀。意外地、完全意外地、醫生說父親患的是嚴重的肺結核，我吓得幾乎要癱瘓下去；並且說恐怕不能再活一個星期了。

肺病！想不到父親患的竟是那可怕的肺病。在他本人，在我們，都一向只以為是氣喘。因此，碗筷也都是混用的；被褥也因為不夠，大家并鋪睡，比如小弟弟，就一向和父親睡在

一个被窝里。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叫父親單个兒睡在那間六鋪席大的房間里；我們呢，睡在當門口那間四鋪半大的房間里；碗筷等也分開了。醫生還囑咐過買些來沙兒消消毒，可因為怎么也擠不出這一筆錢，就只把洗滌的東西區別開了。

第二天，父親說有話要和佐山君談，叫我去把他找來。佐山君在一家加工公司里工作，所以就寄宿在那兒，我冒着寒風趕去。湊巧是中午休息的時間，他馬上跑着來了。父親見了佐山君，顯得非常高興。

“歌子，你到那邊去一會兒，”父親這樣說。在糊着印花紙的隔扇那邊，我聽到兩個人在輕輕地談着。不知怎的我臉上紅起來了。從網走回來以後，雖然為了病人和貧窮，家里依舊沒有一點兒明朗的氣象，可是我自己呢，在生活上遠比以前更有勁了。照顧病人啊，搞副業生產啊，以及調度款項啊，固然忙得不可開交，可是在我心里的什麼地方，却有着一個佐山君的面影。是這支持了我，安慰了我。當我想到了他，無論怎樣的勞苦，也都不以為意了。不論什麼時候，他總是在我的身傍。

過了一會兒，佐山君拉開隔扇出來了。說是因為時間要來不及了，連忙就穿鞋子，我走近他的身邊，他從衣袋里取出一張十圓的鈔票，輕輕地遞了過來，叫我買些父親喜歡吃的東西給他吃，就三步并作兩步地出去了。父親咳得很厲害，喘不過氣，我替他把胸前的被子掀起了一點，才慢慢地平靜下來。

“要你受這麼多時候的勞苦，真對不起你，我恐怕也活不了一個星期了——”父親這樣說着，使我就在父親面前，不知

不覺地涌出眼淚來了。

“爸爸，別講這些泄氣的話，好好調養，快些痊愈吧。學木匠的弟弟，再過一些時候也就要滿期，快能夠自立了，……”

父親打斷了我的話說：

“說哪里的話！死是老早就已經知道了的。你呢，可在我死后過四十九天，就和佐山結婚，幸福地過日子罷！”

父親又在這時候咳得喘不過氣來了，也許由於前會兒一直在談話，過於疲勞的緣故吧，父親好像非常痛苦。我想悄悄地讓他睡着，替他拭擦了額上的汗，才站起身子，父親又在背後把我喚住了：

“慢一點去，在這兒坐坐，——佐山真是一個好男子。今天我已經跟他切切實實地把你的事決定了。所以我能夠安心地死了。你呢，一直勞苦到了二十三歲，今後，不要吵架什么的，兩口兒和和睦睦地過日子吧。你要記住，脾氣好的男人，一發怒可不得了呢！”父親這樣說着，又痛苦地咳了起來。在每陣咳嗽停歇的時候，他又告訴我：弟弟們能夠自己謀生了；至於最小的弟弟，他已經寫信給做木偶的叔叔要他帶去照顧（這一個叔父從小就送到S村附近一個制作木偶的那兒去做徒弟，後來雖然自立了，可是在漫長的戰爭時期，一直過着艱苦的生活；戰爭終了以後，“藏王木偶”^①的銷路好轉，生活也总算過得去了，在七月中元和過年的時節，寄些錢呀衣服等等來，因此我們和這個做木偶的叔叔是很親切的）；還有春夫，已經能夠規規矩矩地做工，對他也可放心了，不過萬一又要變

^① 用木頭雕出小型的人像，是日本東北地方著名的土產。藏王山所產的“藏王木偶”，尤其著名。

坏，那就再也沒有人照管；因此，只好把他的將來妥善地拜托了佐山君——父親把要說的話說完以後，精疲力盡地閉上了眼。呼吸又短又急促，苦痛地發出了“噓—噓—”的聲音。

傍晚，等小弟弟回到家里以後，我馬上到街上去，買了幾樣大概父親愛吃的東西。對於已經沒有什麼希望的父親，總想買些好吃的東西給他吃。可是把罐頭食品、酒精腌菜、橘子、蛋等一買，從佐山君那兒得來的一千圓差不多用完了。晚餐時候急忙把各種東西盛着端出來，哪知道父親幾乎沒有下箸。我極其扫興。父親只是喝汽水，竟喝光了三瓶。

過了兩天，“木偶叔叔”和住在福島縣的姑母接到了弟弟寫去的信，知道父親不好，探病來了。叔父問父親有沒有什麼想吃的東西，父親回說“面”，姑母就趕緊給他煮了面，父親難得地吃了三小碗。叔父他們說，能吃這麼多，那是出乎意外的，元氣一定還好，說不定可以支持到今年秋天。就在過了一晚以後的十六日過午，兩個人都回去了。去後不久，佐山君來了。說因為要過農曆新年，打算回鄉下住兩、三天再來，說着就往車站去了。

那天傍晚，春夫回來過夜。他告訴父親說，製造朝鮮飴糖的工作，有時要熬通宵、感到疲勞得很，就早早地去睡了。我和弟弟也在十點鐘停止了編帘子的工作，那一晚很早就鑽進了被窩。睡着才不久，聽到隔扇那邊父親在“歌子、歌子”地喚我。我想也許是要點水喝吧，起來走過去一看，父親說：“呼吸難過極了，替我去請醫生來打一針，讓我舒服一點吧，”邊說邊“苦啊、苦啊”地心里難過得直叫。我想，如果變換一個姿勢，也許可以舒服一點，就用手摸摸父親的胸膛，一摸，覺得熱度

很高。無意之中往他背上一看，圓而大的黑色斑點，滿身密密層層地在發出來，像玳瑁貓的毛色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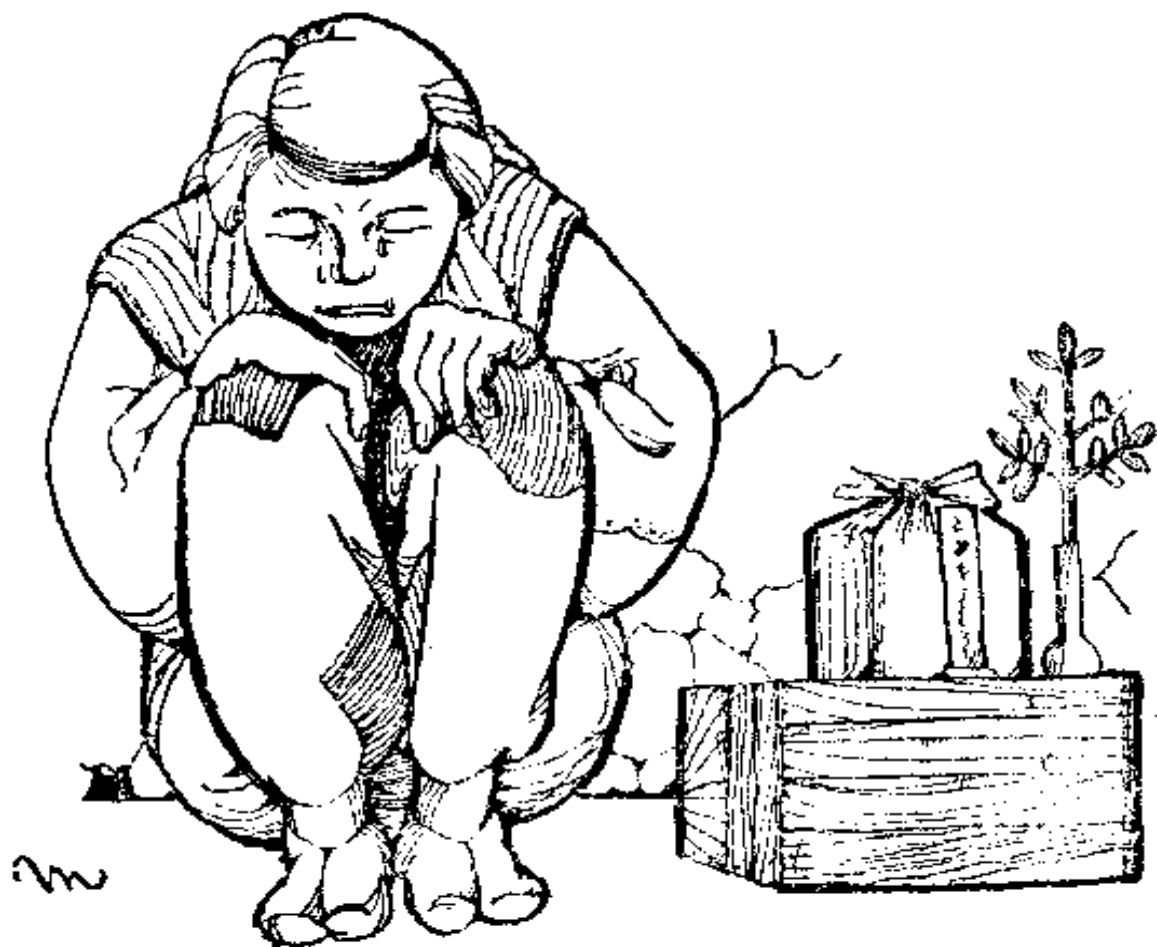
我慌忙推醒了弟弟們，派春夫到姐姐那兒去，派二弟到醫生那兒去。父親的痛苦愈加厉害了，時時用腳踢着被子，蜷着身體發出呻吟的聲音。等醫生來等得真是心焦。我連稍為使他減輕一點痛苦的办法也沒有。父親在比較舒服一點的時候，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拿出了一張千圓的鈔票。

“這是，探病的人給的。現在我快要死了，這可以去抵一些兒什麼用。”父親把鈔票遞給了我。

好不容易醫生來了。打了針，父親安靜了一點。醫生說大概只能再支持兩個鐘點，說完就回去了。姐姐背着嬰兒，和姐夫一起從雪下得已經堆積起來的路上趕來。頭上、肩上都給雪打得白白的。父親不久又痛苦起來了。臉上濕漉漉地出着油汗。他把枕頭推開，亂抓胸脯。我們只是眼淚扑簌扑簌地落個不停，對於父親的苦楚，真是目不忍睹。父親在苦痛之中說：

“沒有什麼要說的了，”他看着我的臉，把右手搖了搖。在這以後又過二十分鐘光景，就死去了。

我呆呆地站着注視父親臨死的臉。姐姐和弟弟們都圍着父親在哭。那麼樣痛苦地死去的父親，在他臉上却一點也沒有痛苦的痕迹，又和善，又寧靜。半夜兩點鐘，外邊下着稀有的大雪，悄無聲息地夜越靜更越深了。冬天的夜是冷酷而黑暗，又是漫長的。在這給雪埋沒的山背后的連檐房里，拂曉的陽光遲遲地還沒照進來。



4 漫長的春季

葬儀完畢以後，親戚們陸陸續續回去了。父親的新牌位，在黑暗的壁櫥一角隔出一小塊地方做成的佛龕中間，浮現出一點兒白色。

“這時候，爸爸也許正鬆了一口氣，什麼痛苦都消失了吧。”我不自覺地嘟囔着。那死去以後的寧靜的臉，又清清楚楚地顯現在我的眼簾里了，好像是在嘗遍了人生的一切痛苦之後，才得到了解脫的父親的臉，使我產生一種無精打采、悵然若有所失的心情。

“噫，——真的，說什麼人死了要下地獄，可是我們窮人，活着才是在地獄里呢！”請木匠的徒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從S村逃跑似地出來以後，直到父親死去的十多年間，在我們住着的這一個村落里，無論哪一家都是無可幸免地遭到了不幸，只是程度有些差別罷了。鄰居那個趕馬車的老伯伯家里，老伯母生了急性肺炎，很快地就死去了。隔開一個門面那家鄰家的主婦，還是四十歲不到的人，懷了孕仍舊在加工工場里站着做工，不曉得是因為胎兒下墜，還是着了涼，半夜里起來上廁，正想從後門走出去，一隻腳才跨下“土間”的時候，突然間胎兒墮了下來，墜在那兒的木柴堆上。剛接觸外界空氣的嬰兒，嬌嫩的皮膚慘酷地給木柴刺着，因此生下以後這幾個鐘點就死掉了；那母親呢，由於那時候出血過多，心臟弱了，躺了兩個月光景，也就接踵跟嬰兒去了。在那兒的後面一家，當家人是個捕魚的，當船進港以後把魚起岸的時候，右手給正在上貨的鐵索絡住，把胳膊折斷，雖然請醫生接是接上了，但那右手已經不大靈便，手腕和手指都變得很难看，不能自由屈伸，為了這緣故，從此以後就不做漁民，只好到山上去打打柴，或是給人雇去做做小工。

他對面做腳夫的那一家呢，主婦生了什麼子宮癌，我們走過她門前的時候，也能聞到強烈的惡臭。小孩子們不懂得病人的心理，故意地大聲嚷着“臭啊！臭啊！”捏着鼻子跑過那家門前。我想跟那躺了不曉得已有幾個月的女人談談話，誰知跑去一看，已經不是談話的時候了，只有一張青不青、黃不黃的蠟色的臉，伸在被子外邊呻吟着。而且在這以後過了三、四天也就死去了。

对面靠近尽端的一家，当家的患了脊柱骨瘍^①，因此是靠他老婆和一个十六、七歲的兒子在做工养家的。有时經過他家門前，我曾看到过他坐在土間里，那用手斧劈木柴的姿勢：背脊骨一点兒也不能弯曲，眼睛直往下瞧。这一个奇妙的姿勢，又成了附近一帶頑皮兒童們天真爛漫的取笑的对象。

此外，兒子生肺病死掉的人家也有；也許是受了父母梅毒的遺傳，天生就是白痴的姑娘也有。搬着指头数一数，哪一家都是背着各自的不幸在过日子。

佐山君不曉得父親已經死了，在葬儀完畢以后的第二天，从鄉下出來。一進門就“哎呀”一声，因为他一看就知道父親死了。我迎接他时，一跪下來眼泪就往上涌，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那是重新撩上來的悲伤的眼泪。要不是看到佐山君，我是不会哭得这样厉害的吧。过了一会，佐山君輕輕拍着我的肩膀說：

“父母是总有一天要和自己分別的——像我，在父親死的时候，才十九歲呢！”

“可是爸爸真可憐哪——”我肩上感到了佐山君的手的輕微的重量以后，想到父親的淒涼可悲，越發哭起來了。过了一会，佐山君靜靜地說：

“爸爸不幸地过了一生，可是，歌姐，我倆今后如果幸福地生活下去，死去的人是会快活的啊！”

佐山君把身体又湊近了一点：

“我是一个又窮、又沒能耐的人。可是我要尽我的力量使

① 是脊椎和椎間軟骨的骨結核病，也叫做脊椎結核。

歌姐家里得到幸福。别哭啦——我回到家里对妈妈讲过了，她说，那么到了春天带那姑娘来一次，让我瞧瞧吧，哈、哈、哈——一起去吧，喂！”佐山君窥看着我趴在那里哭泣的面孔，贴近我耳边这样讲。那柔和的、温暖的气息，像要把我全身都融化掉似的。

这以后过了两、三天，虽然快到三月了，可是在早晨，水桶里还结着坚冰。把父亲的被褥、衣服等全都收拾好了以后，房间里就显得空空洞洞的，使人心里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不，有时候是真的觉着冷。一到午后，背脊上就奇妙地感到一阵一阵的恶寒，随手取些衣服加在外边，身上又一下子热起来了。想是想到，一天一天过着，已经不能不找点活儿干了，可不知怎的身体却有些异样。呼吸急促，还发着喘。全身没有劲，懒得动弹。我心里虽然想，这是看护父亲弄疲乏了的，可是在夜间睡不好觉、醒来的时候，“不要我也生了那种肺病吧”这样的一阵顾虑就闪电似地在我脑中掠过，使我凛然不安。佐山君几乎每天都来，不过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也就不和他谈这些话。后来因为不安到了极点，当他在中午工厂休息时间跑来的时候，就和他谈起了这件事。佐山君说：

“可能是服侍病人弄疲乏的，不过，我想还是请医生仔细诊视一下的好。”

“可是，爸爸的丧葬还是由木偶叔叔和姑母湊出钱来给我们办的，哪还有什么看医生的钱……”我说。

“话虽这么讲，性命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啊！看街上的私人医生太费钱，就到保健所去好了。明天我正巧是厂礼拜，我带你一起去吧。”他这么说。

好多天來天气一直不好，第二天湊巧很晴朗，又沒有風，我就跟着佐山君到保健所去。保健所里，亂哄哄地拥挤得很。等了有一个鐘点，好不容易地才輪到了我。

“这么說，你那父親患了肺結核，直到死的时候沒有去看过医生，是和家里的人生活在一起的？”

“是的，我們一点兒也不知道是什么肺結核，所以——”

“哎呀！这可糟了！那么被褥碗筷等等諒必都是大家一起混用的了。”

“是啊，在死以前約一个星期才开始分开的。”

“哎呀哎呀！簡直是——这可再保健所沒有办法啦！”医生苦笑着回过头去看着一个模样兒很伶俐的看护妇。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照了爱克司光透視片。起初有些害怕，但比照普通象片更便当地一下子就照完了，这使我感到意外。医生又从我的手腕上抽了一些血，說要驗驗“血沈”^①，叫我等一会儿。診察完畢当我走出診療室的时候，佐山君正在那兒等着我，臉上現出担心似的神情。

“怎么啦？”

“唔，还不知道哩，叫我再等一会儿，才可以檢驗明白呢。”

兩個人挨着肩兒坐在椅子上。人們怕亂地跑進跑出，不曉得是生了什么病、为了什么事。

医生究竟要对我講些什么呢？——这使我感到不安，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陷入憂鬱之中的感觉比这种不安更为强

^① 血液中紅血球的沉降速度，簡称“血沈”。血沈在身体組織受到破坏的时候加快，所以对生了肺病的人，檢驗血沈是測定病变活动性的方法之一。

烈，使我精神恍恍惚惚地陶醉了。母親的愛已經融入我全身的血液中；父親的愛比起祖父、祖母以及哥哥的愛來，也的確更能使我感寬綽，常常喚起我那種溫暖滲透全身的回憶。可不知怎的，僅只在這兩，三個月中間才認識的佐山君的愛，竟把以前的這些愛完全沖淡了。有時甚至还覺得，在和佐山君認識以前，我簡直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愛而是在孤獨之中生活過來的。不知怎的，总觉得這愛情光輝燦爛，而且溫暖。

“還要等么？因為病人太多了啊——歌姐，媽對我們的事情真高興，我想早些帶你去呢！”佐山君輕輕地說。

“噯！可是我連一件衣服也沒有呢。”我嘆嚙地笑了。

“沒有關係，在去以前我會買給你的。”

“山田君——，山田歌子君！”

“唉，”我隨着看護婦的喊聲，慌忙站起來。

剛才的那個年輕醫生說：

“好像肺門^①稍微有些不好，暫時要安靜地休養一下，血沈也好像多了些，大概躺着休養三個月光景，吃些好的食物，就會痊愈的。”

肺門！肺門是什麼呢？也就是肺病么？不，既然叫做肺門，還沒有壞到肺啊，不會成為肺病吧。我對自己的病還是莫名其妙地走出了診療室。

“說是肺門有點不好，肺門不見得是肺病吧。”我這麼一說，佐山君就歪着頭：

“是啊——不曉得是什麼呢，我對這些事情一點兒也不明

① 在肺的內側面，支氣管、肺動脈、肺靜脈等都經過這兒，運到肺里去，所以叫做肺門。

白，再去問一次吧，”虽然是这样说，不过最后还是决定不管怎样、只要依照医生的嘱咐去调养就好了，兩人因此回了家。我在这以后約有十天光景。尽可能地睡着不动。吃了睡着不劳动，这种情形，在我还是第一遭。產生了一种不自在的奇妙的感觉。

每隔一天到保健所去一次，可还是有錢不湊手的日子。在这种日子，那就不去了。

早晨一早把板窗打开，流進來的空气顯然变得暖和了。佐山君常常來。他是有工作在身的，所以也有时候來得不能跟我所想望的那样勤。这样的日子假如接連有了三天，心里就不由地要焦灼不安。可是，也可能正当煩悶惱怒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喔，梅花开啦。”他却拿着兩三小枝梅花，看样

子是在路上采來的，一边說一边走了進來。把梅花插入小小的醋精空瓶中，放在屋子里点綴了一下以后，說也奇怪，那間席子已經磨破，而且顏色灰黑的四鋪半大的房間，竟变成一間華美、芬芳的房間了。



有时，大弟弟也回来过夜。曾是那样没有办法的、小流氓似的他，一旦醒悟、和坏朋友断绝来往以后，反而诚实到了极点。他住在一个叫做“作间村”的朝鲜人村落里，那村落原先是一个“土工饭场”^①，后来大家就这样把饭场作为住所，聚居在那儿。他是在帮人家制造饴糖。当然，这不是他所希望的工作和职位。他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功课非常好的孩子，也许比小弟弟更要聪明。他曾热烈期望着升学，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在不知不觉之间，已在这一带地方成为出名的不良少年。到现在虽想找寻工作，可是感到异常困难，因此，就只好随便由认识的人介绍，到那儿去做工。他经常不大讲话，显着忧郁的神情。制造饴糖是要通夜烧着火，把饴糖熬稠了，白天再做成一定形状，包在纸里出賣。因此他说身体疲乏，每次回来的时候总这么诉苦。不过，看情形好象也不光是为了没有充分睡眠的时间，他还在深深地思考着什么似的。

“姐姐，我、不知怎的对人世感觉厌烦了。”有时也在无意间流露着这样的话。因此，我对他就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不安的心情。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了：“老干着这样的活，真没意思，我希望做些别的什么工作。”我告诉他：“话是不错，不过，这年头，顺着正常的道路过来的人，尚且找不到好职业；你只有暂时忍耐一下，干下去吧。”在下一天早晨，他又默默地回去了。

登上了后山，可以眺望到近处山头和遥远的市街那边，已是樱花盛开了。

^① 筑路、修堤防、搬运泥土等的工人叫做“土工”，土工们临时大家寄宿和做饭的地方叫“饭场”。

我心里不高兴。無論怎么样，身体总不能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虽然也不见得坏到什么程度，可是总不能振作起精神來开始工作，身体依旧是疲軟無力。

“不是說过到了春天，要去見你媽么？却……”

我对佐山君感到抱歉。

“別心焦，等身体好一点儿再去，也沒关系啊。”

他这样說着安慰我。

我可不能老耽在家里不去工作。大弟弟靠制造飴糖，只能賺很少一点錢；做木匠的弟弟，也真正只是賺到一些零錢。总得想个办法啊——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做木偶的叔叔來了。

“我挂念着，你爸爸死了以后，不曉得你們的情形怎么样了。”

“我們以为父親死了以后，叔叔們誰也不会來的了。”这么一說，他就回答：

“不、不，沒有这样的事——啊，真累真累。”他說着就在爐边^①坐下，抽起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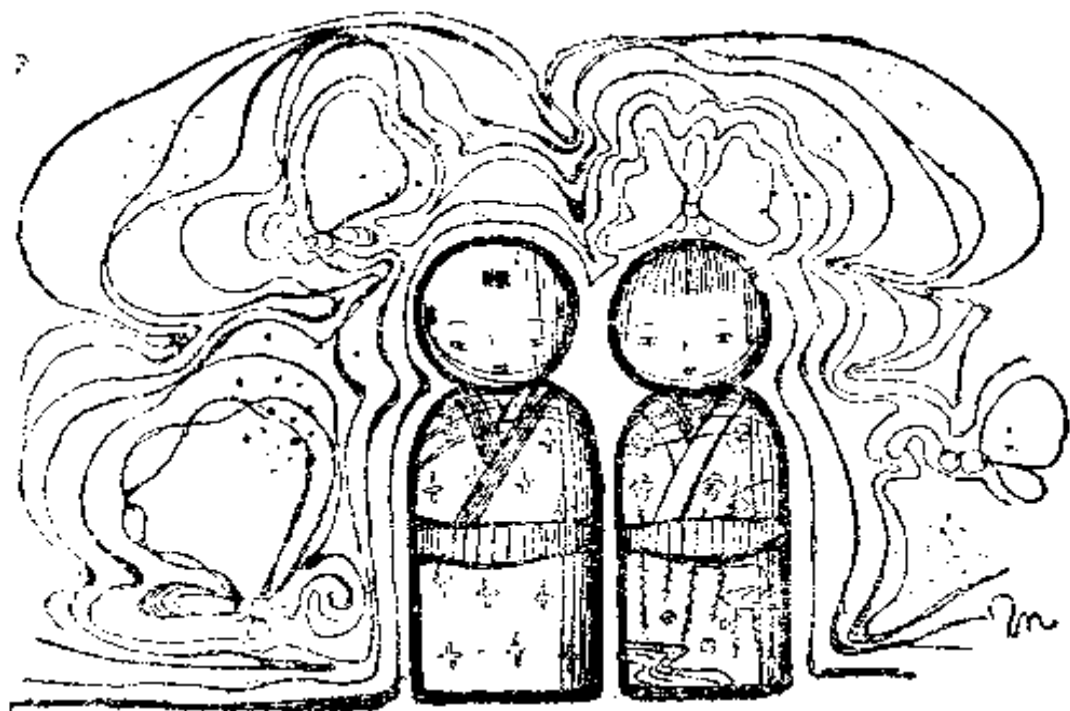
我說起身体不好，他就回答說，那是由于疲勞，馬上就会好的。提起了佐山君的事，他就顯出快活的神情說：“記得在你爸爸死以前寄來的信上也曾提起过，歌子是个好姑娘，所以將來会有好日子的。”两个弟弟也參加進來，一起吃過晚飯以后，就商談着种种关于怎样生活的話。如果我的身体老是不能做工，那么眼前就要感到生活困难。叔父和分住在各处的别的

① 不是中國式的大爐。把地板半截，裝一箱形的、鉄制或陶制火盆，里面放灰貯火，用以取暖或煮东西。普通裝設在起居室內的，大小約一尺半見方。

叔父和姑母，他們維持自己一家的生活已經不大容易，所以也不能讓他們每月給我們一筆固定的補助。叔父這樣那樣地考慮以後說：“我看，房間又空着，家里只是女人和小孩，也使人不放心。不如叫佐山君來住吧。”當然，是作為把房間租給他。結婚呢，過幾時等身體完全好了以後再說，“那時候叔叔要跟親戚們約好了，大家出把力送一筆禮呢！哈、哈、哈……因為歌子從小就一直是家里的一把好手啊！”叔父獨自高高兴兴地說着。

那一晚，叔父留宿了，臨睡的時候，忽然想起了似的，從紙包中取出用報紙包的一包東西。

“我想到，你們在爸爸去世以後，諒必感到寂寞，所以把我自己做的一對木偶帶來啦。”叔父這麼說。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對可愛的夫婦。我就把兩個小木偶并排放在爐子旁邊的小壁櫃上。不知怎的感到有些害羞，雖然誰也不在跟前，却自個



兒面孔發起燒來了。

第二天，把佐山君找來，我替他和叔叔介紹以後，就坐在兩個人旁邊，聽他們談話。佐山君不大講話，只是順着叔父的話，唯唯諾諾地隨聲應和着。一談到了要他搬到我家來的事，他就有些難為情地說：

“目前做工的地方，事情漸漸空下來了。即使能夠做得長，錢也是賺不多，僅僅自己吃飽肚子，也已經够費力的——”現出為難似的神情。

我忽然想到了一點，就說：

“那麼，到鄉下各處去賣魚吧，回來時帶些米來，不是好么？我反正不能出去干活，就在家里替你把这些米賣給近處。”這樣，事情就簡單地決定了。叔叔買了一點酒來喝，和佐山君兩人高興得很，到了傍晚時分，才坐晚班火車回去。

佐山君搬到我家來，是在兩天以後——四月二十日左右的傍晚，當我呆呆地站在那曬鋪子前面待望的時候，一輛簇新的腳踏車在夕陽中閃着光從坡道上上來了。上面載着小件行李和包裹。

“還得去一次，把鋪蓋搬來，”說着，他又立刻折回去了。

兩間房間的家，決定把六鋪席的一間給佐山君和弟弟們，自己在四鋪半席的起居室里睡。因為我不能做工，生活困難，所以決定房租和飯錢一共收六千圓。搬來以後第二天，他就開始做生意。早晨六點光景到市場去買魚，然後帶到他家所在的那個村子去賣，騎腳踏車去約有二小時半的路程。回來的时候就帶些米來。

“買了這輛腳踏車，做生意的錢只剩六千圓了。”佐山君笑

着，精神飽滿地出去了。

他早上一早就出去，到吃晚飯时才回來，但無論如何，他的存在，是我精神上的一種鼓勵。佐山君和弟弟們擠着睡在一起，不但不以為意，反而顯得高興的樣子。米呢，在這連櫓房一帶的人家當然不用說，就連附近的村落里，也用不着去通知，人們聽到以後都來購買，因此，我盡耽在家里也很容易地銷售掉。

這以後不久——大概隔不了五、六天吧，大弟弟回來了。湊巧這一天早晨佐山君出去的時候，說好賣了魚要順便到自己家里去宿一晚再來。那晚，春夫跟平常一樣不大開口，吃了晚飯以後，就和其餘兩個弟弟三人并排着枕頭睡進了被窩。我也打算慢慢地安排好了就睡覺，正在收拾飯桌的時候，春夫起身打開隔扇走過來了，並且默默地在爐邊坐下。

“我啊，總覺得活着沒有趣味。”弟弟這麼說着。我驚奇地注視着他的臉。他正把視線集中一點，顯示出在深思的神情。

“這樣过着，年紀在大起來，結局就是和父親、祖父一樣地死去，那是和虫豸一樣的啊！活着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對於弟弟所講的，不大能夠領會。活着要有意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如果考慮着這些事情，也許連飯都吃不成啦……。我說了：

“這樣費腦筋地痴想着也是沒有用的啊！春夫！人們在貧苦的時候，如果不是什麼都不想，一股傻勁兒干活，那是活不下去的啊！”

“嘿！窮苦、窮苦的老是挂在嘴邊。我最討厭窮苦！千萬別給我再提了！窮苦是我自己造出來的么？噯，誰使我生在窮苦人家的！——我死！我要死給他們看！”

我吓了一跳。

想給他講一些什麼，可是，什麼也不能順順溜溜地講出口來。啊！怎麼辦呢？隔壁的一間房間里，靜悄悄的，弟弟們大概睡得正熟。想說的事情充滿胸中，却不能變成言語，流暢地講出來。春夫是錯的。总觉得他的想法在哪兒走了岔路了——。對他怎麼講好呢？我思想混亂了。我所說出的話也許跟我想說的不同，可我还是尋求似地說了：

“春夫，話雖這麼說，可是，既然已經生下來了，也就沒有辦法，在沒有死以前，總得活下去——誰也不見得感到活着是有趣味的吧。”

“哎！姐姐熱戀着佐山君，不知道怎樣地有趣味啊！”

我愣了一愣。心想，真糟糕呢。春夫是孤獨寂寞的……。

“佐山君是佐山君啊！可是，我跟你是姐弟。不管春夫也好，常夫也好，我對哪一個弟弟都同樣地覺得可愛，你却——”

弟弟不講話了。我忽然想起鄰家給的醬子還剩下幾個放在壁櫃里，就拿出來給他。茶已經涼了。可是弟弟只喝了兩杯茶，就倏地站起身來到隔壁房里去了。

我呆呆地沈思了一會兒。臨睡的時候，心里放不下，把隔扇輕輕地拉開，探著頭看看：不曉得春夫已經睡着沒有睡着，在他閉上的眼皮周圍，眼淚的痕跡在暗沉沉的電燈底下發光。

我也想睡了，可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腦子裏盡想着春夫的事情。猜不透春夫是怎麼樣的心情。可是，卻又覺得他可

憐得很。对劳动感觉厭惡……。活着沒有意义……。到現在为止,我对这些事情曾經考慮过一次么?为了生存,我对什么工作也不嫌惡。一直劳动到現在。我也沒有想到过这样做是愚蠢的。說什么“貧苦不能夠怪自己”,这种想法也不會有过。窮苦是可嫌的,这是我曾想到过的。如果确是可以避免的話,希望避免掉,这也會想到过。虽然这样想,可还是追上來、纏住我的这个貧苦,我又觉得对它是沒有办法的。也許因我是女人家,所以容易死心吧。不,也說不定是头腦簡單,对事物不能深入思索的緣故。可憐,春夫的头腦生得太聰明了——假如确是这样,那么对啦,要是生在貧苦人家,就还是笨一点的好——常夫勤勤懇懇地干着木匠,也許正因为他和我相似,是头腦不聰明的緣故吧。春夫呢,一定的,是把自己的前途看得太清楚了。可是,在我們周圍的許許多多人,全都是过一天算一天地忙忙碌碌度过一生,全都象是活該受罪似地劳苦着,默默地死去……。

这样講起來,不管是佐山君也好,我也好,都要一輩子窮苦下去的了。——即使和佐山君結了婚,我也不过是象母親、祖母那样,为了安排家庭生活,不得不狠命地劳动下去的。至于將來做个手臂雪白的太太,吃着人家端來的好菜好飯,那样的日子,我是連夢里也沒有想象过,可是——。

春夫一心以为好多年和坏人混在一起,因此已經沒有法子挽回,就想不通起來的么?說不定是这样。說來也可憐,从前那样的胡作非为,一定是一种無法排遣的煩悶的心情促使他那样做的。——那么,現在的春夫,怎么办才……不……。

一會兒往右側,一會兒往左側,我不記得翻了多少次的

身。要不早些睡着白天是要疲乏的啊——这样地心里愈焦急，也就愈睡不着。时鐘也象很疲乏似地打过了一点，又打过了兩点，一忽兒三点也过了。春夫也好像睡不着觉，常常在翻身似的。

到了將近天亮的时候下起雨來了。似乎还起了一点風，門戶不时在咕咯咕咯地响。佐山君要在雨中回來，那可不容易啊！到天亮晴了就好啦——。我迷迷糊糊了。雨声一陣陣地大起來。才打了一个盹，窗上已經朦朧亮了。壁櫃上的木偶，在我睡眠朦朧中，倒很鮮明。我从沈重的心境中間忽然感觉到一个愉快的早晨的來臨。

春夫和兩個弟弟先后从家里出去了。

“春夫，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还是干活吧。过些时候会有較好的工作的——我也去向朋友們打听打听，替你找找看，听见么？”

春夫只是“唔”地应了一声，就在小雨中走出去了。

到了下午，天完全晴朗了。天气暖洋洋的，在那鋪地板的房間里，把脚直伸着，使人感觉舒服爽快。忽然發現兩脚細長柔軟地很是好看，心里不觉一怔。不做工、老是过着舒服的日子，身体竟会这么样柔和地变得好看起來呢！——我很有感慨地注視着出神。自从閑散着以來，已經快近三个月了。

佐山君在傍晚才迟迟回來。

“反正今天生意也沒有，想等到天晴了再說，在家里耽了些时候才來的，”这样說着走進來了。我突然產生了一点兒嫉妒似的感情。

“比起我这样的人來，还是耽在你媽媽旁边更好吧，”發着脾气試一下看。

“不——，不是不是，沒有这样的事。因为天在下雨啊！”佐山君听了我的話，認以为真，誠懇地辯解着。就因为这样，所以才拿他沒有办法啊——我觉得好笑，就一个轉身把脊背朝着他。

“不要这样生气啊！喂！”佐山君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肩膀。我立刻本能地掙扎着。他吃了一驚把手松开，我在他手下一个滑溜掙脫以后，就張口哈、哈、哈……地笑了起來。佐山君也大声笑着，在我头上輕輕打了一下，到自己房間里去了。

在叫佐山君吃了晚飯以后，我心中迟疑着，春夫的事情向他講好呢还是不講好呢。不知怎的觉得这是一件講出口來不大愉快的事，而且即使决心要講，也不知怎么样講才好。結果是我对誰也一字未提，就睡覺了。

也許由于昨兒晚上的疲倦，我好象是立刻就睡熟的。不料，在昏昏沉沉的熟睡中，听到一陣巨大的声响。这是砰、砰、砰、打門的声音。我吃了一驚，就一骨碌爬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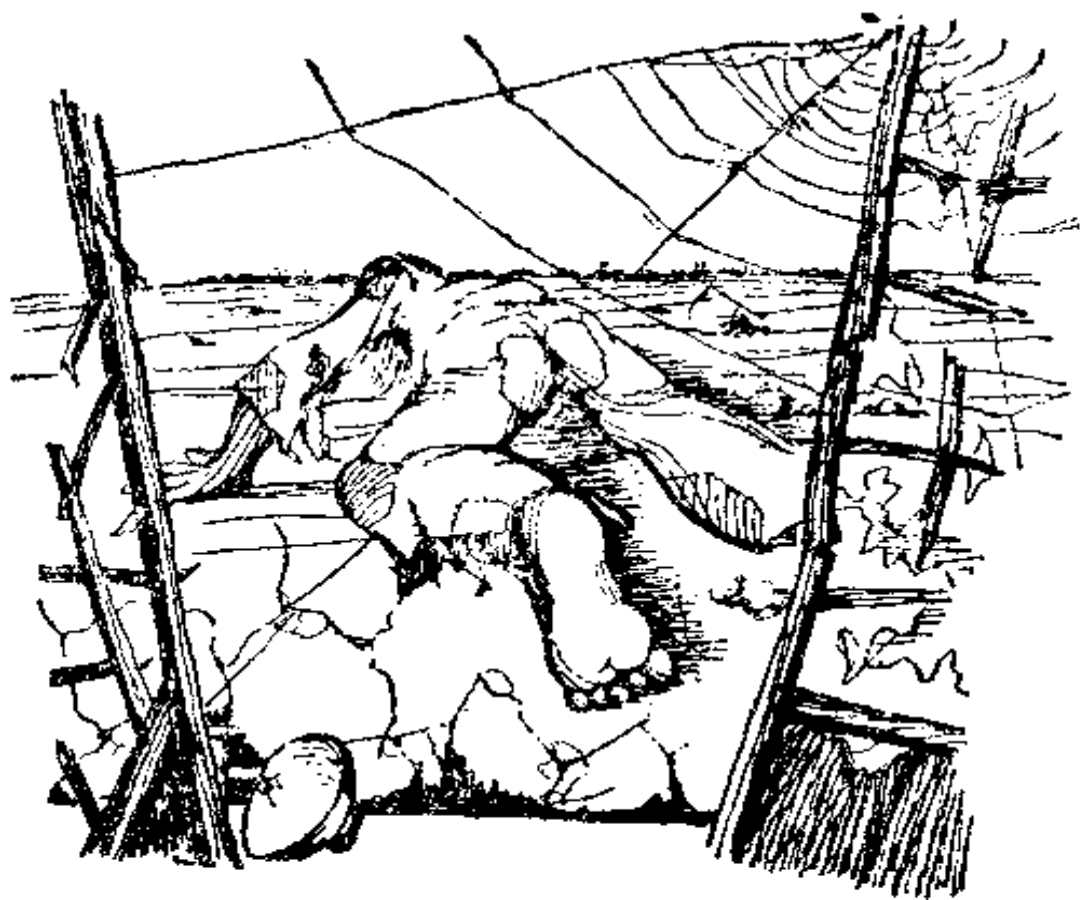
拔掉門閂，把門打开一看，站着一个人不認識的男人。

“春夫君自殺啦！”他这样說。啊！竟然干出來啦！我霎時間觉得背上象給潑了一盆冷水似的。到底干出來啦！

佐山君和弟弟們也馬上起來了。我不顧一切地跑着。佐山君、做木匠的弟弟也跟我一起跑着。

扑鼻來了一陣濁酒^①和煮油膩小菜的气味。那就是“作

① 沒有把酒糟濾去的日本酒，色白而濃，往往为窮苦的人所飲用。



間村”。在一條烏暗的狹窄的小巷里，有一間安置着做餛飩的鍋子的、用木板圍成的泥土地屋子，中間站着七、八個男人。跑近去一看，春夫給大家圍着，躺在一塊門板上，滿身是血。從咽喉和右腕上，鮮紅的血還在冒出來。

“春夫！春夫！嗚、嗚……嗚……”一擠到旁邊弯下了腰，我就不顧一切地哭起來了。

“來、來！快点快点！”人們準備把門板抬出去。佐山君把春夫右腕的關節用破布條兒緊緊地重新扎好。這大概是他當衛生兵的四年中間所學會的本領吧，他指揮着眾人拭去了血，又把春夫的姿勢放放端正。門板立刻就由村里強壯的人們抬出去了。

首先赶到Y医院里，一个年青的看护妇出来回话说：“先生不在家。”我们马上又到了O医院，那儿的医生，近七十岁，是替妹妹、母亲、祖父、祖母、还有父亲都看过病的——不，是全给写过死亡诊断书的。一位面孔熟识的，年纪三十光景的看护妇出来了。她很抱歉地说：“先生在患神经痛——而且，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他又是上了年纪的人……”和她争辩了几回，还是没有结果。春夫的臉漸漸地在蒼白起來了。沒有法子，只好按照那看护妇的指示，又跑到K外科医院去。

“先生伤风，”一个看护妇说。我们一面强把门板抬进了待诊室，一面朝后瞟了她一眼。看护妇吃了一惊，退到里边去了。换了出来的，是一位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妇人，看样子是医生的太太。她很客气地传达了一句眼看着垂死的人不救的冷酷的话，说是“丈夫不在家。”恳求也是无用。大概一看就断定我们这群人不象是付得起医药费的，也可能是因为不愿意牵涉到自杀之类的事。

“春夫！沈住气啊！春夫！”我真是不顾一切了。难道就这样让他死去么？——我忍住了一再沸腾起来的愤怒，瞪着那妇人。

还是O医院吧，除去O医院以外，没有别的地方了——于是大家又回到O医院去。那兒呢，既然是認識的人家，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还是刚才的那位看护妇出来，看着不忍，到里边去回报了。老医师呢，却也没有什么太难看的脸色，立刻开始消毒，作了种种急救的手术。那时候才知道是割了頸

① 医生在他所担任治疗的病人快要死亡时开发的证明书，叫做“死亡诊断书”。

动脉和右腕的动脉，不过因为没有割到致命的地方，所以还算幸运。

“作間村”的人們放不下心，有不少人都跑來了。就托了这些親切的人們的福，給他輸了充分的血。

春夫只是有时候發着“嗚、嗚——”的声音，靜靜地躺在那兒。医生把一切处理完畢以后說：

“已經不要緊啦，用不到担心啦。”我原來的一股緊張勁兒，这时突然松了下來，癱瘓似地一屁股坐在边上的長椅子上。柱上挂的时辰鐘，已經过兩点了。

虽然医生告訴我們，最好住院兩、三天，可是因为沒把握筹錢，所以請求医生讓他就这样靜靜地睡在診療床上，睡到早晨出院。到了早晨，又用担架把他抬回了家里。

从下一天起，一連約有三天，是請医生來家治療伤口的，以后，就由我陪了去。看样子春夫几乎一直沒睡覺。在第七天上把綫拆掉了。伤口是在慢慢兒好起來，不过春夫的态度总是可怪可笑的。他眼睛骨碌骨碌地不能安靜下來，又时常要講些莫明其妙的話。有天晚上突然爬起來到黑暗的厨房里去，从隔扇的破洞中用一种特异的表情向这边瞪着眼；又有一天早晨，站在門口用一种瘋狂的腔調怪声叫喚着，好像要随手拿起什么东西來打死自己。

我以为只要睡得好，就会安定下來的，因此从藥房里買來了催眠剂，可是，只有第一晚很有效，从下一天起又無效了。那些日子，真是陰慘慘的。

佐山君也很憂慮，一方面又安慰我。不过，生意还是不停

地做。干木匠的弟弟，在学校里求学的小弟弟，也各自每天出去。想叫春夫睡在两个弟弟中间，由他们监视着，可是因为他们白天在劳动，所以夜里马上就睡熟了。为了这缘故，我就不分昼夜，一直提心吊胆不得休息。接连过了几天，我也吃不消了。

锋利的东西，例如劈柴刀、菜刀等等，一切都藏了起来。弟弟也把木匠用的工具藏在绝对看不到的地方。虽然这样，可还是不断地担着心。夜里，大家都睡静了以后，六铺的那间房间里隐隐地发出了喀嚓、喀嚓的声音。我猛然一惊就隔着隔扇喊道：

“常夫！春夫又在干什么呢？瞧瞧看。”唤了兩三遍，沒有回音，顯然他們睡得很熟。我把隔扇拉开一点一看，春夫用褲帶纏在脖子上，正想抽緊，

有一次，不記得什么日子，大家正在吃晚飯的时候，春夫站起身來往隔壁房間里去了，接着就听到他这样地喊着：“歌姐！我死了啊——我已經死了，快去报告警察來——啊！”在他敞开着的胸脯上、靠近胃的部位，有兩枝針深深地刺進去了。

“这混蛋！”二弟敏捷地用鉄箝把針拔了出來，在春夫头上啪地打了一下。唉！还不如从前就那样讓他死了的好——又可气又可恨地產生了一种哭也哭不出的心情。

在这連檐房村落里，差不多家家都是某某教、某某宗或某某教团的信徒。从父親在世的时候起，他們川流不息地來劝我們入教。父親討厭这些，什么教也沒有加入。但是，当我听了鄰人的話以后，心想：假如能够从这种極大的不幸中搭救出

來的話，那就做了信徒吧。拿這意見和大家一商量。小弟弟反駁着說：“如果這樣做大家就能得到幸福，那麼就不會有不幸的人了。”佐山君也說對這不感興趣。

後來房東——鹽鋪子星的老伯母看着不忍，代我們想辦法，她說照這樣可憐的情形，那是不成的，就替我們去向民生委員說了，於是來了一個上了年紀的民生委員和一個市政府的人員。當然，也用不到調查，一眼就把我們家里的一切都看明白了。馬上就叫我們办了生活救濟的手續。為父親所嫌惡而到死沒有接受的生活救濟，終于接受了。我不禁嘆了一口氣。

第一次到市政府去領錢。聽說早晨比較好，因此在九點左右去，到那兒一看，吃了一驚。進大門靠左的房屋是福利課。從福利課的門口起人們長長地接連排着，那行列從市政府正門前面的廣場一直排到大門。這些人都是來領救濟費的。身上的服裝誰都跟我一樣，不，有的比我穿得更壞。也有人從隊伍里跑出去，坐在那邊的石階上。還有不少的人大概是不願意給人家看到臉，用手巾把面頰包得只露出了一小部分。

大多數的人都顯露着愁苦的表情。其中呆呆的、面上無精打采的人也有。倒也沒有如我料想的那樣，意外地很快就輪到了自己。

我領到了錢正要回去的時候，被以前到我家里來過的管這事的那個職員喚住了。他說：“那樣下去是有困難的吧，不如把你弟弟送進S市的腦病醫院去，費用當然由政府負擔，而且就在今天下午也好，馬上給你派市政府的汽車去接。”因為我當時也沒有可以商量商量的人，所以就回答他說：“那么就

这样拜托你了。”

过了中午，汽車如約來了。

因为斜坡的半路上有处地方太陡，車轉道从学校那边下來，停在鹽鋪子前面。

小孩子們以及大人都以为發生了什么希奇的事情，从車子周圍直到小巷里边挤滿了人。淡巧姐姐帶着嬰孩也來了，我們兩人就双方劝導着春夫，想把他帶出來。春夫呢，無論如何总想規避，不肯听話。虽然房东老伯母和鄰居的女人們也來了，春夫却好象情緒愈來愈煩躁，尽是乱鬧。那司机一看到这个情形，說不定心里也有些害怕了，他本來打算跑進來帮忙的，这时却只是袖手旁觀地远远看着。

“这样地勉强——还是算了吧。”

“不行不行，这样，事情反而要弄坏的。”

帮忙的人口口声声这么說着。鹽鋪子里的老伯母也說：

“既然这样，我看，也沒有法子。——說是不便大声說：据說窮苦人家的人進了腦病医院就要給弄死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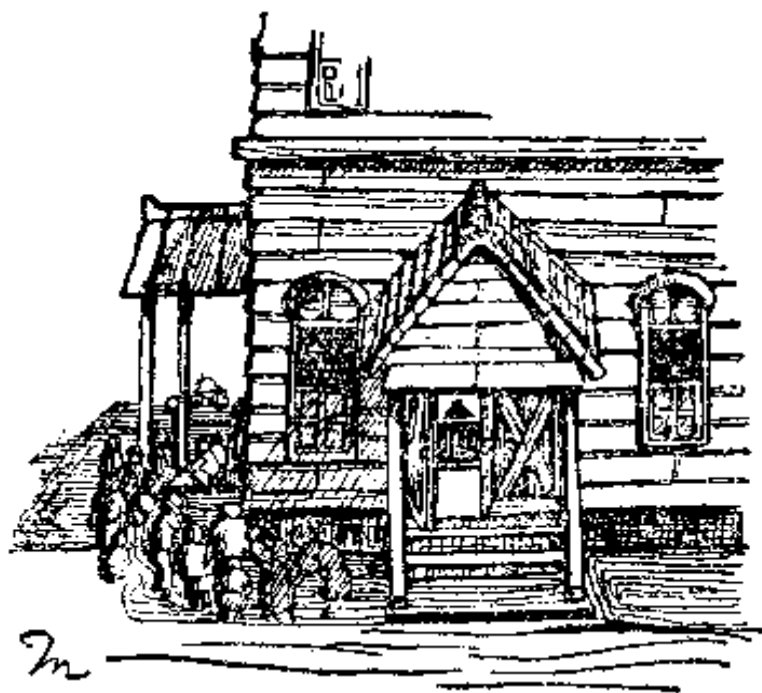
姐姐也說，太可憐了，就辛苦一点，耐心地給他在家里療养吧。我考慮了一下，也覺得春夫的衣服等等，沒有一件不是破破爛爛的；被褥又不够用，所以結果还是决定不入院。汽車一回去，春夫就蒙着被，靜靜地好象已經睡着了似的。

在这以后，春夫还是不好。不过，就以这一时期为頂点，往后倒一点兒一点兒地顯示出痊愈起來的迹象。莫明其妙的話漸漸地不講了，古怪的行为也少起來了。

5 活 下 去

春夫的事情才安下了心，也許是一向緊張着的心情寬了下來
的緣故吧，我突然感到疲乏。我的病只在最初一个时期會到保健所去就診過，後來在這亂騷騷的情況中，也沒法照顧自己的身體，而且，生活又是愈來愈苦；講到病，自己又不覺得有什麼明顯的症候，所以就拖延着，沒有再去看醫生。

佐山君擔心地問我說：“你身體怎麼樣了？”我回答他：“好像沒有什麼大關係，也許是寬心了的緣故吧，倒有些疲軟無力的感覺。”他就說：“不保重自己的身體也是不行的，快去找醫生看吧。”



接受生活救濟的人是可以拿醫療券去看病的。因此我就急忙到市政府去要到了醫療券。在歸途中，走進了一家叫做N醫院的私人醫生的大門。狹小的待診室里擁擠得很。我等待

了約有一个鐘点。医生是个身材矮矮的、年紀五十左右的人。

“以前保健所里对我說是肺門不好，”我对他的問話这样回答以后，他就說：

“如果不再檢查一下，那是不能明白的，不过，依照透視所看到的情狀說，那是初期浸潤。”

“哎？”

“是肺浸潤啊，还只是初期。現在不馬上医治，那是不行的。”

“肺浸潤就是肺病么？”我战战兢兢地問。

“是啊，是肺結核啊——幸而还輕，所以只要有一年光景不做太費力的事，营养好一点，就可痊愈的吧。”是淡然無所謂的一种表情。

听說是肺結核，就有些兒懊喪。不过，我虽然感到身体比从前做工时变得軟弱一些，可是从肩到胸还是肥肥胖胖，腰上脚上的肉又不見得瘦了多少，因此，倒也不怎么担心。佐山君也好像不当做是什么嚴重的事，他还帶开玩笑地說：“尽可能安靜地养着，快些痊愈吧，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因为有医療券，这以后大概每隔三天我就到N医院去診治一次。

佐山君很有勁地干着。早晨一早出去，在市場里批進了魚，騎着脚踏車帶到自己老家所在的村庄去兜售。回來的時候，大概每次要帶回一包米。我就每天在家把这些米賣掉。一天可以賣去兩斗到四斗。每賣去一升，僅可賺到五圓。佐山君的运米，是要躲过了警察們嚴密的目光干的，因此，情况非常艰苦。警察們几个人一批，坐着卡車或吉普車，在村道上开

來開去，睜大了眼睛找尋那些搬運兩斗、三斗的貧苦的流動商販。如果被捉到了，就要給他們敲一筆大竹杠：除了米給全部沒收以外，還要收你一筆差不多無法繳納的罰金。“用卡車或船隻來販運的大戶掮客們，預先請各方面喝呀、吃呀地安排好了，所以警察方面反而去聯絡他們，告訴他們在什麼地方、在哪些日子是危險的等等，”佐山君常常憤慨地把種種情形講給我們聽。

“所以，我們魚販也都組織起來了，有了情報，彼此都能馬上傳到。而且，村里的人們也真值得感謝，窮人總是照顧窮人的，‘今天幾點鐘光景，警察要在這條路上過，得留點兒心呢！’‘前一會兒吉普車剛剛過去呢！’他們老是這樣替我們關心着。”佐山君有時也會在溫和的臉上蕩漾着微笑，對我們談到這些情形。我們對於這些話是感覺興趣的，大家老是談得很投機。

在腳踏車上載了一袋米，那麼無論怎樣用勁地踏，也是很容易給吉普車追到、捉住的，“假如那兒是山道，那是幸運，——連腳踏車一起隱藏起來；假如是一望無際的田地，那就毫無辦法，絕對是死路一條！”他說。

如果這樣拚着生命還不能把米運來，那麼單靠販魚是絕對不能吃飽肚子的。腳踏車來回一次，非得踏五、六個鐘點不可，還要提心吊膽地把沉重的米載來，所以他總是精疲力盡，每五天就一定要休息一次。有時候下了雨，田間的泥路不好走，又不能夠出去做生意。在那樣的日子，他是整天耽在家裏的，因此我就不由地感到快樂。

作為一個男子漢，佐山君是個略嫌胆小、懦弱的人，但相應

地也就是个温和而又客气的人，他和弟弟們也很合得來。可是，假如我太只顧弟弟們的事，有时他也会不大高兴的。弟弟們也是如此：要是看見我洗着或縫着佐山君的襯衣之类的时候，“把我的也縫洗一下吧，”說着就粗暴地丟过來。这种情形是很微妙的，我非得留神不可。

佐山君常說，“希望早些跟你結婚啊！”我也苦悶得很。

夏天到了。春夫几乎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他什么也不干，更确切地說，他是什么也不想干，只是耽在家里。要說是可笑么，也真够可笑的。“不要老耽在家里呀！有时不也好到外边去看看么？”虽然这样地对他說了以后，他还是怕見人，什么地方也不肯去。

市政府方面常常派人來調查。有时还諷刺着說：“身体那末好的年輕人，竟讓他閑蕩着……”有时“听說招到一个好女婿啦”等等，嘻皮笑臉地講了些討厭的話以后才回去。虽然也有厚道的人，可是也有惡刻的人，碰到了这种人，我就会生起气來：“唉！生活救济真不是可以接受的！”救济費真正只是一点兒，数額根据不断的調查而决定，常常改变，那时候，一个人約七百圓，我、春夫和最小的弟弟三人三份，一共拿到二千多圓。

为了領錢，每月要去一次。好像誰都是尽可能裝出一副可憐的样子去的。假如說这种卑屈相是低賤的窮人的根性，那真使我不堪忍受。去領七月份的救济費的时候，管这事的是个冷酷的中年男人：

“你們家里，既然要政府照顧，而你的小弟弟却升入高等学校，那是太闊气啊！”很嫌惡似地說着。

“啊、那个——这孩子，在弟兄中間身体最坏——一見就可以明白，又矮小，又瘦削，劳力的工作实在是不能叫他做的——而且，中学畢業的时候，先生也对我们說，这孩子功課很好，不給他升学是可惜的——”

“那也許不錯吧，成績好的孩子，誰都想升学的，只要有錢哪！——呵、呵、呵。”

我突然生起气來：

“唉！無論怎样，說窮人不能求学，也不見得有这种道理吧！”說完以后，忽然想到：糟了！和衙門里吵了嘴，那就完啦。我急急把語气緩和下來，变得恭恭敬敬地說：

“因为先生还劝我們說，学費是可以請求政府出的，后來得到了獎学金，并且还在家里帮着搞些副業生產。”

那科員不声不睬地在文件上蓋了印。我想，接受什么生活救济，难道是誰乐意的么！在回家的一路上很是感覺气愤。

老讓春夫閑玩着，也是不行了：市政府來通知，說春夫的那份救济費要停止啦。于是，到了九月里，就決定往職業安定所^①去做散工。他每天帶了飯盒出去工作。湊巧季節也好，我想，这样子倒也可以，就放下了心。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市政府派人來了。嘻皮笑臉地笑了一會兒，問我說：

“在你們家里的那个年輕人，是你男人么？”

我一怔，面孔紅了。

“不，不是的。只是把房間租給他罷了。”我略帶慌張地

^① 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官办的一种職業介紹所。

回答。

“不过——因为在一戶中間，住的都是年輕人啊——”

我窘極了。縱然沒有這一問，我也已經聽到過東鄰西舍的流言。

“那是——父親在世的時候就已認識的人，我們家里，大的弟弟既是那麼樣不能依靠，所以要他幫幫忙罷了——”我這樣地回答。

“可是在政府方面，却認為你們已經是成為夫婦了——這樣，就不能再給你們生活救濟了。”他有些兒過意不去似地說着。

傍晚，佐山君回來了，我把這事跟他一談，覺得市政府的話，還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說：“這麼樣住在一起，給人家看成夫婦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過，生活救濟要是一取消，事情可就大了，因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兩個人左思右想，最後還是除了叫佐山君搬出去以外，沒有別的好方法。我們不願離開，彼此都是依依不捨的，可是，考慮到生活，就非得在救濟金沒有取消以前，到哪兒去找尋房屋不可。

從下一天起，就開始找房屋。佐山君不是S港的人，我在這里認識的人比較多，因此就由我去這兒那兒地到處打聽。

適當的房屋很不容易找到。取消生活救濟的事越來越緊急了，我們拚命地找着。過了幾天，有個朋友來給我們介紹了一處房屋，不過是個很簡陋的窩棚。

那地點，是在走下山坡往東北去約有三町光景的一個冷落場所，從海岸彎入的地方朝山腳走進几步就到了。正像那朋友說的，完全是個簡陋的窩棚。同樣形式的棚子并列着的

有四五个，那是其中正中的一个。不过也装着一盏电灯，并且也整整齐齐地铺着四铺半席子。房东是住在近处的一个老伯伯。房租非常便宜。当然饭是要自己做的。不过看样子，做饭也还便利。连接着这四铺半大的房间的，有一间略微大一点的土间，而且水井就在后边。佐山君马上决定租下来。一决定就得马上搬过来。

第二天是下雨。正因为是下雨，两个人心头都宽松了一下。“明天搬吧，”虽然佐山君起初讲了这样一句话，不过，他是天一晴就得出去做生意的，所以最后还是等待着在雨点稍停的时候就搬过去了。

“搬去以后还是每天要来的，而且米又不能不卖啊，”这样安慰着我，他骑上脚踏车去了。那天正巧是秋分节的前三天。

在这以后，他还是天天到我这儿来。我也跟从前一样地卖着米，也时常到N医院去。不过，对于春夫，又感到为难了。每天到职业安定所去赚一点钱拿回来的日子，大约继续了两个星期吧，以后又渐渐地回家迟了。因为工资是每天结算的，这以后他每天总是要把到手的钱全部花完才回家。假如向他查问查问，他不是打，就是踢。我觉得对他真是没有办法，只好忍着气不去管他。我对他已经彻底地厭惡了。可又感到：要在这个人世中生存下去，他那天生的本性，是多么不合適啊——在我内心深处，也有着这样一种憐憫的心情。

到十二月了。夾雜着雨和雪的初冬的寒風，吹到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脚上，就想到要准备过冬了，不能不買些燃料啦。

一捆一捆地零買木柴，價錢貴得驚人。因此，我总是到我

小时候帮佣过的那家人家去买，那兒特別便宜，用一百圓可以買進運貨腳踏車一車的木柴。等最小的弟弟从学校里回來以后，我們就一起去搬運了三車木柴。在往家里來的路上，有一段坡道很陡，運貨腳踏車在那里是踏不上去的，所以不得不把木柴卸了下來，擱到坡上。那是非常吃力的事。那天，我搬運着倒也沒有什麼；第二天，却發起高热來了，而且还患了很厉害的痢疾。下痢繼續了一星期之久。佐山君担心我，要我坐在腳踏車上，帶到N医院去。医生診視以后，說是腸結核。我吃了一驚，很是喪氣。

“先生，能不能想法子治好呢？”我問医生說。

“是啊，要用一种叫做鏈霉素的新藥，打它四十來針，就可治愈的，不过——比从前是便宜一点了，可还是很貴，大概，在黑市里購買，每針要一千圓光景吧——”医生側着头，这样回答我。接着又告訴我說，他不知道这能不能憑醫療券供給。（后来是准許憑醫療券使用的，不过在当时还不行。）我呢，不要說一千圓，連一百圓也沒有。話虽这么說，却又絕對不願意死。总得想办法，希望把性命保全下來。

佐山君听說是“腸結核”，好像愣住了，踏腳踏車脚也提不起來了。兩個人話都不說，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腸結核！啊！患了腸結核了——已經不能再活三个月啦！

我一回到家里，就像倒塌似地在火爐旁边倒了下來。假如把病拖着不治，那就只有等死了。我要錢，要買藥的錢——。

佐山君默不則声地在沉思。不一会，鄭重地開口了：

“要有多少錢，才能用那种新藥來治好病呢？”

“說是四十針，所以得花四、五萬圓吧——。”

我有氣無力地回答。佐山君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繼續沉思着。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道：

“總得想辦法請求市政府照顧——假如實在辦不到，我就出門去做工，縱然預借一筆很長很長時期的工資也沒關係，你，要給我活下去。”說着，眼淚抑制不住地淌下來了。

佐山君又把臉靠近我說：

“悲觀是要不得的，總得想辦法治好——”

“那是非常長期的病，到什麼時候才能治好呢——我，覺得真對不起你——老使你苦惱——”

“說哪裏的話！快不要再想這些無益的事吧。要不是抱着准可治愈的信心而去醫治，病是不會好的。知道么？振作起精神來吧！如果這樣還是不能治好，那是命運了。啊！歌姐！那時候不叫你一個人死，我也一起死！啊！請這樣想想，鼓起勇氣來醫治吧！”

佐山君一邊說，一邊緊緊地擁抱着我。

嚴重的下痢，每天繼續着。已經連起身也都很困難了。這樣下去，只是等死罷了。忍着腹痛，定神閉着眼睛的時候，母親的臉、祖母的臉、就浮現在眼皮里。父親臨死時候的苦楚也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來了。過了幾天以後，佐山君說，隨便怎麼總會籌到些錢的，總之，不住醫院不行。並且他又帶了禮物到N醫院去替我懇求。也許是他的哀求奏了效吧，說是後天可以入院了。不過，這時候，又有問題了：鋪蓋沒有。

“不要緊，我家早有一段在戰爭時期配給的料子，想必還在，我去要來。”

佐山君這樣說着，馬上就騎了腳踏車到他自己家里去，第

二天早晨，他拿着一段黃色的人造絲料子一早就回來了。他又到街上去，添買了一些布，把不夠的部分也補足，拜托鄰居的老大娘幫忙，总算一副鋪蓋是有辦法了。就在上午趁着沒有發熱的時候，進了醫院。醫生說我身體衰弱，一定要有陪伴的人，因此就由市政府方面派了一個人來陪着。心境算是寬了些，可是思量起來，又未免着急。在這醫院里，是實行自炊制度的。自己的膳食不用說，連陪伴的婦人也非供給她飯菜不可。燒飯煮菜用的炭也不能不自己買。這樣，家裏和醫院里就要兩份開支。所以雖說是憑醫療券入院的，費用却也很大。一想到這些事，縱然是躺着，心里却老不安寧。

N醫生給我打針，又給我服藥，可是經過三天的診察，我的病況一點兒也不減輕。啊！總得想辦法把性命救過來呀——我一邊跟籠罩着的死的恐怖奮鬥，一邊強韌地堅持要活下去。

“又沒有明明白白地講過那種新藥是不能憑醫療券使用的，何不硬向醫生請求一下看。”同房間的一個老大娘看着我可憐，對我這麼說。那老大娘是近處一個漁村里的人，看情形家境是比較寬裕的。也許因為突然進院，沒有鋪位的緣故吧，她雖然患的是高血壓，却和我這患結核病的人住在一個房間里。她不像是個神經質的人，也不大有討厭我的臉色，相反地對窮苦的病人倒還表示同情。

那天下午，當醫生輪到我這兒來診視的時候，我就試着向N醫生請求了。

“假如是結核性腦膜炎一類的病，那是憑醫療券也可給你使用的。”醫生說。

第二天，我又向他硬求。下痢還是一點兒也不減輕。我

不願意死，無論如何總得活下去，所以不管醫生是怎樣想法，就不顧什麼羞耻或體面地硬求他了，最後N醫生也被我這種懇切的哀求所感動，約定在跟福利事務所接洽以後給我注射。

腹痛才好像停止，腹部又變得異常膨脹而悶重。每天還是發燒。從病房的窗子裏向臘月的天空注視着的時候，身體雖然不能自由動彈，可是一顆心却忙亂地在想七想八。醫院方面跟家庭方面的生活，都只靠我和小弟弟的生活救濟費二千圓支持。怎麼會夠呢？對於自己的伙食費用，也每天要憂慮。干木匠的弟弟呀，佐山君的生意呀，這些都成了憂慮的種子。來探病的小弟弟告訴我說，干木匠的弟弟前些時候因為睡着出盜汗，一直在休養，現在已經起來開始工作了。怪可憐的，真對不起他呀！——我雖然這樣想着，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除了這樣做以外，也想不出什麼方法。

那種連夢中也在想念着的新藥——鏈霉素，好不容易得到許可使用了。離開最初N醫生勸我用的時候，已經二十天以上。就從入院算起，也已經過了十多天。

寂寞的正月來到了。難得是一個沒有雪的正月。只有寒冷的不帶雨雪的烈風，在晴朗的日子也狂吹着。由於從年底起開始注射了鏈霉素，熱度退了，下痢也漸漸地好起來了。佐山君要看生意上有空沒有空，大概是每隔兩天來一次。他跟我談起，魚、米兩行都做得不大順心，因此買了一部軋烏賊魚干的機械，想做烏賊魚干的加工工作。弟弟們也常常來。干木匠的弟弟，在非常冷的天氣里做工竟沒有傷過風，因此很高興，“神佛也還沒有理由完全不保佑我們啊，”他這樣說着，在病床上枕頭旁邊坐了下來，微微地笑着。

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在将要满两个月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大部分复元。在熄灯以后的病房中度过失眠的夜晚，也已经习惯了。在沒有暖气设备的鋪着地板的病房里，到了快近天亮的时候，很是寒冷。从玻璃窗的細縫中吹進了粉一样的雪屑，落在面部，耳朵和鼻子都像在痛。可是，在暖和的被窩中間，撫摩着自己的身体，“啊，活过来了！”又深深地感到已經确定能够活下去的愉快。心臟在手掌下面發着剝、剝、剝的声音。柔軟的胸脯在一起一伏地鼓动。我要生存！快些痊愈吧，我要去劳动！——“希望”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

医院里的生活，無論怎样節約，总得花上五、六千圓。我買魚只是買些下脚貨，常常又得顧慮到那个陪伴的人的情緒。我連燒一塊木炭都得划算一下。可是一想到那做木匠的弟弟不顧自己有病，掙錢來供我使用；一想到最小的弟弟身体瘦削孱弱而开始在送报纸，也就什么都不以为意了。

在二月底，做木匠的叔叔來了。

“听说你进了医院，挂念着，不知怎么样了。”他还是跟从前一样，是一个情深义重的叔父。叔父憂慮着我家里的情形，來宿了兩晚。那时候，曾經商談过春夫的事情。“那家伙真是沒有希望的了，把他出了籍，干干净净地断絕关系吧。”叔父这样說。而且这也是親戚們共同的意見。春夫虽說在职业安定所做散工，也只是在他高兴的时候才去做做，其实閑玩着不做工的日子倒多一些。至于顧念家里的心情，他始終不曾有过。

“不过，我想儿时总会觉悟过来的，所以請再寬恕他一下吧。”

叔父非常热心，連手續也都願意替我代办。我虽然感到有違他的好意，然而还是觉得弟弟怪可怜的。

不論在下雪的日子，或是在融雪的道路上，佐山君的來往販賣，都很艰苦。而且，自从我進院以來，米的銷售也变得不大順利了。因此，做到正月底就停止不做，買了一部軋烏賊魚干的机械，在家里工作。这种工作是把烏賊魚干軋平，加上調味作料，放一張寫着“禮品”字样的、彩印的花紙条兒在上面，裝進美观的玻璃紙袋里，然后批銷出去。弟弟們也好像是常去帮着做些裝袋的工作。万事老实的佐山君着手干这行当的时候，一样一样都會跟我商量，并且温順地听从我的意見。

“怎么，歌子姐，从現在起就媳妇兒当家啦！”有时給同房間的老大娘这样开着玩笑，不过我还是觉得快活的。

在N医院里，也已經熟了。护士長叫做山村，在她手下一共有四个年輕的見習护士。見習的姑娘常到我的房間里來玩。她們也都过着貧苦的生活。据說除去伙食以外，拿得三百圓。在病房的扶梯下面，有一間約四鋪半大小的房間，她們就一起睡在那里。当然，她們心里是不大高兴的。

护士長把見習姑娘們的事，一件一件暗地里告訴医生，这样，姑娘們也就憎恨着护士長。可是，如果你到診療室等处去瞧瞧，可以看到見習护士們却还給护士長差來使去，动不动就要挨罵；見了医生，她們又是战战兢兢地惶恐不安。据說見習护士是常要調換的。自从我進院以來，也已經換过兩個人了。有一个叫做阿代的姑娘，說是从配藥室里偷了錢，被辞掉了。姑娘們把这件事情詳細講給我听。在N医院里，每天要把收入的鈔票，全都在消毒液里浸过，然后攤在大玻璃板上晾干。

担任这工作的，是一个在配藥室和會計方面帮忙的青年，据说他是N医师的远親。这一天晚上，也跟平常一样，他把鈔票攤着，到廁所去了，事情好像就是在这片刻之間發生的。

“阿代說那时候絕對沒有到过配藥室，可是护士長却說她會瞥見阿代从配藥室里出來的身影，因此就一口咬定說是阿代干的。阿代才可憐呢！——那些时加藤君（青年的名字）好像正跟阿代要好起來，因此才給护士長算計了的啊。那是护士長特意偷的，一定的！”

她們当时都憤憤不平。可是，就在人心憤憤的时候，阿代拿着一个小包袱走出去了。

N医师是个人緣很好的人，所以N医院景况很是兴隆。不过对于有錢人和窮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有时甚至使你感到羞憤。我以前以为这是当然的事，也不以为意，不过后來我在胸部郁悶或是腹部疼得难过的时候，对这一点就更深地親身感受到了。要是一叫苦，他們就这样对你講：“忍耐一点吧！你这‘小姐’^①啊！比你病得更厉害，可是因为窮，看不起医生的还多着呢！而你呢，不是連鏈霉素也都憑医療券使用了嗎？”听他們这样一說，我也覺得不錯。不过对于不时襲來的腹痛，我这个从兒童时代起一直被称为忍耐力强的人，也是受不了的。但每次要給“小姐啊，闊气啊”地譏諷着，听了比什么都难过。因此，到后來，即使是万分痛苦，也不敢声張了。

到了三月里，因为腸結核已經好了，N先生劝我打打空气針看。哪知道不知打了多少次，空气一点也不進去。打的时候

^① 原文为“殿様”，系对王公貴人的尊称，这里是特意用尊称來諷刺山田欲于窮的，权且譯做“小姐”。

候連麻醉藥也不給上，就把那五寸釘一樣的針頭插進去又拔出來，所以我每次都要咬緊了牙關忍着。

“肋膜已經愈合，总是不大容易進去呢。”

医生这样說着的時候，我才好不容易有一種得到了赦免似的心情，不過疼痛還是不能馬上消失的。回到病房里躺着，一到夜里呼吸就漸漸地迫促起來了。胸部愈來愈痛苦，隨你躺着也好，起來也好，都覺得難熬。在病床上懶來轉去地翻身，到了耐不住的時候從病床上下來，直到天明就只在地板上爬來爬去。同一病房的那老大娘，說要替我喚看護婦來，因為我心里體會着醫生說的“你是小姐啊”這麼一種討厭我的心情，所以雖然痛苦得歪着面孔，但還堅持着請她在天明以前不要去喚。好不容易熬到窗戶上透出白光來，痛楚也已經減輕不少了。

這以後，又不知試打了几多次空氣針，但都失敗了，不過身體已經顯著地恢復起來。而肺部的病灶呢，要痊愈却還得過一個時期。僅是這樣，佐山君也已經非常愉快，神色爽朗地在說：“只要再忍耐一下就好了。”在住院生活中，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什麼都沒有的我，從襯衣到手巾，都是花錢新買的，他在注意到的時候，無論經濟怎麼困難，總是這樣那樣買來給我。“軋烏賊干”的生意，在開始的一個時期是進行得比較順利的。“到你把病完全治好為止，我將就着總能幫你一點忙的。”正在說着這一類話的日子里，有天晚上佐山君無精打采地跑來，說是那個性命交關的錢袋大概是在碼頭附近遺失了。

“我又不是沒有講過啊……就是因為你不肯聽我的話啊。那帶子，叫你套在脖子上，那麼幾次三番地對你講，可是

你——。”

那錢袋，是我在身体舒服一点的时候，在病床上坐起來，細心地做給他的。用帆布的零幅一折三那樣的大小。为了怕丢失，又特意系上了一根堅牢的麻帶子。可是佐山君老是怕羞，不肯把那帶子套在脖子上。錢袋里藏着六千多圓——几乎是他全部的財產。

真是叫做“禍不單行”，就在这以后不久，帮他批銷烏賊干的那个人，又吃下了一筆貨款，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佐山君慌忙坐了火車到那人家里去，那人已是行踪不明，却有好多个和佐山君同样受騙的人挤在他家里。

說起來佐山君算是个胆小的人，从來不想靠狡猾、机巧等來使自己占一点便宜，这时他那垂头丧气的神情，使我看了感到很大的苦痛。而我呢，在目前的情况下，要作任何的安慰或鼓励，都不可能，这就越發感觉苦痛。

“我还是到北海道去做工吧。”佐山君顯着沈悶的神色說。

我的住院生活，也因两个月、三个月地拖長下來、愈加沒有法子筹錢了。那个陪伴的人已經辭掉。我虽然自己做着飯，依旧住在医院里，可因为是窮人，所以不时要向医生或看护妇送点“礼物”，現在也變得完全送不起了。在私人医院里，这样的病人总是要被他們嫌惡的。我虽然早就認定他們对待窮人要比有錢人坏，死了心，可是一想到病症的前途，还是不由地要憂郁起來。正当我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的时候，旁边病榻上的老大娘对我說道：

“你啊，不要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到赤濱的S医院去看

看吧，听说那边对穷人和有钱人是同样关切的。——無論怎样——不过据说那是‘紅色’的医院呢！”

现在这时候竟也有这样的医院么，我思忖着。

“真的么？那么，像我这样的人，还是到那边去的好啊，”我说。

“是啊，是啊，据说像你这样的肺病，那家医院是最善于治疗的。”她这么回答着。

我的心，不禁给“無差別地、慎重地对待病人”这一点吸引住了，因此就每天尽是打算着怎样转到那个S医院去。可是由于那时候医疗券的规则严格起来了，已经不能按照病人的意志自由转换医院，所以完全没有办法。

把这件事跟佐山君一谈，他就叫我偷偷儿去诊治一次看，他说这笔用费由他拿出来给我。

这以后一连几天，一次也没有见过佐山君的面，后来他忽然来了。说是生意总归不好做，所以已经决定尽早出门去做工。“無端的却在顺顺利利的景况中，钱袋丢了，贷款又吃了倒账，结果呢，背了一身债。”说着，却在爽朗些儿的脸上显出了苦笑。

“还是想到网走去啊。”

我有点儿扫兴。

“打算长期地耽在那儿么？”

“——嗯，又要还债，又不能不在手头留一点钱再回来——。今年年底是要回来的，”

看他的样子，胸中正在这样那样地盘算着。

我禁不住叹了一口气。不过，又想不出有什么好工作可

以留住他。他又講到了種種关于將來的事情，他說、忍耐着去做工、把債務了清、并且还准备在回來以后，兩口兒成了家，經營一个小規模的加工作。“希望歌姐那時已經完全恢復健康，因为那時我也高高兴兴地賺了錢回來了。”他这样說着。

春天的陽光透过窗上的玻璃，照滿了整個房間。旁边病床上的老大娘插嘴說，因为季節也已經轉好，她打算在兩、三天之內就要出院。

“真可羨慕啊！我也希望早些好，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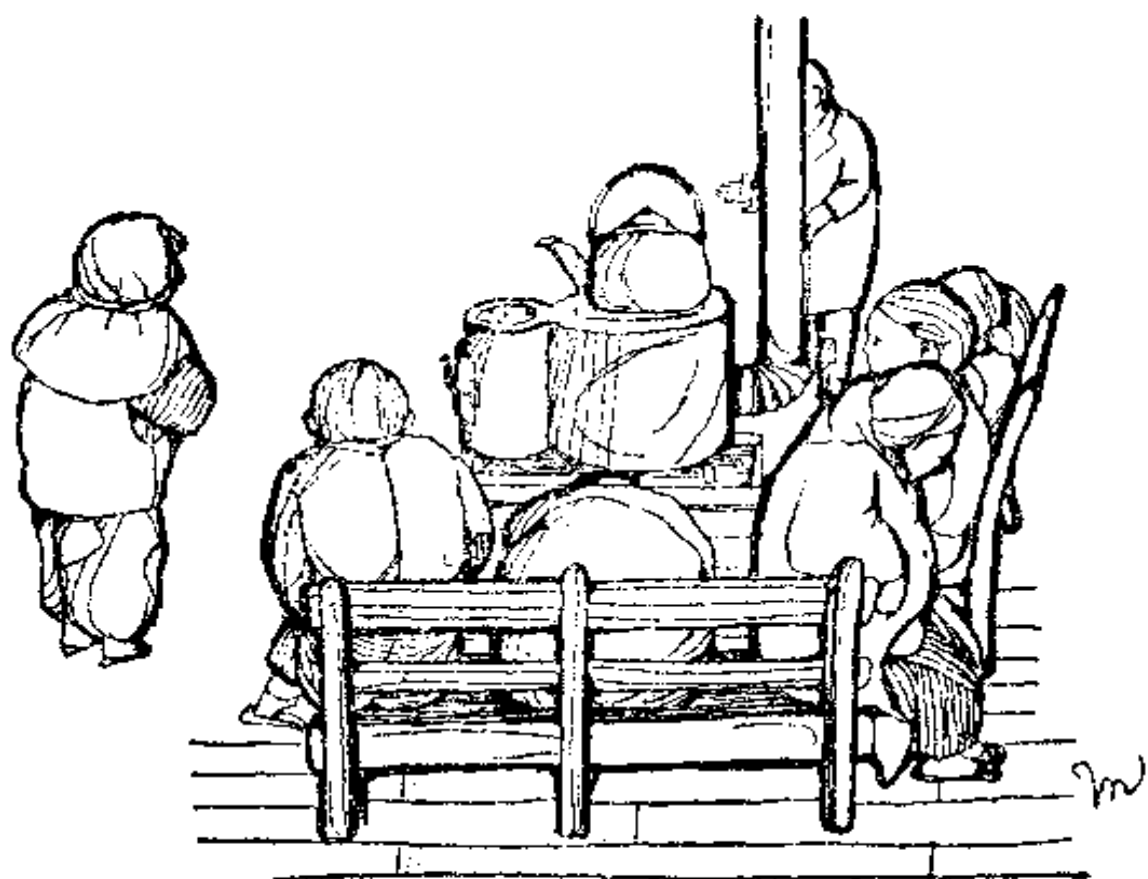
这时候，佐山君忽然想起了似地說：

“喂，到那个S医院去試試看吧。我也打听过，說是完全供給膳食的。这样，就不必讓病倒在床上的人还要自己做飯了，一定可以很安靜地养病的。”

于是，我就急急地去請求准許出外一趙。

从N医院坐國营電車到第二个站下來，近傍就是S医院。出了站、緊靠左手就是一条狹窄的石子路。这条路圍着S医院繞成一个圈兒。拐了弯过去，就是医院的大門，所謂“門”，也只是門的遺迹似的兩根石柱樹立在兩旁，連寫着医院名称的招牌也沒有挂。从这兒進去，是一条尽是石子和土塊的高低不平的路，靠右手有一座鮮明的、灰色大型新建病房，靠左手有一排和这完全相反的、破旧得像是下起雨來要漏水的病房。在道路的尽头，迎面有一座好像是診療室的房屋，靠左面有一扇便門似的裝着玻璃的小門，关着沒有开。往四圍看了一阵，哪兒是医院的正門呢，竟看不出來。

走來走去彷徨了半天，經小鋪子里的老大娘給我指点以



后，才進了那可憐的正門——裝着玻璃的小門。

在正門里面，順着土間四圍走廊的壁上，貼着許多照片。那是什麼呢？我連木屐也顧不得脫下，就在那兒看着。看管木屐的老伯伯催着我說：“喂！快點兒請進來吧！”我正在急急忙忙地脫木屐的時候，佐山君也進來了。

“不知道正門在哪兒，竟跑到那邊去了。”佐山君這麼一笑，那老伯伯也笑起來了，他在蓋着一層白灰的炭火上烤着手說：“病人們誰都是為了這一點弄得莫明其妙的。”

從走廊中往右邊進去，是一間光綫暗淡的待診室。那是就把走廊擴大了當作待診室的。那兒的牆壁上，也貼着種種東西。

在掛號處辦完了手續，兩個人就在那邊的長椅子上坐了

下來。看情形正是最挤的时候。正中放着一个火爐，火爐四周排成四方形的長椅子上坐滿了人；在稍微离开一点的地方的椅子上，也有許多人等着。这兒和N医院的待診室不同，服裝不整潔的人很多。蒼白消瘦的青年呀，抱着嬰兒——裹在洗得已經褪色的布兜子里——的女人呀，都好像是窮苦的。漫不經心地回转头去一看，后面壁上用大字寫着：“生活困难的病人，請到商談生活問題的窗口去。”和N医院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佐山君珍奇地在看四圍貼的紙片和壁報。我也站起來，到大門里面的走廊上去看照片。那是苏联的照片。在一張緊摺一張、貼得滿滿的照片底下，每張都附有簡單的說明。我一边念着一边順序地看下去，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不念。一座不知有多少層高的庄嚴華麗的建築物下边寫着：“最近用最先進的建築方法造成的工人住宅”。

建造在美丽的海边，附有圓形正門的一座大型建築物，下边寫的是：“工人夏季休養所”。其中把我的心牢牢地吸引住的，是“結核病療養所”的照片——一所非常漂亮的建築物，窗戶全都打开，雪白的病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还有病人們的食堂，照片下面寫着：“膳食是根据病情細心配制的，病人可以得到充分的热量。”工人医院的照片很多。我一直在那兒看着。忽然發覺佐山君就站在身边。

“要不要付住院費什么的呢？”我輕輕地問他

“噢，假如是工人，是可以由他的服務單位拿出來的吧。”

那兒放着一張狹長的桌子，有許多在壁上貼不下而余下來的照片就擱在上面。佐山君默默無言地一張一張拿起來看

着。我因为站得已經感觉吃力，就回到待診室里。出出進進的各式各样的人也在看着照片。待診室里的病人大部分已經变换了。我出神地等待着輪到自己。

“山出歌——子君！”

里边內科診療室的門打开了，一个年輕的看护妇在喊。从鄰接的小兒科診療室里，傳出了嬰兒啼哭的声音。那是一間明亮的房間。医生的个子很魁偉，年紀四十光景，前額因頭髮已經禿了上去，顯得很寬廣。他問了我的病歷。我告訴他，是憑醫療券在N医院住院治療的，可是希望轉到這兒來。經過了一遍精細的檢查，还照了愛克斯光透視片。医生精神抖擻，看护妇也敏捷地和医生配合着。我对那种态度很驚奇，感到一种想說什么就可說什么的气氛。这和N医院是多么不同啊！

我模模糊糊有着这么一种感觉。

一会儿，医生說了：

“目前你既然是在别的医生那兒看，那么想必那边是在尽力医治的，——假如想轉到这里來，就請先得到那边医生的許可以后再來，这样才好。到目前為止的愛克斯光透視照片以及病歷等等，也希望能够告訴我們——”

对于沒有學問而又窮苦的我，他的措詞和态度那么客气，使得我臉都紅起來了，我应了一声“是”，就匆匆忙忙地想走出診療室去。

看护妇在我身后說：“这笔費，請到事务室的窗口去付。今天你沒有帶醫療券來吧，所以透視的費用是要請你付一付的。”說着，把紙片遞到我手里。佐山君还站着，不知在看壁

报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我把付款的傳票一看，除了透視費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寫。

“我靠了生活救济，已經在住院医治了，这回沒有帶醫療券來就診，照理还得收別的診費，却都免掉了。”我对佐山君这样說。

“唔，”他臉上顯出了詫异的神情。想到了虽然免的錢不多，但也是有幫助的，我覺得很快活。

这以后过了兩三天，佐山君到網走去的日期决定了。我心里感到又淒涼又苦悶。从前我比別人加倍堅強，总是不肯服輸，現在却變得这样，可真感覺奇怪，也覺得可憐。

“这次回來以后，馬上就要結婚的，保重些，快养好身体吧！”佐山君还是很有勁地这么說着。他說要替我把二流子的大弟弟帶到北海道去。我也覺得假如能够这样麻煩他的話，那真是再好沒有了。春夫在鄰近一帶当然不用說，就是在親戚中間，也已經沒有一個人再关心他了，而佐山君却还誠誠懇懇地說出了这样的話：“如果帶他到陌生的地方去，也許會認真起來，想到自己靠自己生活的。”这样，兩個人就在三月底動身了。

單調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我的病情已經好轉，一切痛苦都已消失。有时候心里覺得好像能够做工了，可是稍微多动动，又立刻會感到疲勞，肺里面的病，真是無法捉摸的。躺着已經使我感到厭膩，覺得好像已經躺了三年、四年似的，我从被窩里伸出手來，仔細地看，手變得柔和白晰，透現着青色的靜脉。我真想去干活啊——為貧苦所迫、逼得無路可

走而劳动着的光景，使我怀念起来了。無論怎么样窮苦都好，能够尽力干活就……。

我活像手足給縛住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在这种情况下的貧困，那是非常难受的——好像脖子在給用絲綿絞緊來似的，一陣緊一陣，气都透不过來了。这种貧窮，也可說是一種躲避着的貧窮。我就在这样的心情下，度着每天每天的住院生活。我從來不是虛榮愛面子的人，可是說也奇怪，我的心情却逐漸地變得淒涼、變得自卑起來了。我覺得从前堂堂皇皇地度着窮日子的时候，倒还是幸福的。

錢愈來愈緊了。早早地吃過晚飯，春季里遲遲沒有暗下去的晚霞还映射在窗上的时候，我这样那样地思量着。——健康的时候，無論怎么样劳动都行，不过要是生了病，倘能对生活沒有顧慮地一直休养到痊愈的話，那多么好呢！那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的，因为那也許就是叫做“天堂”的地方了。——有时候我也認真地想到了这类的事，而且，从前我在S医院看到的苏联的照片，忽然又会無端地一張張清清楚楚回憶起來。有时候，我还夢見已經死去的妹妹的笑容，在一个托兒所似的地方，看到她坐在秋千板上。

要不快点出院，就要过不下去了。不过，一想到几个月以前那种腸結核病的可怕的情形，使我担心旧病复發，也就不敢輕举妄动了。我希望轉到S医院去，打算断然提出这一个請求。因为那边是管飯的，如果在那边，就可不用愁吃也能得到治療。父親、母親、祖父母們、誰都是为了無錢看医生而死掉的，我希望至少我能够得到医生的診治，尽可能把病治好。因为我还是这样的年輕啊——。我为了生存，决心作最大的努

力。

“病差不多快要好了，怎么还想轉到 S 医院去呢？” N 医生看着透視照片这么說。

“这兒是膳食自理的，費用相当大。我想，S 医院是管飯的，可以不用担心地看好毛病——”我老老实实这么講了。不料医生勃然大怒起來。

“簡直是人心不足！俗語說，抱了又要背，就是指你这样的人。这么样受到政府的照顧，你却还打算不出錢白吃飯哩！劝你懂一点羞耻吧，羞耻！”

坐在一边長椅子上的三、四个門診病人，吓了一跳，大家都向这边看着。我羞得臉上要冒出火來似的。好不容易才輕輕地开口說：

“先生！我不是为了要吃現成飯而想轉去的啊。留在这兒，一日三餐也都沒有办法。这样，病就不能好，所以想轉到管飯的地方去，希望好好地把病治愈，尽早能够靠做工來維持生活，就不須再要市政府來照顧了，我是这样想的。只是这么一点兒用意罢了。”由于悲怨，我的声音發抖了。

医生馬上命令看护妇，要她接通了市政府的電話，接着就親自拿起了听筒：

“山田歌子的病已經好啦，限在今天出院，以后就是門診了。”当着我的面，大声講完以后，砰的一声就把听筒擱上。

到了这种地步，我除了回家以外沒有旁的办法了。把最小的弟弟喚來，立刻准备出院。傍晚，去向医生辞行以后，就出了医院。当我向医生道謝的时候，医生对我敷衍了一下說：

“別客气，以后來看門診，很快就会痊愈的。”

离家五个月，现在又回来了。破屋子更是破乱不堪，看都看不入眼了。所以从回来以后的下一天起，就不能不劳动。不过，大的弟弟不在跟前，总使我感到轻松些。做木匠的弟弟虽然有时工作要中断，可是零零碎碎地也还能赚一点儿钱。

从晚春到夏季，我度着疗养的生活，什么变化也没有。大概每星期到N医院去一次。去是不高兴去的，因为医疗券不能转到别处去使用，也就没有别的办法。

傍晚，有时心里舒服一点，我就试着缓步向坡道上方走走。

在这样的散步中，我认识了一个叫做辉江的年轻女人。她最近刚和一个搬运工人结了婚。从坡道往右走去不多远的地方，密集地建有許多窝棚，她就住在其中最小的一个窝棚里。那地方，后面是杂树林子，前面的草原上，有伐木时留下的整齐的树根，我常在那一类树根上坐下来，出神地休息一会。这种时候，辉江姐往往在整理她房屋前面的小菜圃。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不久就成了朋友。据说她哥哥是生结核病死的，或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她对肺病并不怎么嫌弃。她是在职业安定所里登记了做散工的，生性是个和善的人，又加还没生孩子，逍遥自在，所以在没有工做的日子或晚上，也常常来我家游玩。并且不时把米呀、钱呀借给我——当然到后来我总是还给她们的。

佐山君来信了。我吃了一惊。他在做鱼膏的时候，左手给“研制机”的齿轮轧住，轧伤了四个手指。

“真是一眨眼之间发生的事情。怕使你担忧，一直瞒着不

給你知道。現在大體上已經痊愈了。從下星期一起能夠上工廠去了。手指頭雖然不能跟原來一樣、但結果總算沒有截掉。軋傷的是左手，還算不幸中之幸呢！”信上這樣寫着。那時他一定是在想些什麼事情吧。那是在想得出神的時候一不留神給軋掉的。是在想些什麼呢？——我把那封信反復念着的時候、感到他的姿態、面貌和聲音好像就在我的身邊。

雖然每年都是一樣，可是一到夏天，我們家里可真叫人受不了。后山油蟬^①的聲音使人听了愈加感到暑熱，住在那不大通風的房子里，就是定心不動，也會汗流浹背。洗澡呀，洗衣服呀，都得用水，所以在夏天，汲水是一件吃力的事。最小的弟弟代我擔當着這一工作。他從公用自來水龍頭那兒用提桶把水取來以後，就倒在水桶或洗衣盆里。我偶然留神一看，看到他每汲一桶水來，就呼——呼——地直喘，苦痛似地彎着腰。雖然身體本來就弱，可是總覺得情形有些奇怪，因為他近來飯也不大吃得下了。“身體有些不舒服么？”我這樣問他的時候，他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有些疝夏似的。”尽管他這樣回答，可是當我想到“萬一……”的時候，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假如連這個弟弟都生了病，那可怎麼辦呢？我知道這是應該就去請醫生診視一下的，可是我很害怕，不敢這樣講出口來，竟然一天一天拖下去。後來學校放暑假了，他不好意思地問我說，可不可以把送報的工作暫時停歇，到了秋天再干。不用說，這種工作對他的身體本來就是不適合的。所以暑假期間，他就每天耽在熱得難受的家中，翻來復去地躺着。

① 蟬的一種，它的體長約四厘米，體黑色，翅暗褐色，口吻淡黃色。

他那本來就在一天一天瘦下去的身體，現在是越來越瘦了。

最後我下了決心。那是一股勁兒望山谷里跳下去似的一種心情。我要到醫療券，帶他到了S醫院。醫院的房屋，和從前稍有不同。以前那樣的蘇聯照片展覽會已經不見了，可是在待診室的牆壁上，還跟從前一樣地貼着種種紙條。

“反對停發醫療券，大家一起來鬥爭！”我看到了這樣的一張標語。

出乎意料以外，很快地就喚到了我們。醫生、看護婦都跟上一次來看病的時候相同。診斷簡單地完畢了。醫生只是給弟弟作了詳細的檢查，至於結果如何，叫我們明天來問。

第二天，還是兩個人一起去。原來我以為是“杞憂”的，結果居然証實了。弟弟給診斷出是患了肺結核。據醫生說，肺上甚至似乎還有空洞。我的眼前漆黑一片了。好不容易咬緊牙關供給上高等學校，到現在一切的勞苦，都已變成泡影，想到這兒，眼睛一陣發花，人都要暈過去了。

我心神恍惚地走出診療室。

醫生勸弟弟住院，要他等病榻一有空就進院，在住院以前，先施行人工氣胸療法。兩個人怀着無法形容的陰暗的心情，走出了醫院的正門。無意中向旁邊一看，在屐櫃^①上方的壁上有一大幅宣傳畫，上面寫着：

“我們的健康，要由我們自己來爭取！要求把重新武裝的錢，撥做社會救濟費！”

回到家里以後，兩個人還是什麼話也沒有說。小弟弟好

① 櫥木屐的櫃子，放在進門處的。

像比我更是灰心喪氣。而朝廊檐的一邊，盡是躺着，身體動也不動。傍晚，天色黑下來的時候，做木匠的弟弟回來了。一想到這個弟弟的勞苦，我就什麼話也講不出來。“怎麼啦？”他這樣地問着，我只是不作聲。說不定弟弟也已領會了，他又接着問：“也是不好麼？”“唔，”小弟弟應了一聲。“非休學住院不可了，”我把醫生的話低聲轉告了他。“嗯——”弟弟現出悲痛的神情听着。

在吃過晚飯以後，我們還是站也不想站起來，各自沈浸在深思之中。只有蚊蟲，發出嗡嗡的聲音，叮得人很討厭。不久，做木匠的弟弟就在那邊一骨碌躺了下來，把眼睛閉了一會兒。

“我們的家，已經完全不行啦！”他在嘮叨着。

就在这以後不多一會，他說出了要到鄉下去的打算。他覺得附近這一帶，沒有好活計，不如把“木偶阿叔”的家作為根據地，在鄉下各處做工，尽可能寄錢回來。他說：“在農村，木匠的活兒也許比這裡能掙錢吧。”那時候我看着他面龐，思量起來了：這心思，當然不會是假的吧。不過，年紀輕輕的他，莫非已給自己家裡陰暗的不幸，悶得快要喘不過氣來了麼？他莫非是在想，既然同樣是勞苦，不如離開家庭，可以呼吸一點輕鬆的空氣麼？

我不能打消他的意圖，反而倒是愉快地想送他走。可是沒有給弟弟帶去的鋪蓋。家裡一共只有兩副被褥，我用了一副，還有一副是兩個弟弟合睡的，因此沒有辦法。這樣一擡，弟弟就說，到那兒以後，掙了錢自己會辦一副的，用不着擔心。於是，就只帶了木匠的工具，出門去了。為了要趁天還沒熱起

來，決定坐早晨第一班火車。我和小弟弟把他送到鹽鋪子前面，他對我們說：“我打算想辦法寄些錢回來，給你們買滋養品吃，請你們振作起精神來，把病養好吧。”留下這樣的話以後，他就在盛夏早晨的涼爽空氣中，匆匆忙忙地走下坡道去了。

現在只有兩個病人在家了。弟弟常到S醫院去打空氣針。我也在N醫院看病，那知到了八月底，我吐起血痰來了。我把這情形告訴了N醫生，他老是說：“沒關係，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每次只給我打兩針針藥。醫生既然這麼講，我也就相信他的話，以為沒有什麼關係，照常做着煮飯、洗衣等等的事。

在這以後不久，佐山君又有信來了。信上的大意是這樣：“網走工錢比別的地方低，有人辭掉了這兒到別處去。我也因為在這兒干活沒有好處，想換換地方，你能替我找個工錢較高的事麼？”

那天晚上我就拿了這封信，到最鄰近的輝江姐家里去商量。因為她的愛人是參加搬運工人組織的，我想也許能夠打聽到什麼好消息。

在她家里，先已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客人，好像是鄰居，以前我也曾瞧見過幾回。這回我和她一下就無話不談地講得很投機。她是輝江姐的近鄰，相隔只一棟房子，家里已有三個小孩。她叫做田中，好像是東京人。

“在蘇聯，據說是連一個妓女也沒有的。”

當她這麼講的時候，我心里想，這樣的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真是這樣的麼？”當我反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她們生活是有保障的，所以女人沒有為了活命而去做妓女的必要。接

着又給我講了許多事情。我也想起了以前在S醫院看到過的蘇聯的照片，我們三人就津津有味地談着這些事情。想到要回去的時候，已經十點多了。因此就匆匆忙忙地把佐山君的事拜托了輝江姐。她跟我約好，等她丈夫一回來就替我說，她自己也決定另外替我打听打听看。

田中姐提出一個意見說，與其這樣做，不如就在目前工作的地方，大家團結起來要求加薪。

“在能夠找到較好的活兒的時候，換換地方也許還行。不過，就是在這兒，最近說不定也要減工錢或裁人呢！不進行鬥爭，我們的要求是達不到的！”接着，她又告訴我，她們曾經向女工部要求，如果女工們為了帶孩子去看病而向廠方請假，就不能扣減工錢，結果也迫使應允了。

看起來田中姐是個非常偉大的人。而且我還有一種感覺——覺得她很可靠。我覺得，如果是這個人所說的話，准沒有錯。

回到家里以後，田中姐的話還是印在腦子里，沒有忘掉。據說沒有妓女——單只這一件幾乎難以置信的事實，就使我直感到蘇聯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國家。墮落成為妓女的許多朋友的面影，一個一個浮現在我腦海里，又消失掉。就說我自己，說不定也經不起指尖兒一按，便已經易地淪為妓女或小老婆了。

田中姐說，在蘇聯，是共產黨在搞政治的；說他們搞政治只是為了勞動人民的幸福；又說就因這根本的一點不同，所以在日本，窮人的生活才這樣的苦。我對共產黨的事，什麼也不知道，可不知怎的，一向以為那是一個可怕的东西。田中姐

說，共產黨決不是可怕的东西，只有那些叫工人們竭力勞動，而自己一個人賺錢的家伙們，才覺得共產黨是可怕的。這一點，我雖不大明白，不過我感到，無論怎麼樣不停地勞動着，總還是窮得沒辦法吃飽肚子，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以往我在沒辦法的時候，只知道搞副業生產啊，延長工作時間啊，想多掙幾個錢，這種做法，我覺得似乎是太枉費心機了。到現在為止的我的生活方法——只顧靠損害自己的身體來活命的那種生活方法，是不是好像一架機器，在哪兒丟了一顆重要的螺絲釘呢？模模糊糊地、從我心底的一角無端涌現出這樣的一種思想。到現在為止我所過來的生活，抑止不住地一一回想起來了。這樣，我的眼睛也就愈加明亮起來，結果到快近天亮的時候，還是不能睡着。

過了兩天，輝江姐的丈夫在去上工的時候，半路上到我家來轉了一轉。

“早——早啊！”他雖然瘦削，却是一個精神飽滿的青年。就在門口站着告訴我說，湊巧機會好，在稚內有一個好工作，不過要在什麼時候動身去，一時還不知道。我說那麼打電報去叫來吧——最後就決定先打電報去叫回來了再說。

佐山君在第三天晚上就回來了。他左手的傷遠比在信上告訴我的要厲害，中指和無名指指頭截掉，變得短了。他自己倒毫不在意，可是我每次看到了心痛得要命。

第二天早晨，和佐山君面對面坐着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一股腥臭的氣味從胸底里冒了起來，同時就骨篤一聲吐出了一大口血痰，不免吃了一驚。佐山君看到，臉色也變了。稍微隔

了一些時間，又是一口。在草紙上，那粘稠稠的鮮紅的血塊，觸目驚心地映在眼帘里。“老早就常在吐了，N医生也知道的。”我这样說了以后，佐山君把头側着。

他說僅在他离开这兒以前，能讓我安靜地躺着也是好的，于是就把煮飯洗衣等等工作承担了去代我做。但他是只要电报一來，就不能不到稚內去的。我的心情在消沉下去，怎么也不能振作起來了。

想到他身体也不太好而在操勞，我覺得太加重了他的負擔，抱歉得很。他自从跟我認識以來，尤其是在我生病以后，精神上不用說啦，就是在經濟上，對我們全家也照顧了不少。因此，一想到他所付出的犧牲，就覺得万分的对不起他。我望着他站在那兒勤懇麻俐地干着活的身影，忽然閃過了這樣的一個念頭：“是不是應該跟他离开呢？”爸爸也是在死去的二、三年前开始吐血的。如果我也是这样，那么即使活下去，說不定也只有三年光景了。佐山君真是可憐，我們要是反正不能成为夫婦的話，現在我不是應該自動地和他分离么……。我輕輕地用指头拭去了留在眼角上的泪水，熱切地想去看看田中姐。

給佐山君的通知，終於來了。他決定就坐下一天的早車出發。

晚飯以后，我談起前几天晚上的事，把田中姐所說的苏联的情形講了以后，佐山君也把他从前在朋友那兒听來的話告訴給我。他又說，看來在苏联，一个人只要勞動，就能够沒有困難地生活下去，那是事实。

“我也的确覺得是这样。就在我这手指受伤的时候，也靠

大家替我去交涉，因此醫療費由雇主負擔，停工期間的工資也拿到了手。不過後來大家又都分散到別處去了。到別處去，那兒也不一定比以前的地方好啊。就如稚內，工錢雖比網走多了些，可是冬季的失業期間，在網走是有失業保險的，在稚內却沒有。”他這樣說着。

“那麼，到了稚內以後，展開鬥爭，要求增加失業保險就行啦！”我說。

“歌姐！你一下子就變得這麼偉大了！”他大聲笑着。

我本來打算在佐山君動身以前，帶他一起去和田中姐談談，可是結果竟沒有如願。現在不是正應該讓佐山君擺脫負擔了么——這一意圖，在我心中漸漸地明顯起來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對於自己那顆被吸引住了的心——即使他把我遺棄了也還是想跟着去的心，却怎麼辦呢？如果去問田中姐，不知又是怎麼說呢？——我自個兒在沉思。

“歌姐！你為什麼這樣沉悶啊？快些睡吧！又要吐血啦！”他說。

吐血，恐怕連三年也活不到了——我霎時間下了決心：

“佐山君，我想跟你分離。”

“哎？分離？為什麼？”他驚异地抬起了頭。

“我啊，絕對沒有痊愈的希望了。縱然活着，怕也不會長久了。我覺得，無論累你等到什麼時候，總沒有希望成為夫婦。這樣拖下去，永遠只是累你勞苦，所以，就在現在分離了吧……”后面的話連續不下去了。

“說什麼話呀——。這樣的事我連一次也沒有想到過。你真傻啊！歌姐！別再轉這些多餘的念頭了，要不專心一志保

持着輕鬆、堅定的心情，那麼本來能夠治好的病，結果也就治不好了！”佐山君的聲音激動起來了。他的話，使我的淚不斷地掉落下來。

隔了一會，佐山君輕輕地像在自言自語地說：

“真的，只要我能夠多賺一點錢的話，也不會叫你過這種凄慘的日子，就因為我這麼樣的沒用，才使得你這麼可憐的啊。”

佐山君又再三勸我到S醫院去。“你既然很想進S醫院，那麼想辦法請求市政府、兩個人一起進S醫院，不是好麼？”他不斷地勸着，終於使我振作起精神來，接受了他的勸告。

他在第二天早晨一早就離開家裏。雖然他說“可以不必送”，可我还是送了一程又一程，終於把他送到了山腳下坡道的盡頭。

佐山君的身影，在拐過了十字街口的郵筒以後，看不見了。正當我轉過身來的時候，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原來是田中姐。

“呆呆地在這兒幹麼？”她精神飽滿地笑着，露出了前面已經脫掉了一顆的牙齒。她穿着套褲，用手巾包着頭和面頰，正要去上工。我告訴她，我才送別了佐山君。

“我是在N醫院看病的，現在想轉到S醫院去住院，可是因為憑醫療券看病不許隨便轉院，所以正在為難。”我詳細地告訴了她。

上工的人們，繞過了站在那兒談話的我們倆，在匆促的腳步中不曉得過去了多少個。

田中姐認真地聽着我訴說。

“这样講起來、那是有关死活的重大事情啊！就只有到市政府去，坚持着交涉一下，一次不行就兩次、三次地耐心要求下去，总得要他們答应！”她把到市政府去要講的話也都教給了我。

我到市政府去了。管这事的是个头髮斑白的五十來歲的女人。我把情形詳細地講完，向她提出轉到S医院去的要求。

“啊！那是共產党的医院呀……所以，只讓你弟弟一个人去，你呢，还是到市立医院去吧。”說着，那女人目不轉睛地把我的臉注視了一会兒，忽然又說：

“你不是山田柴助君的女兒么？”她这样問我。原來父親在市政府服务的七年中間，她是和父親一起工作的人。这一偶然的遭遇給我帶來了幸运，我很順利地換得了到S医院去看病的医療券。

靠了这个帮助，第二天馬上就到S医院。待診室里依旧挤滿了工人裝扮的人們和衣服破旧的女人們。在桌子上，放着几本封面上寫着“你也可以得到生活救济”的活頁小册以及“苏联新聞”和画报之类的書籍。也有似乎由結核病人組織起來出版的“病情日报”等報紙。我到这医院來，这是第三次。每次來的时候，不知什么緣故，总感到一种使我变得有勁的气氛。我感到为貧窮和疾病所苦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而且似乎我还產生了一种模糊的信念，覺得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某种力量，要把我們的痛苦多少減輕一点。

那一天，开始打空气針。只一次，就很順利地打了進去。我是在N医院里打怕了的，因此当針头刺上來的时候，心里別別地直跳，可是竟在不知不觉之間毫不費事地打好了。給我

打針的還是以前的那位醫生。約定只要病榻有空，就可讓我入院。我回家去的時候，腳步也變得輕快了，不過還是很遺憾：如果讓佐山君知道了我已經打進空氣的事以后再走，那就好啦！要是他知道了，不知將怎樣快活呢！

從此以後，每星期一次，去打空氣針。弟弟也去打空氣針。做木匠的弟弟，只有一次，寄來了很少一點錢。揣想他初到陌生的地方，也沒有馬上能賺好工錢的道理，而且自己的被褥又不能不做。因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在北海道的春夫，什麼音訊都沒有。如果他能夠自個兒過得下去，對誰也不找麻煩的話，這也就行啦——我對他已不抱什麼希望了。

九月也過去了。房租欠得不能再欠，而且什麼東西都賒賬，店鋪里的賬款竟達到了八千元，已經快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只是指望着戰死的哥哥那筆遺族撫恤金發下來抵用，可是這筆錢却老不發下來，心里焦急得要命。

我們兩個人身體都不舒服的時候，大家都怕起來做飯，因此常要吵嘴。又如在沒有米的日子，就不吃飯，只是躺着。弟弟說：要是低下頭去向人家借錢借米，還不如不吃的好。我也因為借的次數多了，覺得不好意思，不願意去。

有一天，天在下雨，因為從早晨起就沒有米，只好餓了肚子躺着。過午不久，輝江姐來了，她拉開門偷偷地張了一張，好像就已完全明白。

“怎麼啦？看你們的神色還沒有吃過飯哪！”她說。“次數太多了，覺得難為情——”我這樣一說，她就回答說：“用不着客氣啊！要是我家也沒有的話，那就沒有辦法。只要有，就可以拿來。”說着，立刻冒雨回去，滿滿地盛了一海碗飯，拿

來給我們。我把這碗飯和弟弟分着吃了。在迷迷糊糊的一片白色中間，不知有多少顆淚珠掉了下去把飯粒打濕了。

到了十月里，病榻還是沒有空。怎麼辦才能維持到病榻有空不致斷餐呢，這一件事情成為兩個人重大的心事了。我們左商量右商量以後，決定把可以變錢的東西全都變賣掉。

雖說是把家具等等一切都賣掉，其實在父親死去以前的幾年間，早已賣得差不多了。看得入眼的東西，當然一件也沒有。只有一口櫥木衣櫃——也許還是祖父一代做的吧，因為比普通的衣櫃大了些，好像值錢一點，其餘那些矮桌^①呀，壁櫃呀，飯桌呀，都是些由於幾十年的污垢而髒得一塌糊塗的，滿是斑痕的東西罷了。

“那只白鳴鐘也可值幾個錢吧。”弟弟說了。

“啊，對啦對啦，已經忘了。並且，那只鐘又是一點也不准的啊！”

由於鄰居的老伯伯的介紹，一個舊貨商終於來了。我們想，單這口櫥木衣櫃也得多賣他幾個錢，且跟舊貨商堅持着多要幾個錢看，却給他識破了我們的弱點，說是“生肺病的人家賣出來的東西，是沒有買主的”，結果決定算作二千圓。一切在內，從腌東西用的四斗桶以至洗衣盆，除掉眼前必需的東西以外，全都賣掉，合計到手三千八百圓。

舊貨商把物件搬上運貨腳踏車，運走以後，我們兩個人在空空洞洞的房間里，默默無言地躺着。在放慣某一件東西的

① 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桌子比中國的矮小。

地方沒有了这一件东西以后，房間里就冷清清的，使人有一种又似寂寞、又似悲哀的無法形容的感觉。破得已經露出了地板的席子，只有在放过衣櫃的一角上还留着衣櫃大小一塊清潔的地方；熏黑了的牆壁上，只有一处，鮮明地顯現着白色，那是長年放着壁櫃而留下來的痕迹。

“已經弄得精光了——”我說。

“沒关系，以后不会比現在更窮了啊！”弟弟答。兩個人不期而然地面对面瞧着，真是哭笑不得。

以后就只是等待進院了。我用变賣得來的錢，把被褥改制一下，又稍微買了些零星的东西。从姑母那兒，寄來了一件預備進院时候穿的人造棉的衣服。

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那筆錢只是在一天一天地減少下去。到这地步，我也顧不得什么羞耻和体面了，就在去打空气針的时候，把大体情况对工医生講了。医生顯得有点兒驚奇，他說，“既然这样困难，那么——單你弟弟一个人也好，先讓他住院吧。”

这以后的第三天，医院方面的明信片來了。那是准許弟弟住院的通知。

姐夫來給弟弟照料進院。虽然已經是十月二十日，可是在正午，陽光还很強烈。我們到达医院，正巧是在午餐的时候。我身上有点兒汗潮潮的，把弟弟舒舒齊齊地安頓在病榻上以后，实在是疲乏得一点勁也沒有了。

“姐夫，姐姐，都回去好啦！”弟弟說。他在病榻上面，安了心似的，現出軟弱無力的笑容。

当我正要想回家的时候，在門口碰到了看护妇。她告訴

我說：“你也好在后天進院了。”我听了以后，不知不覺地：“哎，真的？”禁不住这样反問起來。

第二天早晨，姐姐來幫忙。我終於要在明天進院了。空空洞洞的家，看起來像是什么也沒有，一到要騰讓的時候，倒也有些七零八碎的無用東西。過午不久，輝江姐也來幫忙。一直到黃昏時候，才把收拾好的物件，往姐姐和朋友家里各運去了一半。佐山君寄存的東西，也一起寄存在姐姐家里。吃過晚飯，把整個房屋收拾、打掃好，已經十一点鐘了。

下一天早晨，天色陰沉沉的。田中姐說是從輝江姐那兒得知我入院的消息，在上工去的途中順便來轉一轉。“抽空一定要去看望你的。”她又“用東西，不好意思的，”說着把一張褥單放下就走了。那張褥單雖然打了一兩個補釘在上面，却漿洗得挺挺括括的。

姐姐、姐夫和輝江姐都在上午就來了，他們都說趁沒有下雨進院、比較合適。窮苦和不幸的巢穴似的這一所骯髒的連櫓房，也是我們十多年來住慣了的家呀，一旦到了離別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心情。咯吱咯吱响的那扇入口的小門，火爐四周燒焦的洞眼，厨房里熏黑了的烟囪，哪一樣東西都能喚起我依依不捨的回憶。

我把身上整理了一下。有是有一件姑母送來的衣服^①，可是既沒有腰帶，又沒有外褂，當然是不好穿的。因此，我就穿上了套褲，又圍了一條朋友送的烹飪時用的新圍裙。

我和大家一起喝着茶。

① 指日本式的衣服——和服，穿了以后要用腰帶來，還要罩上一件外褂。

“病往往是愁出來的，歌子妹妹心胸寬坦，所以不要緊，准會痊愈的。”姐夫臉上顯現着安慰的神情，對我這麼說。

把鋪蓋、衣服、隨身用的東西全都打了包，載上了運貨腳踏車。包在報紙里的那對木偶夫婦，也沒有忘記放進去。佛龕里的牌位也用包袱包了起來隨身帶走。我們又在房間里看了一遍，然後走出門外。

終於和這一所房屋也要分別了。“再會吧！”我這樣說着，把門拉上。

姐姐、姐夫和輝江姐拉着運貨腳踏車先一步出發。我走到近處鄰家去辭行。

到了我們房東的那家鹽鋪子里，我謝了謝他們十多年來的照顧。从小就特別喜愛我的老伯母說：

“快快養好身體回來！”說着就把一個包着錢的紙包贈給我，我雖然推辭不肯接受，她還是硬塞在我的手里。

她答應我，積欠的房租，店里的賬款，都等哥哥的遺族撫恤金來了再還。

鄰人們依依不捨地把我一直送到了大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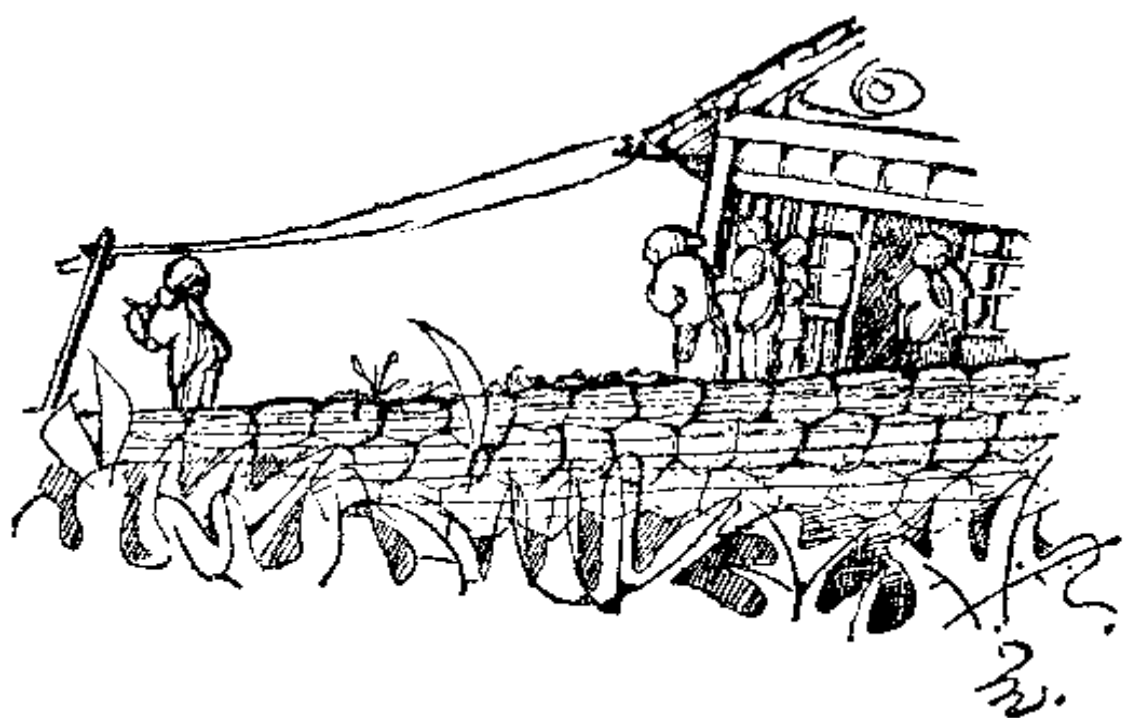
“接二連三盡是些不幸的事情，歌子姐的運氣也真不好啊！”

“人生一世，好事情本來是不大有的。不過要不趁治病的時候把病徹底治好，那是不成的呢！”

人們口口聲聲地安慰着我。

鹽鋪子隔壁米店里的老伯母走出來說：

“真是不幸啊！——可不要灰心喪氣，快些養好了病，再來買米吧！”說着把放在店里的五個雞蛋和三只蘋果用報紙包



好，一边說着“只是一点兒小意思”，一边遞了過來。我还欠着她賬款，她却这样对待我，真使我过意不去，不过我还是收下了。

因为不能不追上先一刻出發的姐姐等人，我在依依不舍的鄰人們的目送之下，放快脚步从坡道上开始往下走。到了那段陡坡的地方，停了下來，再一次回过头去向我的家那边望了一眼。送行的人已經一个也看不見了，我家的屋頂也已經望不見了。只有路旁的芒草和各种野草在隨風搖曳着。

我在离医院很近的地方，追上了运貨脚踏車。抵达医院正門的时候，已經快要三点鐘了。正門对面那家小鋪子里的老大娘，向進院的一行人打量着，輕輕地問我說：

“是誰住院啊？”

“是我。”我回答她。

“啊！”她吃了一驚似地睜大眼睛，从新又在我身上仔細

看了一遍。套褲加上烹飪時用的圍裙，這樣的打扮，也難怪人家不把我看做住院的病人。我暗自覺得可笑起來，我想她一定把我當作陪伴病人的佣婦了。

在護士的指示下，姐夫替我把鋪蓋等等搬到了病榻上。我鄭重其事地捧了包着爸爸、媽媽、祖父、祖母、哥哥、妹妹等六個牌位的那包袱，懷里帶着余款六百五十圓，走進了那間病房。

那病房是一個小房間，安置着三張病榻。我的病榻就在門口旁邊，另外的兩位病人，也是年輕的女人。兩個人笑容滿面地在迎接我，我也懇切地跟她們打着招呼。

姐姐、姐夫和輝江姐回去以後沒有多久，那陰沉沉的天空就下起雨來。正好五點半鐘，醫院里的晚飯端來了。鋼精的方盤里，放着鋼精碟子和白色、瓷質的大碗、小鉢等等，什麼東西都使我感到新奇。

晚飯以後，病人們也有在走廊里走來走去的；從大房間里，還傳來了熱鬧的笑聲。這麼過了一陣，不多一會，到了近八點鐘的時候，大家就靜靜地睡上了病榻。

“熄燈的時間是八點半啊！”旁邊病榻上的O姐這樣告訴我。噢！想起了。我慌忙一骨碌爬起來，在枕上鋪了一方硬紙板，把一張明信片放在面前。

好容易在今天進院了。因為安了心，好像力氣也使盡了。房屋已經退給房東。一切家具什物也都賣光。留給我的，就只有你。這所醫院是個非常好的地方。我一定能夠恢復健康的。我還這麼年輕呢……

把已經寫粗了的鉛筆尖，不斷地舔着，我全神貫注地給佐山君寫下去。（完）